

清宮三十朝演義

許嘯天先生著



第五册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1062B

建國書社出租小說如

致照償賠償

清宮十三朝演義卷五

第六十八回

金蓮點點帝子銷魂

海

我喉嚨嚦嚦

阿父同調

許嘯天撰
施濟羣評

却說李家小姐自從進了圓明園以後，咸豐帝吩咐把他安頓在藏佛寺裏；又挑選了八個年輕宮女，住在寺裏侍奉他。那李小姐到了佛寺裏，真的謝却鉛華，長齋禮佛。咸豐帝雖有杏花春牡丹春一班絕色女子陪侍着，但一般濃脂俗粉，帝皇也看厭了。宮中六千粉黛總趕不上李小姐這種清麗美妙的神韻。皇帝想起他來，便親自到佛寺裏去看望；那李小姐把皇帝迎接進寺去，便自願自跪倒在佛座前，誦讀經卷，一任那班宮女伺候着皇上。待到皇上傳喚他，他走到跟前，匍匐在地下，再也不肯抬起頭來；皇帝忍不住了，自己伸手去攙他，他便哭得十分淒涼，口口聲聲說：萬歲許賤妾進宮來修行，皇帝聖旨，想來總可以算得數了。皇帝被他一句話塞住了嘴，一時裏却也反悔不得，祇得聽他去；但是眼看着這樣一個絕色美人，不得到手，心中說不出的煩悶。後來皇帝賞了他一個陀羅春的名字，常常到寺裏來和他談談；陀羅春見皇上沒有逼迫他的意思，便也不和從前一般的冷淡了。祇是有時說起他母親被官府裏用刑拷打，死得苦，要求皇上辦那官府的罪；咸豐便依他，下諭給吏部，着把那官府革了職，充軍到寧古塔去。陀羅春見報了仇，纔把悲傷減輕了些，便是皇帝幾次來召幸他，他總是抵死不去；逼得他緊些，他便尋死覓活，拿刀動剪。咸豐帝也沒奈何他，祇得暫時把這條心攔起。這時祇因皇帝歡迎小腳漢女，那班大臣要討皇帝的好，到

蘇杭揚州一帶去搜羅了許多小脚姑娘來；有的尖如束筍有的小如紅菱；各把裙幅兒高高吊起，露出一雙纖瘦玲瓏的小脚來。一霎時圓明園裏花前廊下，都留着纖纖足印。講到那弓鞋樣兒，越法的鬪奇競巧；有的用紅綠緞子繡鮮豔的花兒，有的鞋口兒上掛着小金鈴兒，有的把鞋底兒挖空了，裏面灌着香屑，走起路來，步步生香的，咸豐帝着在眼裏，真是銷魂動魄；祇苦的宮裏規矩，小脚女子一進宮門，便要殺頭。後來還是穆總管想出一個法子來，推說是宮裏太監，不夠差遣時，僱用民間婦女，在宮中打更，這個消息一傳出去，便有許多窮家小戶的婦女，進宮來受僱，宮裏定出兩個條件來，第一要年輕，第二要脚小，又揀那皮膚白淨面貌標緻的，送去在皇帝寢宮前後打更。那班女人到夜靜更深時候，都被皇上傳喚進去，一一臨幸；每夜臨幸三人，臨幸過的，都有珍寶賞賜，揀那格外標緻的，便留在宮裏，封做宮嬪；不上半年，那封宮嬪的漢女，差不多把個圓明園住滿了。皇帝住在園裏，有許多美人陪伴着，再也不想回宮去了。照宮裏的規矩，皇帝每年三四月到圓明園，名為避暑；到八月時候，到木蘭去打過圍獵回來，便回皇宮。咸豐這時候每一年過了新年，便要搬到園裏去住；直到十月裏，還不同宮，非得孝貞后再三上疏請聖駕回宮，他纔不得已回宮去過年。在這三五十日裏，他想着園裏一班美人，險些要害起想思病來。祇因皇帝歡喜漢女，那班小脚女子，便頓時威風起來；裏面最得寵的，要算杏花春和牡丹春。這兩人在園裏，作威作福；那班滿洲妃嬪，個個都去奉承他。可憐他們都是皇上挑選秀女的時候，選進宮來的，實指望一朝得寵，門戶生光，誰知道時皇上迷戀江南美人，把他們一班滿洲少女一起丟在腦後，門庭冷落，簾幕銷沉。大家沒

有法兒想，祇得來拍四春的馬屁。內中祇有一個新遷進宮來的秀女，名叫蘭兒的，却是在一個滿洲婦女中出類拔萃的人才；講他的年紀，正是荳蔻年華，講他的風姿，真是洛神風韻。輕聲淺笑，嫵娜動人。一進園來，指派在桐蔭深處；從此長門寂寞，冷落紅顏。早晚祇聽得笙歌歡笑，傳來隔院；問時原來天子正和一班漢女在那裏歌舞作樂。蘭兒聽了，祇得嘆一口氣；從此深閉院門，潛心書畫。不多幾天，居然寫得一手好草書，又畫得好蘭竹。你們不要看他小小蘭兒，他是一個極聰明的女子，也是一個極有作為的女子？他的事跡很多，掀波作浪，清朝三四百年天下，也斷送在這宮女手裏。下文要敘述他的事體很多，做書的一枝筆忙不過來；如今趁他在不得意的時候，先把蘭兒的出身敘一敘。他原是滿洲正黃旗人，姓那拉氏；查起他的祖上來，是葉赫部的子孫。太宗的孝莊皇后，也姓那拉；講到他的門第，却也不壞。蘭兒是他的小名，他父親名喚惠徵。那拉氏到了惠徵手裏，已是十分貧苦，虧得他祖上傳下一個世襲承恩公的爵位，每年拿些口糧，拿來養活家小；惠徵從筆帖式出身，六年工夫，纔巴到了一個司員。他太太終佳氏却是大官府人家的小姐，惠徵靠他丈人的腳力，從司員放了安徽蕪湖海關道；在前清時候，那道班裏要算關道最闊了。惠徵得了這個美缺，一文跌在青雲裏，心中說不出的快活，便帶了家眷，走馬上任，到了蕪湖。講到惠徵的家眷，却不只妻子佟佳氏女兒蘭兒兩人；還有他兒子桂祥，小兒女蓉兒，一家五口。在女兒中，要算蘭兒年紀最大，這時也有十二歲了。據佟佳氏太太說：蘭兒出世的時候，會得到一個奇怪的夢；他見一個明晃晃的月亮，吊下來落在佟佳氏肚子上；一嚇醒來，便覺得肚子痛，到天明時候，便生下這個蘭兒來。他們滿

洲人看女孩兒，原比男孩兒重；因為女孩兒長大起來，有做皇后的希望。所以滿洲人家，十分尊敬女兒；平常在家裏起坐，總讓女兒坐上首的。何況如今佟佳氏得了這個夢，越法把蘭兒當寶貝一般看待了。偏生這蘭兒的面貌，比較妹子蓉兒，格外出落得嬌豔，身裁又苗條，性格又溫順，人又聰明，又會打扮。同伴十多個女孩兒，祇有蘭兒家境最苦；別人穿綢着緞，戴金插翠，獨有蘭兒沒得這個，但是他一般穿一件藍竹布大衫，戴一朵草花，總是十分清潔，十分俏麗，任你如何富家的女兒，沒有一個人比他得過的。祇是有兩樣壞處，便是到老也改不過來。你道兩樣什麼壞處？第一樣，是舉止太輕佻，他掩唇一笑，掠鬢一睇，真要迷煞千萬人。第二樣，是愛唱小曲兒；他幼小的時候，惠徵也指教他讀書識字，他在書本兒上的聰明，却也還有，獨有這唱小曲兒，却是前世帶來的聰明。無論走京調，崑曲，南北小調，祇給他聽過一過，他便能一字不遺，照樣的唱出來。他天生的一串珠喉，又能自出心裁，減字移腔，唱出來抑揚宛轉，格外動人。他起初還不過是清唱唱罷了，後來他索興拉着親戚中的旗下姊妹來，弄起笙蕭，拉起絃索來，合上他的嬌脆歌喉，煞是動聽。他母親佟佳氏，看看一個女孩兒，如此放浪，終不是事體，也會禁阻他幾回，誰知那惠徵却很愛聽女兒的歌唱。旗下人的習氣，原是愛哼幾句皮簧的；他見女兒愛唱，索興把自己一肚子的京詞兒，統統教給他。父女兩人，早也哼，晚也哼；家裏無柴無米，他也不管。他父女常常配戲，有時唱三娘教子，蘭兒起三娘，惠徵起老薛保；有時唱汾河灣，有時唱二進宮，把個客堂，當做戲臺，拉着佟佳氏當做看客。佟佳氏看，看勸說也無用，索興氣出肚皮外，也不去勸他了。這是惠徵未做蕪湖關道以前的話。後來惠徵一到任，蘭

兒隨在任上；那蕪湖地方，原是一個熱鬧所在，西門外正是大江口岸，沿江茶坊酒肆，開得密密層層，茶園戲館，人頭濟濟。蘭兒到底是女孩兒心性，他父親又有錢，便帶了一個丫頭，一個小廝，天天到戲館裏聽戲去。那戲院子掌櫃的，知道是關道的小姐，便出奇的奉承；那蘭兒聽戲，又有一種古怪脾氣，不歡喜坐在廂樓裏規規矩矩的聽，却愛坐在戲臺上出場的門口看着聽着。天天聽戲，那班子裏的幾個戲子，他都熟識；院子裏的人，都稱他蘭小姐。那蘭小姐天天在戲院子裏聽戲，還聽得不夠；每到他父親母親或是哥哥妹妹的小生日，便要把那戲班子傳進衙門來唱着聽着。這蘭兒在蕪湖地方，除聽戲以外，又愛上館子；他父親衙門裏原有親兵的，惠徵便撥兩名親兵，天天保護着小姐，在外面吃喝游玩。合個蕪湖地方上的人，誰不知道這是關道的女兒蘭小姐。講到那位關道，祇因在北京城裏當差，清苦了多年，如今得了這個優缺，便拚命的搜刮，貪贓納賄，無所不爲。一年裏面，被人告發了多次；皆由他丈人在京城裏替他打照呼，把那狀紙按捺下來。到了第二年，他丈人死了；也是惠徵的晦氣星照到了，他在關上扣住了一隻江御史，的坐船，說他夾帶私貨，生生的敲了他三千兩銀子的竹槓。這位江御史，在京裏是很有手面的；許多王爺和他好。他到了京裏，便狠狠的參了惠徵一本。這時惠徵的丈人死了，京裏也沒有人替他張羅；一道上諭下來，把惠徵撤任調省。惠徵得了這處分，祇得掩旗息鼓，垂頭喪氣的帶了家眷回到安徽省城安慶地方去住着。照那江御史的意思，還要參他一本，把他押在按察使衙門裏清理關道任上的公款；後來虧得那安徽巡撫，也是同旗的，還彼此關點兒親戚，惠徵又拿出整萬銀子去裏外打點，總算把這個風潮平了下來。但

是他做過官的人，如今閒住在安慶地方，也毫無意味；他夫人佟佳氏，也勸他在巡撫跟前獻些殷勤，謀點差使當當。安徽巡撫鶴山，看他上衙門上得勤，人也精明，說話也漂亮，常常替巡撫出主意，巡撫也慢慢的看重他。這時安徽北面鬧着水災，佟佳氏勸丈夫趁此機會，拿出萬把銀子來，辦理賑濟的事體；又在巡撫做生日的時候，暗地裏孝敬了兩萬銀子。這一來，并并刮刮，把他太太的全珠首飾，也併在裏面了。鶴山巡撫得人錢財，與人銷災，便替惠徵上了一個奏摺，說他精明強幹，勇於爲善，便保舉他會辦全皖賑務的差使。誰知惠徵運氣真不佳，鶴山這個摺子一上去，不到三天，疝氣大發，一陣痛，把個安徽巡撫，活活的痛死了。遺缺交按察使署理。那按察，恰巧是惠徵的對頭人，上諭下來，把山東布政使顏希陶陞任安徽巡撫。那顏希陶一到任，按察使便把惠徵如何貪贓，如何把結上司，澈底的告訴了一番。這顏希陶是著名的清官，他生平痛恨的是貪官污吏；如今聽了按察使的話，從來說的先入爲主，從此他厭惡了惠徵。那惠徵一連上了三次衙門，顏巡撫總給他一個不見。惠徵心裏發起急來，一打聽，知道按察使和他抬槓子；這時惠徵所有幾個錢，都已孝敬了前任巡撫，眼前度日，已經是慢慢的爲難起來，要想打點幾個錢去孝敬上司，再也沒有這個力量了。沒有法想，祇得老着面皮，天天去上院，那巡撫心理厭惡了他，老不給他傳見。他也會備了少數的銀錢，托幾位走紅的司道，替他在巡撫跟前說好話；誰知那巡撫實在把個惠徵恨得利害，一聽得提起他的名字，便搖頭。那替他說話的人，見了這個樣子，便是要說話也說不出了。看看惠徵住在安慶地方，一年沒有差使，兩年沒有差使，三年沒有差使。你想他在關道任上，把手勢鬧闊了，吃得好，穿

得好，住得好，一個遣臺班子，進出轎馬，這一點體面又是不可少的，再加這位蘭小姐，又是愛漂亮愛游玩的人。在安慶地方，雖然沒有蕪湖一般好玩，但是一個省城地方，也有幾條大街，幾座茶館，戲館，這蘭小姐也常常出去游玩，免不了每天要多化幾個錢。況且這惠徵，又吃上了一口烟；不但多費銀錢，那新撫臺又是痛恨抽大烟的，一打聽惠徵有這個嗜好，越法不拿他放在眼裏。祇因他是一位旗籍司員，不好意思去奏參他。惠徵三午坐守下來，真是坐吃山空，早把幾個大化完了；起初還是借貸度日，後來索興典質度日，再到後來借無可借，典無可典，真是吃盡當光，連一口飯也顧不周全了。蘭兒母子四人，常常挨凍受餓，那蘭兒是愛好繁華的人，如何受得這淒涼，天天和他父母吵嚷，說要穿好的，要吃好的，又要出去玩耍，這也怪他不得，女孩兒在十五六歲年紀，正是顧影自憐，愛好天然的時候；蘭兒一年大一年，却長得一年俊一年，他這樣花模樣玉精神的美人兒，每日叫他蓬頭垢面，襤褸衣裳，一把水一把泥的操作着，叫他如何不怨。他每到傷心的時候，便躲在灶下，悲悲切切的痛哭一場，修佳氏看看自己花朵也似的女兒，糟塌着，如何不心痛；到傷心的時候，便找他丈夫大鬧一場。那惠徵眼看着兒女受苦，何常不心痛，祇因窮苦逼人，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體。他到了這時候，外面室人交謫，內而飢寒交迫，祇因沒有錢去買大烟，鴉片常常失懸。再加憂愁悲苦，四面逼迫着，那身體也便倒了下來。從秋天得病，直到第二年夏天，足足一年，那病勢一天重似一天。修佳氏起初因家裏沒有錢，便還接着不去料理他；到後來看看他的病勢不對，纔着起忙來，從箱底裏掏出一支從前自己做新娘娘時候插戴的包金銀花兒來，叫他兒子桂祥，拿去典錢。桂祥比蘭

兒年紀却大一歲，今年十八歲了，不知怎的，却生得癡癡癩癩。如今見母親叫他去上當舖去，把他急得滿臉通紅；說俺不會幹這個。平日他家裏上當舖，都是修佳氏自己去上的；如今因他丈夫病勢十分利害，不便離開，便打發桂祥去。誰知桂祥却一口回絕說不去，修佳氏不覺嘆了一口氣，說道：「蠢孩子！這一點事也做不來，却叫我將來靠誰呢？」說着，不覺吊下眼淚來。蘭兒在一傍，見他母親哭得淒涼，便站起身來，過去把銀花兒接在手裏，出門自己上當舖去了。那當舖裏的朝奉，見了這美貌的女孩兒，早把他的魂靈兒吸出腔子去；祇是嘻開了嘴，張着兩隻桂圓似大的黃眼珠，從那老光眼鏡框子上面，斜乜着眼睛，望着蘭兒的粉臉。連連的問道：「好大姐姐！你要當多少錢？」那蘭兒看了這個樣子，早羞得滿臉通紅，一肚子沒好氣，說道：「你看值多少，便當多少。那朝奉說道：『十塊錢夠嗎？』蘭兒聽了，不覺好笑，心想：『一支銀花兒，買他祇值得一兩塊錢，如何拿他質？』卻值得十塊錢呢。當下他也不和他多說，祇把頭點了點。可憐那朝奉，祇因貪看蘭兒的姿色，眼光昏亂，把一朵包金花兒，看做是真金的，白白賠了十塊錢。那蘭兒捧着十塊錢，趕回家去；又出來延請醫生。那醫生到他家去診了脈，祇是搖頭說：『癆病到了末期，不中用了！你們快快給他料理後事罷！』修佳氏聽了這話，那魂靈兒早已喻的飛出了頂門。心想：『如今一家老小，流落他鄉，莫說別的，祇是丈夫死了下來，那衣裳棺槨的錢，也沒有地方去張羅。誰知這個念頭纔轉到，那惠徵睡在牀上，已經在那裏裝鬼臉了。修佳氏忙拉着他兒子桂祥，女兒蘭兒，趕到牀前去叫喊；已是來不及了，看他祇有出來的氣息，沒有進去的氣息。不到一刻工夫，兩眼一翻，雙腳一頓，死過去了。那修佳氏捧着丈夫的臉，嚎啕大哭，想到身

後蕭條，便越哭越淒涼。那桂祥蘭兒蓉兒也跟着哭，這一場哭，哭得天愁地慘；那佟佳氏直哭到天晚，還不會停止。左右鄰舍聽了，也個個替他吊眼淚。內中有幾個熱心的，便過來勸住了佟佳氏，說起身後蕭條，大家也替他發愁。可憐惠徵死去，連身上的小衫褲子也是不周全的。鄰舍中有一個周老伯看他可憐，便領頭兒在前街後巷抄化了十多塊錢。連那當舖子裏拿來的十塊錢，併湊起來，買了幾件粗布衣衾。但是那棺槨依舊是沒有着落。後來又是那周老伯想出法子來，帶了蘭兒，到那班同寅家裏去告幫；有幾個現任的官員，有幾位闊綽的候補道，內中還有幾位旗籍的官員，欲知同僚肯不肯援助，且聽下同分解。

惟美色柔情能制橫暴；男兒好色，祇動於一時之血氣，苟能縛之以情，持之以靜，雖惡魔亦服如馴獅矣。每見從來烈婦，以激烈抵抗橫暴；卒至身死而仍不免受其污。蓋兩剛相持，勢如騎虎，有不至不橫潰決裂不止也。如李氏女之對待咸豐帝，以一弱女子而竟全節於帝王勢力之下，柔能克剛也。後之貞女，尙其師之。

蘭兒之生，爲滿清歷史上變化之大樞紐；放誕風流，自是不羣。然旗籍女子，確有此情景，亦不獨蘭兒爲然也。洪氏定制之初，使旗人飽食游宕，以安樂死其族，其用心亦深矣！

惠徵死時，活畫出宦海下場情景。蘭兒處變有識，卽預爲昔日握權弄國張本；而其一番艱苦，實有以成其識見。故後日垂簾親政，洞燭民隱，臣下恆不能有絲毫之欺瞞。惜乎其智用之不正也！

第六十九回 美人落魄遭橫暴 天子風流選下陳

却說周老伯帶了蘭兒，到各處同寅家裏去告幫。從來說的，免死狐悲，物傷其類；那班同寅聽說惠徵死得如此可憐，豈有個不動心的。回想到自己，浮沉宦海，將來不知如何下場；因起了同情心，便你也十塊，他也二十塊，大家拿出錢來幫助他。尤其是旗籍的官員，倒底格外關切些；那送的喪禮，格外豐厚些。再加這蘭兒花容月貌，帶着孝越洪俊俏了。蘭兒原是一個聰明女孩子，他跟着周老伯到各家人家去，見了宅眷，便是帶哭帶說，說得悽惻動人；那班老爺公子，又被他的美貌迷住了，越法肯多幫幾個錢。因此他這一趟告幫，收下來的錢，却也可觀。回到家裏點一點數兒，足足有三百多塊錢。修佳氏做主，拿二百塊錢辦理喪事；留着一百多塊錢，打算盤着丈夫的靈柩回北京去。惠徵這一家人家，在安慶地方，平日原是東賒西欠過日子的；如今聽說他們要搭柩回京了，那債主便四面八方跑來，把個修佳氏團團圍住。其勢洶洶，向他要債。五塊的，十塊的，什麼柴店米鋪醬園布莊，統共一算，也要二百塊錢光景。修佳氏無可奈何，揀那要緊的債一還，整整也還了一百塊錢。又對大眾說，一時裏不同京去，求大家寬限幾天。你想此番修佳氏總共祇留下了一百二十塊錢，除去還債一百塊錢，還有什麼錢做回家去的盤纏？修佳氏無可奈何，祇得再在安慶地方暫住幾天再說。但是眼看着冷棺客寄，一家孤寡，此中日月，惟淚洗面，況且手中祇剩有少數銀錢，度日一天艱難似一天；從前借着丈夫客死，還可以去告幫，如今無名無目，却到什麼地方去借貨。修佳氏心中的焦急，那桂祥兄妹如何知道。惠徵死的時候，修佳氏和兒女三人，原做幾件素服的；如今看看手頭拮据，那素衣從身上一件一件剝下來，依舊送到長生庫中去了。那時候慢慢的到了深秋，天氣十分寒冷；

西風刮在身上，又尖又痛。佟佳氏因貧而愁，因愁而病，病倒在牀。那桂祥和蓉兒兩人，原懂得不得人事，祇有蘭兒在一傍侍奉。這時佟佳氏口渴得利害，祇嚷着要吃玫瑰花茶兒。蘭兒便在母親枕箱邊掏了十幾個錢，囑咐桂祥兄妹兩人好生看着母親。他自己略整一整頭面，出門買茶葉去。誰知出得門來，西北風刮在他身上，他祇穿了一件夾襖，凍得他玉容失色，兩肩雙聳。他低着頭，咬緊了牙關，向街上走去。虧得那茶葉鋪子離他家不狠遠，穿過兩條街，繞一個灣兒，便到了。這茶葉鋪子是他常去的，他母親祇愛吃好茶葉，所以蘭兒常去買茶葉的。這時他一脚踏進店堂，心中便是一跳；見祇有一個傻子夥計，站在櫃身裏面。那傻子夥計，姓牛，名裕生；平日原有些傻頭傻腦的。他最愛看女娘們，平日站在櫃身裏，遠遠見一個女娘們在街上走過，他便張大了嘴，伸長了頸子，墊起了脚跟，撐大了眼眶望着。要是有一個女人踏進店堂裏來買茶葉，他總搶在前面，喜眉笑眼的上去招呼。一面一句天一句地和那女人兜搭着，一面却多抓些茶葉給他，討他的好兒。但是他雖對女人萬分的殷勤，那女人却個個厭惡他，叫他傻子；而且他平日見的女子，却沒有一個好的，大半都是窮家小戶的女人，或是大戶人家的老媽子粗了頭。他見了已經當他是天仙了，何況見了這千嬌百媚的蘭兒，怎不叫他見了不要魂靈兒飛上半天呢？那蘭兒也會遭他幾次輕薄，什麼好人兒美人兒，滿嘴的肉麻話兒；蘭兒總不去理他，拿了茶葉便走。如今走進店來，見祇有牛裕生一人在店堂裏，且見了自己，早已笑得把眼睛擠成兩條縫，迎將上來。蘭兒心想不買茶葉了，同心又想母親正等着茶葉吃呢，空着手回去，却去要叫母親生氣。這樣一想，便硬一硬頭皮，上去買茶葉。牛裕生伸手來接他。

的錢，又拿錢向櫃上一擲，說了一句玫瑰茶葉兒，便綑起了臉兒，不說話了。那牛裕生一邊包着茶葉，一邊涎着臉，和他七搭八搭；又說：真可憐！這樣一個美人胎子，却沒有衣服穿，凍得鼻子通紅，叫我怎不心痛死呢！嘴裏噙噙嘻嘻的說着。蘭兒聽了，總給他一個不理不睬。那牛裕生包好了一大包茶葉，攔在櫃臺上；蘭兒伸手去拿時，冷不防那人隔着櫃身伸過手來抓住蘭兒的手臂，用力一拉，蘭兒立不住脚，撲近櫃身去。那人騰出右手來，摸着蘭兒的面龐，嘴說道：我的寶貝！這粉也似的臉兒，凍得冰也似冷，怎麼叫我不心痛呢！待我替你握着罷！說着，竟把那又黑又糙的手伸向蘭兒粉頸子裏去。急得蘭兒祇是哭罵。今天湊巧，他店裏人都有事出去了。這街道又是很冷僻的，所以牛裕生放膽調戲着，却沒有人來解圍。那牛裕生欺侮蘭兒生得嬌小，一手拉住他臂膀，一手在櫃臺上一按，托地跳出櫃臺來，正要伸手上前摟蘭兒的腰時；正是事有湊巧，這時外面闖進一個人來，大喝一聲道：好大膽的囚囊！竟敢清天白日調戲女孩子。那牛裕生見有人進來，忙放了手，連說：不敢！那人氣憤憤的要上上抓住他，說送他到保甲局裏去；慌得那人跑下地來，不住的磕頭求饒。這時那店裏掌櫃的也回店來了，見了這情形，也幫着求情；一面又喝罵那牛裕生。這時店門外也擠了許多人看熱鬧，大家說：送局去辦！倒是這蘭兒，因為自己拋頭露面的給衆人看着，怪不好意思的；便悄悄的對那人說：饒了他罷。我要回家去了。那牛裕生聽蘭兒說肯饒放他，便急忙向蘭兒磕下頭去；蘭兒也不理他，拿了茶葉，轉身走出店去了。走不上幾步，祇見那人趕上前來，低低的向蘭兒問道：你是誰家的小姐？我看你長着這副標緻的臉兒，也不像是平常人家。看你身上又怎麼這般寒苦？蘭兒

聽他問得殷勤，便也向他臉上打量着；看他眉清目秀，竟是一位公子哥兒。知道他是熱心人，便也把自己的家景，和父死母病，流落在客地的情形，原原本本的告訴他；那人聽了，連說可憐，他又說自己也是旗人，父親在本城做兵備道；他自己名叫福成。說着，他兩人已經走到蘭兒的家門口。那福成從衣袋裏掏出四塊錢來，向蘭兒手掌裏一塞。說：「這個你先拿回去用着罷，我是沒有財產權的，不能多多幫助你。但是我回去想法子，總要幫助你回京去。」蘭兒見他給錢，不好意思拿他的；忙推遜着。那福成再三不肯收回，蘭兒心裏一男一女，站在門口，推來讓去的，給傍人看了不雅；又想自己家裏連整個的銀錢也沒有一個了，如今我收了他四塊錢，也可以度得幾天。可憐窮苦逼人，任你一等的好漢，到這時也不得不變了節呢！蘭兒這時雖收了福成的銀錢，却把粉腮兒羞得通紅；低下頭，再也抬不起頭來。虧得那福成却是一個少年老成的公子，見蘭兒接了銀錢，便一轉身走去了。蘭兒定了一定心，走進屋子裏來；他母親睡在牀上，問：「怎麼去了這半天？」蘭兒便把茶葉店夥計調戲的事隱去了，祇說：「外面有一個送禮的，送了四塊錢來，孩兒收下了，打發那人去了。」他母親聽說有人送禮來，正因這幾天沒有錢用憂愁；他聽了，心裏暫時放下，也不去查問他的細情了。這裏他母子四人，又苦守了幾天；忽然有一天，大門外有人把大門打得應天價響，桂祥出去開門看時，見一個體面家人，手裏捧着一個包裹。問：「此地可是已故的惠徵老爺家裏？」桂祥點頭說是。那家人便把包兒送上，說：「這是俺老爺送給府上的奠儀。」桂祥把包兒接在手裏，覺得重沉沉的，拿進去打開來一看，裏面封着整整的二百塊銀錢。可憐把個佟佳氏看怔了。忙問那家人時，說是道臺衙門裏送來的。

蘭兒聽了，心下明白。便對他母親道：「想來那位道臺和俺父親生前是好朋友；如今知道我父親死了，却故意多送幾個錢，是幫助我們盤費的意思。現在我們的光景，也沒有什麼客氣的，便收下了，叫哥哥寫一張謝帖，封十塊錢敬使，打發那家人去了再說。可憐他哥哥桂祥，雖讀了幾年書，卻全不讀在肚子裏；這時要他寫一張謝帖，真是千難萬難；寫了半天，還寫不成一個格局。後來還是蘭兒聰明，他平日都看在眼裏；當是便寫了一張謝帖，打發那家人去了。這裏修佳氏見有了錢，病也好了；便和蘭兒商量着，打算盤樞回京去。蘭兒便去把那周老伯請來，託他僱船盤樞等事；周老伯也看他孤兒寡婦可憐，便替他幫忙，去僱了一隻大船，又買了許多路上應用的東西，又僱了十二個抬柩的人。一算銀錢，已用去了六七十。到了第三日，修佳氏把行李都已收拾停妥；正要預備動身，忽然從前來送禮的那個家人又來了。一見了修佳氏，便惡狠狠的向他要回那二百塊錢。說：「這錢是送那西城鍾家的，不是送你們的。快快拿出來還我！若有半個不字，立刻送你們到衙門裏去。」修佳氏聽了那家人的話，沒頭沒腦，又是詫異，又是害怕，這時周老伯也在一旁聽了這個話，知道事體有些蹊蹺，便和修佳氏說明，拉着桂祥跟着那家人一塊兒到兵備道衙門裏去。見了那位道臺，把惠徵家裏的光景，細細訴說了一番；又說現在錢已化去了一半，大人也要不同來的了。可憐他家孤兒寡婦四口子，專靠着大人這一宗銀錢回家去的；大人不如做了好事，看在同旗面上，捨了這筆錢，賞了他們罷。那道臺聽了，却也無可如何。他也是一個慷慨的人，便也依了周老伯的話，看在同旗的面上，把那二百塊錢，併施了這孤兒寡婦。那桂祥聽了，便千多萬謝，周老伯也幫着他說了許多好話。

去了。這裏道臺又吩咐賬房裏再支二百塊錢補送到西城鍾家去；一面把他大公子喚來問他爲什麼瞞着父親打發家人送銀錢到惠徵家裏？你敢是和那惠徵的女兒有了私情嗎？那大公子聽了，祇是搖頭。原來他大公子自從那天送蘭兒回家以後，便時時刻刻把他攔在心上；這也因蘭兒的面貌長得斌媚，叫人看了越法覺得可憐。這位大公子，又是天性慈善的，他祇苦於手頭拿不着錢銀，但是既答應了蘭兒幫助他，這個心願總是不能忘記的。也是事有湊巧，這安慶地方有一個姓鍾的鄉紳，這位道臺從前也得到他好處過的；前幾天那位鄉紳死了，打聽得他身後蕭條，這道臺也曾說過，須得要重重的送一封禮去報答他。這句話聽在大公子耳朵裏，心想這機會不可錯過，我須得要借這一筆錢，救救那可憐的美人兒呢。他便時時留心。到第二天，果然吩咐賬房裏封二百塊錢，打發家人送去。那大公子守在賬房門口，見家人拿一封銀錢出來，他便趕上去，推說是大人打發他來叮囑的，改送到已故候補道惠徵家裏去。那家人見公子傳着大人的命出來，總不得錯，便把那銀錢改送到蘭兒家裏去，拿着謝帖，回衙門來。那大公子便把謝帖接去藏着。賬房問時，家人說：那謝帖是大小爺拿進去給大人瞧了。賬房聽了，也便不疑心。到了第三天，那賬房到上房裏來回話，順便又問起那張謝帖；這道臺說：不會見。賬房聽了，十分詫異，忙傳那家人問時，家人說：確實是大小爺拿去了。又傳大公子，那大公子見無可躲避，便把那張謝帖拿了出來；他父親接過去一看，見上面寫着不孝孤子那拉桂祥，不覺大大詫異起來。急追問時，這家人推說是大小爺吩咐叫改送到已故候補道惠徵家裏去。道臺聽了，不覺咆哮起來；一面喝叫家人快去把那封禮要回來，一面盤問

他大公子，爲何要私地裏改送到惠徵家去？他大公子便老老實實把那天在茶葉鋪子裏遇到那蘭兒的情形說了出來。他父親聽了不信，喝着叫他把實情說出來。正在盤問的時候，那家人便帶周老伯和桂祥到來；經周老伯拿桂祥家裏的實在情形說了一遍，道臺聽了，便也不覺起了兔死狐悲的念頭。把二百塊錢，做了好事，放桂祥去了。但是他總疑心大公子在蘭兒身上有什麼私情，便又盤問他。那大公子指天誓日說：不敢做這無恥的行爲。那賬房和道臺太太，也在一傍解說：大老爺心腸軟，是真的；講到那種下流事體，却從來不會有過。道臺聽了，也放了心，反稱贊了幾句。又說：下次不可獨斷獨行，凡事須稟明父親。大公子諾諾連聲的退去。到了第二天，他未免有情，便悄悄的跑到蘭兒家去看望。誰知人面何處，樓已秦封。向左右鄰舍打聽時，說他全家人都動身去了。大公子又打聽得停船地方，急急趕去；可惜祇差了一步。那蘭兒的船已漾在河心，祇剩一個空落落的埠頭；這公子站在埠頭上，對着那船，祇是出神。忽然船窗裏露出一個女人的臉來，大公子看時，認識是蘭兒的臉；祇見那蘭兒微微的在那裏點頭，大公子在岸上癡癡的望着。那船身愈離愈遠，直到看不見了，大公子還是直挺挺的站着不動。直到另一隻船靠近埠頭來，遮住他的眼光，他纔嘆了一口氣回去。這裏蘭兒在船裏，心中不斷的感念着那公子；想到他親自趕到埠頭來送行，這是何等深情？我家在這落魄的時候，有這樣一個多情多義的公子，今生今世須是忘他不得。不說蘭兒的心事，再說修佳氏帶了丈夫的棺木和兩女一子，坐着船在路上早行夜宿，向北京趕着路程；一船孤寡，看在修佳氏眼裏，倍覺傷心。他想丈丈在日，攜眷赴任，在這路上何等高興；到了蕪湖地方，那文武官

員，在碼頭迎接，又連日擺酒接風，又何等風光！如今觸目淒涼，還有誰來可憐我們呢！想着，不覺吊下眼淚來。一路上孤孤淒淒，昏昏沉沉，不覺已到了天津；從天津過紫竹林，到北京，不過一日多的路程，轉眼到了家裏。他家原是世襲承恩公，還有一座賜宅在西池子胡同裏，修佳氏帶着子女住下。這光景不比從前丈夫在日，門庭冷落，簾幕蕭條，說不盡的淒涼况味。那蘭兒原有舊日作伴的鄰舍姊妹，多年不見，彼此都長成了；又見蘭兒出落得嫵娜風流，大家都愛他。今天李家，明天王家，終日姊妹姊妹，說說笑笑做着伴，倒也不覺得寂寞。他們見他光景爲難，姊妹們有贈脂粉的，有贈衣衫的，還有暗地裏贈他母親銀錢的。修佳氏靠着鄰舍幫忙，勉強度着日子；看看到了春天，正是桃紅柳綠，良辰美景。北京地方，終年寒冷，難得到了暮春時候，天氣和暖，便有許多紅男綠女，出來逛廟的逛廟，游春的游春，十分熱鬧。便是女兒在家裏，也常有女伴來約他出去游玩；什麼琉璃廠，陶然亭，他們也會去過。後來那班女伴，忽然有許多日子不來了；蘭兒想念得他們利害，便也忍不住親自上門去看望。誰知一打聽，嚇得他急急跑回來，躲在家裏，再也不出門去了。修佳氏看了詫異，忙問時，纔知道今年皇宮裏挑選秀女，宮裏出來的太監，正搜查得緊；見八旗人家有年輕貌美的女孩子，便也不問情由，硬拉進宮去候選。因此住在京城裏有女兒的八旗人家，都把女兒深藏起來；已經說有婆家的，便急急催着婆家來娶去，便是沒有婆家的，也替他說了婆家，連晚送了過去。正是鬧得家翻宅亂。蘭兒認識的這幾家姊妹，差不多都是在旂的，因此他們也深深的在家裏躲起來了。蘭兒還睡在鼓裏呢。當下他母親修佳氏聽了這個消息，心下也願意；他心想選進宮去，當一名秀女，也勝

似在家裏挨凍受餓。說不定得了皇帝的寵幸，封貴人，封妃子，都在意中。當下他把這意思勸着女兒，誰知蘭兒一聽，便嚎啕大哭起來；從此飯也不吃，頭也不梳，終日躲在房裏不出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如市場，一朝得手，利市奚止三倍？方面大員，家產恆百萬計；一入民國，更以千萬計。彼不學無術之一惠徵，又何足責？然其一旦失援，落魄可憐；卒至家無長物，魂留異鄉。以視貪佞一世而富貴還鄉者，其不平爲何如？故宦海升沉，一無公理，惟視其有無奧援而已；無怪今之奔走權門，寄生軍閥者之多也！

蘭兒以天姿絕色，落魄他鄉，此實天欲玉女於成也。假使惠徵而不潦倒，宦門婚姻，亦惟嫁一富貴公子而已；今以名門秀女，幾淪下賤。無端而遇一多情公子，資助還鄉；一遇卽離，使雙方無用情之機會。而蘭兒於是入宮焉。曲曲寫來，若天之預爲安排者。

店夥調戲蘭兒，可謂唐突西子。然無此一厄，則蘭兒將永永不過彼宦子，而無由回京入宮焉。他日之高座垂簾，臣妾子民者，何莫非此店夥一戲之賜？至店夥之拙笨頑蠢，寫來如畫。

第七十回 瓊珠翠玉聘兒去 婉轉歌吟引鳳來

却說女孩兒家到了標梅年紀，總未免有幾分心事。便是這蘭兒，他受了那道臺兒子的保護恩惠，心中豈有個不感激的。那公子又長得白淨俊美，從來說的，自古嫦娥愛少年；蘭兒看了他這一表人才，也不由得

不動心。祇因他兩人遇合得遲，分離得快；這一段情愫，也無可寄託，祇是兩地想念着罷了。在蘭兒的意思，那公子是同族的，終須有進京的一天；到那時他若有心，天緣湊合，如了兩人的心願，也是說不定的。但是女孩兒的心事，藏在心眼兒裏面，輕易不肯告訴人知道的。如今聽母親說要把他送進宮去，急得他嘔吐大哭起來。嘴裏連說：「俺不願去！修佳氏看他哭得利害，便也死了這條心。誰知他母親雖不會把他送進宮去，他自己却好似把自己送進宮去了。」前幾天蘭兒倘不出門去，便萬事全休；祇因他那天出門去看望他鄰舍姊妹，他那副俏臉兒俊身裁，早已落在人眼裏。這時有一個宮內太監，正走到西池子胡同，迎面見了這蘭兒，不覺把他看怔了。心想：「天下有這樣美貌的女孩兒嗎？看他穿着長衫垂着大辮，額上鬢髮齊肩，脚下光跌六寸？這分明是八旗女兒了。」他看了，忙回宮去報與崔總管知道。那崔總管這幾天正因挑不出美貌的女孩兒來，正在那裏發悶；聽了那太監的報告，便急忙趕到西池子胡同來，在蘭兒左右人家，打聽蘭兒的家世。知道他父親做過蕪湖關道，又是世襲承恩公。蘭兒狼夠得上做秀女的資格。原來清宮裏點秀女，也有一定的品級；須得那女孩兒的父親官做到四品以上，纔可以入選。如今蘭兒父親是從二品銜，恰可以當選。秀女的年紀，原限定十四歲到二十歲的；如今蘭兒已是十九歲，正在妙年。那總管打聽明白了，便去報內務府。那內務府此番奉了孝貞皇后的密旨，務要選幾個絕色的女子，叫這位風流天子收收心；因此那班太監和內務府人員，都十分起勁，在外面到處和狼虎似的搜尋着。如今聽這總管報來，立刻派了人員，和這總監太監們到蘭兒家裏來。蘭兒在家裏躲了幾天，見沒有動靜，便也到庭心裏走走；他們

不比從前了，一切洗衣煮飯的事體，都要自己動手。這一天，他正在庭心裏洗衣服；那太監們如狼虎似的闖了進來，見了蘭兒，指着他說道：「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秀女嗎？慌得蘭兒忙丟下衣服，逃到屋裏去。」佟佳氏見了，忙出來招呼，問：「你們幹什麼來了？」那總管說道：「你老太還不會知道嗎？宮裏選秀女呢。俺們連日東跑西跑，也找不到一個好的；如今知道你家藏着一個美貌姑娘，怎麼不報名上去呢？你家姑娘叫什麼名兒？快報出來，咱們替你送進去；包你萬歲爺見了，立刻陞做貴人，再陞做妃子，那時多麼榮耀？你老太感激我們也來不及呢！一派花言巧語，說得佟佳氏心裏活動了。想我家如今苦到如此地步，這吉祥又是一個傻孩子，沒出息的，祇得望着這兩個女孩兒了。如今宮裏挑選秀女，這個機會却不可錯過；蘭兒既不願去，我把蓉兒送進去罷。想着，便進去把蓉兒拉了出來，說道：「我把他報進去罷。那總管看着蓉兒，祇是搖頭。那內務府人員，便勸着佟佳氏道：「你家把女兒送進宮去，原圖得個萬歲寵幸，光輝門戶的；那非得女孩兒長得俊美不可。倘然女孩兒面貌長得差些，莫說得不到萬歲的寵幸；且白白把一個女孩兒斷送在宮裏，這又何苦來？」我看方纔進去的那位大姑娘便好。」佟佳氏聽了他的話，不住的點頭，便說道：「你們既說我的大女兒好，且容我三天的限期；我那大女兒有些左性，須得我去慢慢的把他勸說過來。你們三天以後再來討信罷。」那總管聽了，連說可以，轉身出去了。這裏佟佳氏到他女兒房裏，橫勸豎勸，總說：「我家裏敗到這個樣子，你想想你父親死的時候，何等苦惱？你弟弟又是一個傻孩子，不爭氣的，我也不望他了。如今祇望你的了。好孩子！你看在我母親面上，去了罷。仗着你的聰明美貌，還怕不得意嗎？祇求你得意了以後，莫忘

記你孤苦的母親便了！佟佳氏說到這裏，止不住汨汨的吊下眼淚來，蘭兒也掌不住哭了。這一場哭，把個蘭兒的心腸也哭軟了；便答應他母親，拼着斷送了終身，進宮當秀女去。他母親見女兒肯了，樂得他捧着蘭兒，祇是喚寶貝心肝。過了三天，那總管又來了；另外揀了一包鮮豔衣服，給蘭兒替換了。佟佳氏和桂祥蓉兒送他上車，母女姊妹哭着，看車子去遠了，纔回進屋子去。說起此番宮裏挑選秀女，並不是咸豐皇帝的意思，却是孝貞皇后的意思。這孝貞皇后，是一個賢惠不過的人，又是一個貞靜不過的人；他見皇帝終年住在圓明園裏，和那班漢女廝混着，荒淫無度，不但荒廢了朝政，且也糟壞了身體。自己又是六宮之主，不能輕容易去看管着皇帝。况且皇帝登位以來，雖有三宮六院，也不會生得一個皇子；將來大位無人繼承，豈不是一樁極大的心事？後來他想了一個計策，皇帝既愛好女色，不如索與下一道諭旨，着內務府挑選秀女；也許挑得幾個美貌的女孩兒進來，得了皇帝的寵幸，生下一個皇子來，一來也延了國家的血脈，二來借着那寵妃的情愛，管住了皇帝。孝貞后注意已定，候着皇帝回宮來的時候，便和皇帝說知。這咸豐帝和孝貞后，夫妻雖是很淡，但也很敬重皇后的；皇后說的話，他在面子上總是依從的。一道聖旨下去，居然挑選了六十四個秀女。皇帝這時的心正在漢女身上，這班旗下女孩兒，却不在他心上；祇因皇后的好意，便糊亂挑選了幾個。其餘不中選的，吩咐送回家去；中選的六十四個秀女，一齊送進圓明園去安插。皇帝選過了秀女，依舊進園去，找着四春尋歡作樂去了。看官要聽明白，這時蘭兒却在六十四個秀女之內，一樣的被他們送進園去，安插在桐蔭深處。那桐蔭深處，是一個避暑的所在；那地方原有四個宮女，在那

裏看守屋子，打掃門戶。如今又新添了兩個秀女，一個便是蘭兒，一個名叫燕兒。他兩人是同時被選進來的。這燕兒原是好人家女兒，在家裏吃得好穿得好，弟兄姊妹又多，十分熱鬧。如今送他到園裏來，冷清清的住着，心中想念父母，因此朝晚哭泣。倒是蘭兒，進得園來，十分快活，可憐他在家中，苦得日子久了；如今在園裏，好吃好穿，又有宮女服侍奉。他又生成小孩子脾氣，愛游玩的，偌大一座園林，天天玩耍着，嘻嘻哈哈，東走走，西闖闖，早樂得把家裏的父母也忘記了。他是何等聰明的女子，他見這桐蔭深處，十分幽雅；滿院子罩着梧桐葉兒，照得屋子裏四壁翠綠。他便拿了許多字帖畫譜，沒日沒夜學起書畫來。真是天生成的聰明女子，況且他在家裏也曾學習過幾時。不到幾天，居然寫得一手好趙體草字，畫得一手好揮派蘭竹。他便畫了許多窗心兒，上面題着恭楷的詩句，把屋子裏的窗心，一齊換過。又在院子裏種下四季蘭花。凡是到他院子裏去的，一踏進門，便覺芬芳觸鼻，清雅怡神。蘭兒指揮着宮女，天天打掃庭院廊房；他看待宮女，和自己姊妹一般，十分親熱，因此那宮女都聽他的差遣。便是燕兒看他如此高興，也暫時把愁懷丟開，幫着他佈置房屋；看看這桐蔭深處，收拾得清潔幽靜，真是紅塵飛不到，世外小桃源。你道這蘭兒真是沒有心肝的。祇圖玩耍罷了嗎？原來他如此辛辛苦苦收拾着屋子，却有他的深心在裏面。他看看這地方，是一個極好避暑的所在。現在雖在暮春時候，還不及時；但是到了夏天，終有一天聖駕臨幸到此。那時萬歲見了這個清潔地方，不由他不留戀。再者，看了那窗心上的字畫兒，也不由他不注意到自己身上來。最可怕的，倘然萬歲不到此地來，那真沒有法了。蘭兒一進園來，便存了這一條心。他們做秀女的，原每月由

內務府發給月規銀子；那蘭兒拿了銀子，住在園裏，毫無用處，便把這筆銀子積蓄起來，湊滿了二三百兩，便賞給那太監們。那太監們常常受了他的賞，心中十分感激。在太監的意思，蘭兒賞了銀錢，總有專體委託他們；誰知問時，却沒有什麼專體。因此那班太監，個個和他好；凡是萬歲爺的一舉一動，都來報告給蘭兒聽。那蘭兒聽了，也若無其事。看看春去夏來，這時正是盛夏時候；咸豐帝每日飯後，便坐着八個太監抬的小椅轎，到水木清華閣裏去午睡避暑的。從皇帝寢宮到水木清華閣去，却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經過接秀山房的，一條是經過桐蔭深處的。比較起來，經過接秀山房的路又平坦，又近便；因此太監們抬着皇帝，總走接秀山房一條路。蘭兒打聽得明白，便悄悄的拿銀錢打通總管太監，叫他以後抬着皇帝，從桐蔭深處圍牆外走過；那太監都會得過他好處的，便依他的話，如法泡製。那桐蔭深處，外面圍着一道矮牆，東面是靠近路口；從外面望進去，祇見桐蔭密佈，清風吹樹。這一天午後，咸豐帝坐着椅轎，正從桐蔭深處的外牆走過；一陣風吹來，夾着嬌脆的歌聲。在這炎暑時候，看見這一片樹蔭，已覺心曠神怡了；如何又禁得這鈎魂攝魄的歌聲，攢進耳中來？早不覺打動了這風流天子的心。祇見他把手向矮牆內一指；那班太監便噙噙幾聲喝着道：抬着聖駕向桐蔭深處走來。一走進門，濃蔭夾道，花氣迎人，眼前頓覺清涼。皇帝連聲說：好一個幽雅的所在！那班宮女和燕兒見萬歲駕到，慌得他們忙趕出屋子來，跪在庭心裏迎接。這時咸豐帝一心在那唱曲子的秀女身上，走進院子來，那歌聲越越的聽得清晰；當時便吩咐眾宮女站着，不許聲張。自己跨下轎來，向屋子裏走去。祇見四面紙窗上，貼着字畫；屋子裏却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再看那

畫幅兒上，具的款是少蘭兩個字，字却寫得十分清秀。咸豐帝正看書畫，忽聽得後院子裏歌聲又起，清脆娜孌，動人心魄。皇帝跟着歌聲，繞出後院去；祇見一座假山，隱着一叢翠竹，一個旗裝秀女，穿一件小紅衫兒，手裏拿着一柄白鵝毛扇兒，慢慢的搖着風，背看臉兒，坐在湖山石上，唱着曲子。真是珠喉婉轉，嬌脆入耳。再看他一搦柳腰兒，斜鞞着香肩，兩片烏黑的蟬翼鬢兒，垂在腦額子後面，襯着白玉似的額子，上面橫梳着一個旗頭，髻子下面壓着一朵大紅花兒；一縷排鬚，掛在簪子上。他唱着曲子，把個粉臉兒側來側去，那排鬚也不住的擺動着。他下身穿着葱綠褲子，散着腳管，白襪花鞋，窄窄的粉底兒。咸豐帝終日和那班漢女廝混着，也玩膩了。今天見了這豔裝的旗女，覺得鮮麗奪目；斌媚之中，帶着英挺，另有一種風味。祇可惜那秀女，祇是側着臉兒唱着曲子，老不回過臉兒來。咸豐帝原想假咳嗽一聲，驚動他的，又聽他正唱得好聽時候，便也不忍去打斷他的歌聲。祇是靜悄悄的站在臺階上，倚定了欄杆，聽蘭兒接下去唱道：

秋月橫空奏笛聲，月橫空奏笛聲清；橫空奏笛聲清怨，空奏笛聲清怨生。

唱到結末一個字，真是千回百轉，餘音娜孌，祇聽他略停了一停，低低的嬌嗽了一聲，又接下去唱道：

冬閣寒呼客賞梅，閣寒呼客賞梅開；寒呼客賞梅開雪，呼客賞梅開雪皓。

唱到末一字，咸豐帝忍不住喝道：好曲子！那蘭兒冷不防頭背後有人說起話來，急轉過臉兒來看時，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在心眼兒上每日想着的萬歲爺。慌得他忙爬下地來，跪着，口稱：小婢蘭兒，叩見聖駕，願佛爺萬歲萬萬歲！咸豐帝聽他這幾聲說話，真好似鸞鳴鳳唱，便吩咐他抬起頭來，這纔細細的看時，祇見

他眉彎目秀，桃腮籠豔，櫻唇含笑。咸豐帝看了，不覺心中詫異。想朕在外面游玩，見過美貌的女子，也是不少；再沒有似他這般鮮豔動人的。朕一向說八旗女子沒有一個美貌的；如今却不能說這個話了。他想着，把手向蘭兒一招，轉身走進屋子去，便在西面涼牀上盤腿兒坐了。又指點蘭兒在踏榻上坐下。便問道：你適纔唱的，是什麼曲兒？蘭兒便奏稱：是古人做的四景連環曲兒。咸豐帝說：你說四景，朕却祇聽得秋冬兩景；還有那去夏兩景，快快唱來，朕聽。那蘭兒聲稱遵旨，便跪在皇帝跟前，倚定匠沿，提着嬌喉唱道：

春雨晴來訪友家，雨晴來訪友家花；晴來訪友家花徑，來訪友家花，徑斜。

夏沼風荷翠葉長，沼風荷翠葉長香；風荷翠葉長香滿，荷翠葉長香滿塘。

咸豐帝聽了，笑說道：這詞兒做也做得巧極了！也虧你記在肚子裏。蘭兒便起身去，對了一杯薄荷甜露來，獻在榻前。那皇帝一面喝着，一面打量着蘭兒的面貌。祇見他豐容盛鬢，白潔如玉。他因聖駕來得突兀，也來不及更換衣服，依舊穿着小紅衫兒，半開着懷兒，裏面露出一抹翠綠色的抹胸來。那一條黃澄澄的金鍊兒，繞在粉頸上，倍覺撩人。咸豐帝喝完了杯中甜露，把空杯兒遞給他。蘭兒伸手來接，一眼見他玉指玲瓏，又白淨，又豐潤，又纖細；那指甲上還染着紅紅的鳳仙花汁，掌心裏一抹胭脂，鮮紅得可愛。蘭兒正要接過茶杯去，猛覺得那皇帝伸過手來，把他的手捏住了。接着唵啞啞一聲，一隻翠玉茶杯，滾在地下，打得粉碎。蘭兒這時又驚又喜，祇是低着頭，羞得抬不起頭來。皇帝趁勢把他一提，提上匠沿去坐着；騰出右手來，摸着他的掌心兒。一邊問他的姓名年紀，幾時進宮來的；又問他家住在什麼地方？父親居何官職？蘭兒

聽了，一一奏對明白。咸豐帝一笑，把他拉近身來，湊在他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話。蘭兒由不得嘆嗤一笑，祇說得一句：小婢遵旨。把他兩面粉腮兒，羞得通紅；一面忙走出前院去，把那總管崔長禮安得海兩人傳喚進後院去。皇帝對兩個總管說道：快傳諭水木清華去，說朕今天定在桐蔭深處息宴了，叫他們散了，自便去罷。那總管聽了心下明白，便口稱遵旨。把院門兒掩上，悄悄的退出去了。這裏蘭兒服侍皇帝息宴，直息到夕陽西下纔見皇上一手搭在蘭兒肩上，走出院子來納涼。蘭兒陪在一傍，有說有笑。看皇上臉上，也十分快樂。停了一回，太監抬過椅轎來，皇上坐着，蘭兒跪送出院。皇上一轉背，那院子裏的宮女和太監們，都向他道喜。蘭兒雖害羞，肚子裏却十分得意；他知道皇上這一去，今夜一定捨他不下，必要來宣召的。忙回進房去，細心梳粧起來，在夏天時候，最容易淌汗；午後蘭兒原洗過浴的，祇因伺候聖駕，又不覺香汗濕透小紅衣。他又重新用花露洗了一個澡，輕勻脂粉；宮女替他帶上一朵夜合花兒，打扮得竟體芬芳，專候皇上寵召。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嘗見人家賢德女子，見葦砧之勤文外務也，亟亟爲之納妾，謂以收其心；或以已無所出，亦爲之覓宜男妾，以示己之賢德。此實大謬。蓋情愛之路最狹，彼丈夫既無意於妻子，雖爲之納百妾，亦無補於夫婦之愛，反爲多敵之樹；若己真有愛於夫，祇宜求之己身。若假媒色以見好，是自戕其愛也，而夫婦之情愈不可問矣！孝貞后以賢淑聞，而孝欽入宮，斷送滿清三百餘年江山，皆孝貞嗣續收心之一念階之厲也。於夫婦之道，反有損而無益。

從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句總爲滿族詠矣。使惠徵之後，而不生此光輝門戶之蘭兒；僅賴彼豎獸之桂祥，則從此每况愈下，將有不堪回首者矣。幸而出此美人，不獨振家，益以振國。

蘭兒畢竟不凡，彼入宮以後，處處留心，處處埋伏；其望幸固寵也，能獨闢蹊徑，不同凡響。人以濃豔，彼以清淡；人以淫靡，彼以幽雅。待一入其彀中，則濃豔淫靡，又勝人十倍。擒賊擒王，射人射馬，蘭兒深得其旨。

第七十一回 殺漢女胭脂狼籍 攻粵城砲火縱橫

却說蘭兒自皇上回宮以後，明知道皇上舍他不下，夜間必要來宣召，便急急忙忙梳洗一番，打扮得格外嬌豔。到了用過夜膳以後，那敬事房的總管太監，果然高高的擎着一方綠頭牌來，口稱：蘭貴人接旨！那蘭兒聽說稱他貴人，知道皇上已加了他的封號，心中說不出的快活。忙跪下來，領過旨意，宮女扶他到臥房裏去，照例脫去了衣服，又渾身洒上些香水，一切停妥了，由宮女高聲喚一聲：領旨！那總管太監，便拿着一件大氅進來，向蘭兒身上一裹；自己身子往地下一蹲，蘭兒便坐在他肩頭，總管太監抱住蘭兒的腿，站起來，直送進皇上的寢宮裏去。約隔了兩個時辰，仍由總管太監送他回桐蔭深處。說也奇怪，這咸豐帝每夜臨幸各院妃嬪，從不叫留的；祇有這一夜，召幸了蘭兒，却吩咐總管太監留下。蘭貴人院子裏的宮女太監們，見皇上在蘭貴人身上留了種，知道皇上的寵愛正深，將來說不上生下一個皇子來，莫話三宮六院的妃嬪們，便是那正宮皇后，見了他也要另眼看待的。因此合院子的人，誰不趨奉他？那燕兒原也住在桐蔭

深處的，自從蘭貴人得了寵以後，便讓到香遠益清樓去住。那咸豐帝自從召幸了蘭貴人以後，便時時捨他不下；每天到桐蔭深處去聽蘭貴人唱曲子。那蘭貴人肚子裏的曲子正多，今天唱小調，明天唱崑曲，後天又唱皮簧，把個風流天子的心鎖住了。天天住在蘭貴人房裏，連夜裏也睡在桐蔭深處，不同寢宮去了。那個什麼牡丹春杏花春，都一齊丟在腦後了。蘭貴人又能夠知大體，常常勸着皇上，須留意朝政；皇上也聽他的話，傳諭軍機處把奏章送進來閱看。這時長江一帶，正被洪秀全鬧得天翻地覆，曾國藩向榮彭玉璽左宗棠一班將帥，拚命抵擋着，還是天天吃敗仗，失城池。皇上看了奏章，也常常和蘭貴人談及。蘭貴人却很有見識，說：國家承平日久，俺們滿洲將帥，都不中用了；陛下不如重用漢人，那曾國藩一班人，自小生長在長江一帶，人情地勢，一定是十分熟悉的。陛下便當拿爵位籠絡他，他們都是窮書獃子，一旦得了富貴，便肯替國家拚命去殺自己人了！皇上聽蘭貴人的說話有理，便照他的主意行去；一天一天把那班曾在彭胡的官階往上陞。咸豐帝又見蘭貴人寫得一手好字，便叫他帮着批閱章奏。從此蘭貴人也漸漸的干預朝政，議論國事。咸豐帝看他又有才，又越發寵愛他起來。轉眼到了深秋，桐蔭深處，皇上嫌他太蕭索了，便把蘭貴人搬到天地一家春去住着。那天地一家春，地方很大；蘭貴人雖是一個貴人，他排場却很大，手下養着百數十個宮女太監。蘭貴人進園來的時候，便聽人傳說皇上寵愛着四春，又在園中容留了許多小脚女人，勾引着皇上荒淫無度。他早已把那班漢女恨如切骨，他常常想替滿洲妃嬪報讎，苦於那時不得皇上的寵幸，手中無權，也無可奈何。到這時候，皇上的寵愛都在他一人身上，他說的話，皇上

句句聽從；他的權一天一天大起來，他的膽也一天一天的大起來了。這時牡丹春杏花春住在園裏，長久不見聖駕臨幸，心中十分詫異；後來打聽得皇上新寵上了一個什麼蘭兒，却是旗下女子，但也不十分清楚。園裏的一班宮女太監，何等勢利？見他們失了勢，便走得影跡全無；大家都去趨奉着蘭貴人，又把從前皇上如何寵幸四春的情形，細細的告訴出來。蘭貴人聽了，心中的醋勁越發作的利害。這時却巧有一個漢女，到天地一家春裏去，打聽皇上的消息，躲在樹蔭裏，和一個小太監說着話。蘭貴人正坐在樓窗口，望下來，一瞥眼給他看見了；不覺把無明火，冒高了十丈。這時皇上正在涵德書屋傳見大學士杜受田，蘭貴人思想趁皇上不在這裏，我便下一番毒手，警戒警戒他們。他一面在肚子裏打主意，一面悄悄的調兵遣將，吩咐太監們去把那漢女和小太監捉來拷問時，原來便是住在烟月清真樓的漢女，也會承皇帝召幸過；如今多月不見皇帝的面了，心中想得利害，便到這裏來打聽皇上的消息。看那人時，生得皮膚白淨，眉目清秀；裙下三寸金蓮，套着紅幫花鞋，好似一隻水紅菱兒。蘭貴人看了，心中越法妬恨，便罵一句：賤人！裝這狐騷樣兒。那裏是探聽皇上的消息來的，竟是和那小太監相會來的。如今經我親眼看見了，你還敢抵賴麼？喝一聲：剝下他的衣服來！便有四五個宮女，上前來把那漢女按倒在地；解他的衣裙，一霎時剝得上下一絲不留，聳着高高的乳頭，露着白白的腿兒。又叫：綁起來！便有四五個太監，上來把這漢女和那小太監面貼面綁成一對。喝一聲：打四七支簾條，從那雪白的腰背頭腿，上，狠狠的抽下去；一抽一條血，一任那漢女嬌聲哭喊，那簾條總是不住手。看看抽有二三百下，可憐抽得他渾身淌着血；這樣一個嬌嫩女人，叫他

如何受得住，早已痛得暈絕過去。宮女提一桶井水來，向他身上一潑；那漢女哭醒過來。蘭貴人吩咐鬆了綁，又把他小腳鞋子羅襪腳帶一齊脫下，露出十趾拳屈的兩隻小腳來。三四個宮女，手裏拿着籐鞭打着，逼着叫他赤着小腳走路。可憐他如何走得，站在那石板地上，已是痛澈心脾；經不得那籐鞭從頭臉上接連連打下來，他移一步，便啊唷啊唷的連聲嚷着痛。蘭貴人還嫌他走得慢，叫兩個宮女，拖着他的兩條臂兒，在那甬道碎石子上跑來跑去，那漢女痛得殺豬也似的叫喊起來。後來他實在走不來了，祇拿膝蓋在石子上磨擦；那一條甬道上，滿塗着血。那漢女又痛得暈絕過去了，蘭貴人吩咐拖去沉在萬方安和的池底裏。從此以後，蘭貴人天天拿漢女做消遣品，覷着皇上出去了，便叫太監滿園子去捉着漢女來，痛打一場，凌辱一場，去沉在河底裏。有的漢女怕吃苦的，得了這個風聲，便預先上吊死的，也有投井死的，也有買通太監悄悄的逃出園去的；把好好一座花明水秀的圓明園，鬧得天愁地慘，鬼哭神嚎。祇瞞住了皇帝一個人的耳目。那四春住的屋子裏，却不會去騷擾過；祇因四春是從前皇上十分寵愛的，難保皇上不再去臨幸，因此也不敢去驚動他。便有許多漢女，跑到四春屋子裏去躲着，也算躲過了一場災難。這時蘭貴人又得了一個好消息，原來他伺候了皇上，不上一年，肚子裏已懷着龍胎了。咸豐帝聽了蘭貴人的話，心想朕玩了多年女人，日夜盼望生一個皇子，也接了大清的後代；那孝貞皇后，又是貞靜不過，朕和他親近的機會很少，看來要那正宮生養太子，這事是不成功的了。如今難得這蘭貴人腹中有了孕，祇望他養下一個皇子來，也不枉朕的一番寵愛。從此越法把個蘭貴人寵上天去，真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蘭貴人說一

句話皇上沒有不聽的。這蘭貴人得了身孕以後，常常害喜；頭暈嘔吐；這是孕婦常有的事。但是在蘭貴人因自己多殺了漢女，便疑心生暗鬼，在夜盡更深的時候，他偶然從夢中醒來，便覺得那天地一家春的房子四周，隱隱有鬼哭的聲音；再加他肚子裏的東西作怪，終日情思昏昏，他認做鬼附上身了，頗想和皇上說明，搬回宮去；又想到自己肚子一天大似一天，總有幾月淨身呢；那時候皇上久曠了，難保不再去找那四春，續舊時的歡愛。我還不如趁早勸諫皇上，搬回宮去，離了這圓明園；他們這一班妖精也無法可使了。他主意已定，便在枕上奏明皇上，說要搬回宮去；皇上也許久沒有回宮去，也得回宮去看望正宮娘娘。再者，皇上也許久沒有臨朝了，也得上殿去和羣臣見見面兒，問問國家的事體；沒有給文武百官，在背地裏說皇上迷住了女色，忘記了國政。這位皇上，是散漫慣了，他最怕是坐朝，如今聽蘭貴人說了這個話，祇因是他寵愛的，不好意思不答應。無奈這蘭貴人今天也說，明天也說，又說陛下偷真疼婢子，也得爲婢子留一個地步；沒得給娘娘說，都是婢子迷住了皇上，叫皇上忘記了宮裏。這個名氣一傳出，叫婢子如何做人，他說着不覺兩行珠淚掛了下來。這時咸豐帝正在寵愛頭裏，見蘭貴人哭了，心中異常肉痛；便忙依了他，在三天以內搬進宮裏去住。這圓明園離北京城，遠在四十里外；那滿朝文武聽說皇上要回宮了，不覺個個心中感激這位蘭貴人。你道他們爲什麼要感激？原來北京城離圓明園四十里路，那班臣子上朝，須得每半夜起身，坐車的坐車，騎馬的騎馬，趕出城去；到園門口，還不會聽得雞叫。到天明上朝，各部大臣把事體奏明了，奉天聖旨下來，趕回京城去，還不會到午膳的時候。每天這樣跑着，遇到大雪，大雨，大寒，大

暑的天氣，那百官走在路上，真是狼狽不堪，叫苦連天。幸得今天蘭貴人一句話，把皇上勸回宮去，他們心中如何的感激？那蘭貴人一到宮裏，皇上便把他安頓在熙春宮裏，却吩咐宮女太監們，暫時瞞着正宮。俟貴人生下皇子，再去報與娘娘知道。因此皇上依舊每天宿在蘭貴人這邊。那蘭貴人自從有了喜，便常常害病；也會傳御醫診脈處方，無奈這是胎氣，三日好二日歹的纏綿不休，皇上又寵愛得蘭貴人利害，凡是貴人服的湯藥，都要皇上親眼看過；那蘭貴人也撒癡撒嬌的自己睡在牀上，却拉着皇上在牀前陪着。皇上便和他說笑着解悶兒，因此皇上天天宴起。懋勤殿上雖設了朝位，却十有八九是不上朝的；却累得那班文武官員，天天在直廬裏候着。這裏面却觸惱了兩個人：一個是大學士杜受田，一個是宗室肅順。那杜受田覲着皇上御殿的時候，便切切實實的勸諫了一番。說如今外患內訌，迫於眉睫；天子一日萬幾，正當宵旰憂勤，以期不墮祖宗之大業。咸豐帝原是敬重杜受田的，又聽他抬出老祖宗來，也便不好說什麼。那肅順却很有鋒銳，因為他是宗室，現掌管着宗人府；宮裏的事體，他都知道。他知道近來皇上寵上了。一個蘭貴人，心中很不以為然。原來他本認識蘭貴人的父親惠徵的，惠徵在日，為一點點小過節，和他積不相能；又打聽得蘭兒原在桐蔭深處當洒掃的，便也瞧他不起。他如今直走內線，放了一個風聲給正宮裏；那孝貞后平日最很的是妖冶的女子，如今聽說皇上迷戀着一個貴人，把坐朝的事體也荒廢了，心中如何不恨。他便不動聲色，起了一個早，坐着宮裏的小黃轎，悄悄的跑到熙春宮來；在寢門外跪倒，拿出租訓來，頂在頭上，便朗朗的背誦起來。嚇得皇上忙把蘭貴人推開，從被窩裏直跳起來，跪着聽。一面傳諭勤

住皇后停止背誦；一面起來急急穿了衣帽，到懋勤殿坐朝去。退朝下來，纔走到熙春宮門首，見一個太監慌慌張張跑出來跪倒。皇上喝問他什麼事體，值得這樣慌張？那太監奏稱：方纔皇后傳下懿旨來，把蘭貴人宣召到坤寧宮裏去了！皇上一聽，把靴腳兒一頓，連說：糟了！糟了！原來這坤寧宮，是皇后的正殿，凡是審問妃嬪用刑的事體，都在坤寧宮裏舉行。當下咸豐帝聽了太監的話，也不及更換朝衣，便親自趕到坤寧宮來；踏進正屋去，一眼看見皇后滿面怒容，坐在上面。那蘭貴人哭哭啼啼，跪在當地；外面的大衣已剝去了，祇穿了一件葱綠的小棉襖兒。皇后喝一聲打，祇見那左右宮女各手裏拿硃紅棍兒，向蘭貴人肩背上打將下去。皇上急搶步遮去，一面攔住棍子，一面對皇后說道：打不得！打不得！他身上已有五個月的身孕了。一句話，嚇得孝貞后面容失色，忙走下地來，親自把蘭貴人扶起。那蘭貴人也十分乖覺，又跪下去，先謝過皇上的恩，又謝皇后的恩。皇后對皇上說道：怎麼不早對妾身說？知陛下春秋雖盛，卻不會生得一個皇子；這貴人既有了身孕，也說不定將來生一個皇子，繼續了宗祧。妾身用杖打這貴人，原是違守祖訓，倘然因受了杖責，傷了胎兒，豈不是妾身也負罪於祖宗了嗎？說着，也忍不住淌下眼淚來。咸豐帝原是十分敬愛孝貞后的，他杖責蘭貴人，却也不恨他；如今見他哭了，也便拿好言勸慰他。孝貞后又趁此勸諫皇上，須留心朝事，如今外面長毛鬧得不成樣子，十八省已去了一半，如何還不憂勤惕勵，所以保全祖宗的基業？那女色一道，萬萬再迷戀不得了！咸豐帝聽了孝貞后的一番勸戒，不覺悚然起敬。這時孝貞后也祇得二十三歲，雖說打扮得十分樸素，但究竟是一個少年美婦人；那眉目之間，隱隱露出秀美的神色來，他

們夫妻之間，也是久闊了；皇上這時不覺動了愛慕之念，當夜便在坤寧宮裏宿下。這皇帝和皇后好合，在皇宮裏算是一件大事；那敬事房太監，須把年份月份日子時辰仔仔細細的寫在冊子上。皇上住一天，那冊子上寫一天。誰知這時皇帝和皇后夫妻久闊，竟一天一天的住着；那敬事房太監一天一天的寫着，足足寫了半年光陰。在這時候，孝貞后便勸皇上調養身體；知道鹿血是補陰的，便在宮裏養着幾百頭鹿，天天取着鹿血給皇帝吃。又每天清早催皇上起來坐朝。這時皇帝也慢慢的預聞國家大事，纔知道外面鬧得一塌糊塗；那洪秀全得了南京，漸漸的逼近京師來。急得咸豐帝毫無主意。有時退朝回宮，把這政事和孝貞后商量商量；那孝貞后說：妾身是一婦人，懂得什麼朝政？況且中宮干政，祖宗懸為厲禁；望陛下不要謀及婦人，還是去找那大臣商量的好。這一番話，說得又婉轉，又堂皇，咸豐帝越法敬愛他了。後來皇上下了一道上諭，派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為欽差大臣，專辦河南軍務，抵敵那向北來的長髮軍。這時洪秀全在南京建國，居然也開科取士，勸農務工。那外國人見他聲勢浩大，軍隊衆多；他又口口聲聲說裡族革命，為民除暴，外國人越法相信他，第一個便是美國，派了一隻兵船，直放南京；太平天國裏洪秀全的弟弟洪仁玕，是懂得外國規矩，說得外國話的，便去招待美國船主。那船主遞上國書，居然稱他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允許外國人通商，外國人也允許幫助洪秀全。美國公使回到上海，通告英法各國領事；大家對於太平天國，都十分滿意。洪秀全也派洪仁玕做欽差，到美國遞國書去。從此外國人處處幫助洪秀全，與清朝作難；在廣東的各國領事，和那總督著英作對，步步逼着他。後來著英內調，做了大學士；徐廣縉做了兩廣總

督，葉名琛做了廣東巡撫。英國兵船闖進廣東，廣縉帶了團勇，敵住英兵；英兵稍稍退去。朝旨下來，賞廣縉一等子爵，名琛一等男爵。後來名琛陞做了總督。誰知這葉名琛陞了總督以後，便自恃有功，十分驕傲起來。他這時十分看輕那團勇，廣東的團勇，是從前立過功的，如何肯服？便有團勇的頭目，闕鉅梁、梅兩人，悄悄的上了英國兵輪，投降去了。却與英領事巴夏禮約定，願替他做嚮導。那巴領事一向啣恨這葉總督，苦得無隙可尋；這時恰巧有私販鴉片烟的，冒掛着英國商旗，把船駛進關河來；那巡河水師千總見了，上去把船扣住，把船上十三個中國人捉去，關在監裏。這事體傳在巴領事耳朵裏，如何肯錯過機會？便寫信去貴問葉名琛，說那條船是英國人的。名琛見小小的交涉，便吩咐人把那十三個中國人放出去，送還巴領事。誰知巴領事却不依，定要水師提督親往領事衙門裏去謝罪，又要捉那千總去。葉名琛說外國人無禮，便也置之不理，却也不去防備他。英國領事，却去要求香港總督，帶了兵船來，直攻黃埔砲臺；名琛也不理他。後來那兵船直開到十三洋行地面，又去打鳳凰山砲臺，奪下海珠砲臺，快要到廣州城下了。城裏的司道大員，慌張起來，大家都跑到總督衙門去請示；那名琛手執書卷，若無其事。忽然霹靂般的一聲響亮，大砲轟進城來，把城牆打得粉碎；名琛纔害怕起來，打發人去講和。那英國領事和香港總督，祇要葉名琛一個人出來說話，萬事全休。那葉名琛聽了，越法害怕，祇縮着頸子，躲在廣州城裏，不敢出來。起初還有美國領事從中調停，後來看看葉總督搭架子，搭得利害，也不覺動了氣；便去聯合了法國公使噶羅，英國公使額爾金，俄國公使布恬庭，美國公使利特，一齊帶了兵船，開進廣州。這纔把個葉名琛急得手忙脚亂起

來。他一面傳令瓊州總兵黃開廣帶了一百幾十隻釣船紅單船出去抵敵，一面在淨室裏擺設乩壇，扶起乩來。葉總督跪拜過以後，叩求神仙降壇，慢慢的果然見那乩筆動起來了，在沙盤上寫道：吾乃呂洞賓是也。葉總督看了，忙又跪下去，默默禱告道：弟子葉名琛，忝領封圻，職守重大，夷氣甚惡，城危如卵，請祖師速顯威靈，明示機宜。禱告已畢，那乩手又扶出四句來道：

十五日，聽消息事已定，無着急。

葉總督見上面有十五日三字，他認做外國兵船過了十五這一天，便能退去，便大大的放心，諸事不去理他。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妬爲婦人美德，前人已先我言之。但宮中之妬，絕非情愛之激，實迫於勢利之見。帝皇家本無情愛可言，羣雌粥粥，惟勢利是趨，早已喪失男女愛情平等之人格。惟若蘭貴人之殺漢女，是直假妬以洩其恨耳。同類相殘，惟女子爲尤甚。

宗室肅順，在當時頗有能名；彼之忤蘭貴人，雖由於私怨，實亦早有見地。孝貞后以家法相繩，內有賢后，外有幹臣，宜其夾輔文宗，以成盛業；無奈以蘭貴人腹中一塊肉，致賢后幹臣無所措手。惜哉！

滿清大員，以資格坐陞，統袴未脫，習氣甚深；平日既不通民隱，臨事又不察外情，宜其一敗塗地矣。最可笑者，在砲火四迫之中，猶雅步扶乩，以求不可知之鬼神，其愚真不可及！宜其老死異域，貽臭萬邦矣。然亦中國之差也！

第七十二回 蘭貴妃寄腹產載淳 咸豐帝避難走熱河

却說：葉總督迷信了乩仙的話，他打定主意，百事不管，躲在衙門裏靜候過十五日，外國兵自退。司道等官來請發兵，紳商等人來請練勇，他都不准。英國公使要求五條：第一條，與總督相見；第二條，欲在河南岸造洋樓；第三條，欲通商；第四條，欲進城；第五條，索賠款六百萬兩。葉總督益法不去理他。各國公使大怒，第二天滿城祇見貼的香港總督的告示，說定於次日破城。那城裏一班百姓看了，立刻荒亂起來，扶老攜幼，紛紛逃避。葉總督要禁止也禁止不住。不到黎明，果然城外砲聲隆隆，烟燄四起；葉總督沒奈何，暫到粵華書院去避難。廣州紳士崇耀和將軍暗地裏說通了，在城頭上豎起白旗，求外國兵暫停砲火，把城中難民一齊放出逃命去。那邊香港總督，也下文書給合城官民，說祇打葉總督一人。於是巡撫將軍都統等官員，以及紳士們，都到觀音山上去避難。外國營裏砲火又響，葉名琛無地可躲，城門一破，英國兵先進城來；趕到粵華書院裏，把葉名琛捉住，橫七豎八的把他拖下英國兵船。這時有一個戈什哈，跟隨在葉總督身傍；他趁外國兵不留意的時候，悄悄的對總督指着海水說道：大人瞧，這海水不是很清的麼？那葉總督聽了他的話，莫明其妙。這戈什哈氣憤極了，便聳身一躍，自己沉在海裏死了。這時英國公使做主，把捉來的廣州官民，一齊放回；祇帶了這個葉名琛，從廣州到香港，又從香港到印度，把他關在一間樓屋裏。葉名琛住在印度，卻也自得其樂；終日吟詩作畫，空下來又時時誦讀呂祖經。他的詩畫，署名海上蘇武；流傳在外國的，却也不少。這裏廣京巡撫，見外兵去了以後，纔提奏入朝。咸豐帝看了，不禁大怒，立刻下諭，從兩廣總督起，

所有廣州合城文武官員，一律革職；另委了兩廣總督，去和英美法三國的公使講和。又委黑龍江辦事大臣，和俄國講和。這時外國所提出來的條件，却比不得從前了。總督大臣見條款十分嚴厲，卻不敢做主，便去奏明朝廷。咸豐帝便條款發給軍機大臣會議，議了許多日子，也議不出一個眉目來。那四國兵將，見所求不遂，便索興開了兵船，打到北京去。英國兵船十四隻，法國兵船六隻，美國兵船三隻，俄國兵船一隻，一齊停泊在天津白河裏；一面又提出條件，託直隸總督譚延襄轉奏皇上。咸豐帝便派戶部侍郎郭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忒，前去議和；英國公使見這兩個官銜上沒有全權兩字，說中國政府沒有誠意，又說中國政府瞧他不起，便不由分說，帶同兵船，從白河直闖進大沽口去。不費吹灰之力，佔據了大沽砲臺。咸豐帝沒奈何，便派了桂良、花紗兩位全權欽差大臣，去和各國議和。各國提出的條款，又多又嚴。內中單講英國公使提出的條款，已有五十六條；最重要的三條：第一條，是於舊有上海甯波等通商五口外，加開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等處；又於長江一帶，從漢口到海州，許其選擇三口，為洋商出運貨物往來之所。第二條，是洋人所帶眷屬，可長住北京。第三條，是償還洋商虧損兩百萬兩，軍費二百萬兩，付清賠款，方將廣州城交還中國。還有修改稅則，允準傳教等條。此外法國也提出四十二條，又另索賠款一百萬兩。這兩位欽差，也不敢自專，請命於朝廷。咸豐帝這時身體不好，常常害病，也沒有這許多精神去對付外人，便傳諭一概允許。祇令桂花兩位欽差，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親自去查察各海口，何處宜於通商，再定稅則。四國兵船，先後開離天津，到上海會齊。總算把這樁外交案件，暫時告一個結束。那蘭貴人這時居然生了一個皇子，

不但是皇帝皇后歡喜，便是那滿朝文武和薄海臣民，人人都歡欣鼓舞。各處大小衙門，都懸燈慶祝。這也是當時專制時代，奴隸人民的現象；按到實在，真正肚子裏歡喜的，祇有咸豐帝一個人。這時立刻把蘭貴人陞做蘭貴妃，那新生的皇子，取名載淳。從此這蘭貴妃，也因自己生了皇子，十分驕傲起來。非但不把宮中的妃嬪放在眼裏，便是那孝貞皇后，也因他生了皇子，另眼看待他幾分。按到實在，這個皇子，也不是蘭貴妃生的；乃是圓明園裏的一個漢女，名叫楚英的生的。這楚英姓楚名英，也是好好的讀書人家小姐；他父親是湖南人，在京裏做了幾年小京官，僅僅糊得口。他女兒楚英，却出落得洛神一般的風韻；官場中慕他的美名，都託人來說媒。無奈他父親生性清高，說他們都是濁富，不配娶我的女兒。誰知到楚英十六歲上，他父親一病死去了；祇落得兩手空空，身後蕭條。後來宮裏僱用管宮漢女楚英的母親，貪圖他俸祿大，便把楚英送進宮去；便是在楚英心想，也不過到宮裏去打掃庭院，看守房屋，決沒有意外事體的。誰知這位風流天子，却出奇的歡喜玩弄漢女；他最愛的是那三寸金蓮。恰好這楚英，不但臉兒長得好，而且裹得一雙好端正瘦小的金蓮。有一天，他在牡丹花叢中，擺弄着；咸豐帝從廊下走來，遠遠的望見花叢下面露出一雙小腳兒來，勾動了他的情懷，忙向侍衛們搖手。那侍衛們也看慣了皇帝的形景，知道皇帝又要幹風流事體了，便悄悄的避去；楚英便在這一天，受了皇帝的臨幸。任你如何清潔的女子，待到一踏宮門，總難保得貞節了！楚英那時，迫於勢力，也是無可如何。一連召幸了幾次，不覺已有了身孕；肚子一大，皇帝便丟在腦後了。這時正是蘭貴妃初得寵的時候，專一和漢女作對；他住在園裏，瞞着咸豐帝的耳目，那漢女

被他暗地裏打死的溺死的，不計其數。後來他又打聽得有一個楚英，曾受過皇帝的臨幸，便吩咐太監，把那楚英去喚來。在蘭貴妃心思上，滿想把他打死；後來一看見楚英，袋着肚子，細細一盤問，知道是龍種。他便立刻變了一個主意，從此把個楚英藏在自己後房，自己也裝着假肚子，哄着皇帝，說自己受了孕了。又怕住在園中耳目衆多，敗露出來，他便把楚英裝成大脚，改了旗裝，夾在宮女隊裏，帶進宮去，衣舊藏在一間密室裏。待到那楚英十月滿足，養下一個男孩兒來，便趁着楚英肚子痛得昏沉的時候，拿一杯毒酒，灌在他肚子裏去，立刻把個產婦藥死了。一面暗地裏僱了乳母，在密室中乳着這孩子。看看自己裝的假肚子，也已十月滿足了；便把那孩子抱來，滿身塗着血水，祇推說是自己生下來的。後來皇帝皇后見這孩子長得格外魁梧，便也格外歡喜。蘭貴妃看看大事成功，便不覺驕橫起來。又因爲住在宮中，有這正宮娘娘管束着，不得任性；便又慫恿着皇帝，搬到圓明園裏去住。這時已在三月終，照例原可以搬進園去住了；皇帝便依了蘭貴妃的話，進園去依舊住在天地一家春裏。咸豐帝許久不到園中來，又在這春深的時候，園中景色，份外鮮媚；把個風流天子，樂得早把朝廷大事丟在腦後去了。終日帶着這蘭貴妃，到處游玩。但是咸豐帝大病以後，身體十分虛弱；在園中游玩，要人扶持。常常坐着黃轎，或是坐着御舟，代替行走。這時園中也養着許多鹿；皇帝天天飲一盃鹿血，幾百頭花鹿，養在碧瀾橋東面坦坦蕩蕩地方。蘭貴妃每天帶着幾個宮女，在這地方習騎射，射着花鹿玩兒。咸豐帝見蘭貴妃騎馬騎得很好，便帶他出園打鳥雀去。三千御林軍，保護着，在萬壽山脚下玩了一天，打得了無數鳥雀；看看天色傍晚，那園中文武大臣知道皇上快

要回園了，便排齊了班次，在園門口候着。遠遠的聽得靜鞭聲響，御駕已到了門口；文武百官，一齊跪下地去。這時正在鴉鵲無聲的時候，忽聽得馬蹄聲響，當先一個旗裝的少嬌，騎着馬跑進園門來。見兩傍百官跪着，便在馬上笑說道：「怎麼今天矮子這樣多啊！嬌聲嚶嚶，一騎馬早已過去了。嚇得百官們頭也不敢抬。後來打聽那騎馬的少婦，便是如今最得寵的蘭貴妃。蘭妃進園了半晌，纔是御駕到。這一天皇帝玩得非常盡興。第二天，是蘭貴妃的生辰，在園裏吃酒聽戲，又熱鬧了一天。皇帝聖旨下來，把蘭貴妃改作懿貴妃。這一天懿貴妃陪皇上在壺中日月長軒裏吃酒，吃到夜深纔安寢。第二天，皇上病酒，忽然吐起血來，慌得懿貴人忙傳御醫，一面報進宮去。那孝貞后夫妻情分原是深的，得了這消息，便急急趕到園中來看視。虧得皇上的血，是急氣攻肺，吐的是肺血。調看了三五天，便漸漸的止住了；又養了半個月，一般也能游玩行走了。皇上在病中，孝貞后又切切實實勸他保養身體，莫過寵了懿貴妃；又說懿貴妃是個受寵不起的人，常常要干預朝政，這不是我們女人應該管的事體。那懿貴妃自從生了皇子以後，那言語舉止之間，便是對於皇帝，也不覺露出驕縱的神色來。咸豐帝也有些覺得，祇是心中實在溺愛他，便也不忍去說他。如今聽了孝貞后的說話，知道皇后是一片好意；又知道懿貴妃是十分陰險的女子，便也推着病不和懿貴妃見面。但是皇后是國母，不能常常陪在皇上宮裏的；這時皇上又想起四春來了，便把牡丹春杏花春兩人傳來。一看他們已經消瘦得多，遠不如從前那種嬌豔模樣了。皇帝問他們：「爲什麼這樣憔悴？」杏花春忍不住哭了。牡丹春便告訴說：「懿貴妃如何虐待他們，那班宮女太監，都害怕貴妃的勢力，吃也不給我們好吃，

穿也不給我們好穿；住在園裏，真是苦不堪言。杏花春又奏說：懿貴妃住在園裏，專一與漢女爲難；瞞着皇上，嚇耳目，拉到屋子裏去，被貴妃活活打死的，又拉去拋在太液池裏，活活淹死的，不知有多少。皇上聽了，不覺大怒；第二天，傳旨把懿貴妃召來。那懿貴妃耳目很長，有那總管安得海替他打聽消息；知道皇上動怒了，懿貴妃便披散頭髮，懷中抱着皇子，進宮去跪在皇帝面前，祇是磕頭求饒，又做出那可憐的樣子來。說也奇怪，皇上不曾看見懿貴妃的時候，把這懿貴妃恨入切骨；及見了這懿貴妃，便想起從前的一番恩愛，又看他眉眼兒實在迷人，又見他一哭一求，如帶兩梨花似的，越法叫人可憐。再看看他懷中抱着皇子，又看在他皇子面上，不覺把心腸軟了下來。懿貴妃趁此又撒痴撒嬌的說了許多牡丹春杏花春的壞話，咸豐帝反而勸慰他。這一夜雨露深恩，堂堂一位萬歲爺，又吃懿貴妃迷住了。懿貴妃把聖駕接到天地一家春去住着，自己料理皇上的飲食，調養病體；暗暗裏吩咐安得海，外面不論有什麼事，不叫他通報。因此那杏花春牡丹春和皇上見了一面以後，從此又隔絕了。直到五月時候，皇上身體漸漸的強健起來，常常到園中各處來散步納涼；記得各處妃嬪，便傳旨召來，在清水濯纓室裏開宴。那班妃嬪和皇上久別生疏了，也不敢多說話；獨有這懿貴妃，仗着自己是皇上寵愛的，在皇帝跟前，有說有笑。皇帝的事體，他一個人攬着服侍。又因爲自己是生了皇子的，便不把同輩的妃嬪放在眼裏。外面軍機大臣有奏摺拿進來，懿貴妃便瞞着皇上，說：皇上正在吃酒開懷的時候，莫給他看奏摺。便和安得海私地裏冒了皇上的意旨，把那奏摺批出去了。隔了幾天，皇上坐朝，懿貴妃纔把代批奏摺的事體奏明；皇上心中雖不樂，但因寵得他利

害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後來懿貴妃看看皇上不說什麼，每逢皇上和大臣們議論朝政，他也在一傍出主意。皇上也因自己懶得管事，漸漸的把那些奏摺都叫懿貴妃代他批發去，因此懿貴妃漸漸的預聞外事。有幾個手脚快的人，都偷偷的拿了銀錢，走安得海的路子，孝敬懿貴妃去；懿貴妃一方得了外人的錢財，一方在皇帝跟前包攬事體。皇上也有些看出懿貴妃的弊病來，祇因自己身體實在虛弱得利害，沒有精神看章奏；以後每逢有大事，便請孝貞后傳見大臣，隔着簾子，親自詢問。孝貞后有忙不過來的地方，便叫懿貴妃在一傍讀着奏章。皇上又把醇親王恭親王傳進園去，幫着皇上辦理國事。皇上有時和醇親王恭親王閒談着，懿貴妃站在一傍，也不避忌；懿貴妃見醇親王面目姣好，年紀很輕，打聽得醇親王正死了福晉，便和皇上說了，把懿貴妃的妹妹蓉兒，指配給醇親王，那醇親王見皇上的命令，也不敢不遵從；從此以後，那蓉兒在外面，也暗暗的和懿貴妃通聲氣。獨有恭親王和肅順兩人，不和懿貴妃聯絡；常常在皇帝跟前勸諫，不可使貴妃干政。咸豐帝也明知道懿貴妃居心不測，無奈自己寵愛他利害，懿貴妃干預朝政也慣了。那孝貞后是十分沉靜的，見了大臣，期期艾艾的說不出什麼話來；懿貴妃在一傍代問着話，口齒清楚，語言漂亮，且另有一種威嚴，大臣們見了他都害怕。後來日子久了，孝貞后却也省他不得。懿貴妃自恃有才能，便也越法驕傲了。那年春天，宮裏照例鬧着龍舟，皇帝帶着妃嬪們，坐在御舟裏吃着酒，看着龍船。這時皇帝身體還不十分健旺，不願意和許多妃嬪擠在一起；却自己帶着孝貞后，坐着一隻小艇子，在湖中盪漾着。四邊岸上的宮女們，見御舟在湖中，便齊聲嚷着安樂渡三字。原來宮中的規矩，皇帝坐在船

裏，那船身一離開岸，便令宮女站在兩岸，齊聲喚着安樂渡三字；直到皇上的船到那邊岸上，纔停住喚聲。這雖是一樁迷信事體，但兩岸幾千個宮女嬌聲喚着，却也很有風韻。這時皇子載淳年紀尚小，聽着喚聲，也跟着他們嚷着。懿貴妃拉了他要好的妃嬪宮女們，另外坐一隻船游玩着，打聽得皇上在映水蘭香開宴，他們便趕去伺候。那地方是靠着湖邊的，埠頭上泊着三隻龍舟；龍舟兩傍一字兒停着許多小船。懿貴人自小在南邊學得弄槳渡水，這時他們飯都吃罷，懿貴妃見了埠頭的小艇，不覺觸動了他的舊好，便縱身一跳，跳在小艇子上，拿了一支槳，正要盪開去。忽然給皇上看見了，說：「有趣！朕也搭着你的船渡過去。」懿貴妃見皇上也高興，忙把那小艇靠近埠頭，候皇帝走下艇子來；誰知咸豐帝纔下得艇子，兩腳不會立定，那艇子便盪開了。皇上是久病之後，身體虛飄飄的，兩腳又沒有力；那艇子一撓，身子向側面一撲，一個倒栽葱，撲咚一聲，皇帝翻身落水。祇聽得岸上宮女太監們大聲呼救，那孝貞皇后正在屋子裏，聽了忙趕來看時，虧得那湖邊水淺，下面又鋪着石檻；皇上落水的時候，急把兩手攀住埠頭石條，身子浸在水裏，從肩膀以上，露出水面。七八個太監，一齊跳下水去，把皇帝扶上岸來；滿身水淋淋的，把個皇后嚇得臉上也變了色。一面吩咐把皇上送到就近靜香屋去更換衣服，一面喝令太監把懿貴妃送到永巷裏去關起來待罪。這咸豐帝身體原不會復原，如今經了這一嚇，又受了凍，不覺舊病復發起來。孝貞后日夜看護着這一場病，直到秋深纔慢慢的好起來。那懿貴妃平日是一個如何飛揚拔扈的人，如今關在永巷裏，一住四五月，宮裏的人何等勢利，大家見他失了勢，都來打落水狗。那肅順和懿貴妃最是不對，便買通了服

侍懿貴妃的宮女，故意到皇后跟前去告密；說懿貴妃住在永巷裏，終日怨恨皇上，又拿滿洲咒語咒咀皇上。孝貞后聽了，忙親自到永巷裏去勸慰懿妃；說你暫時安心靜守，過幾天待皇上歡喜的時候，俺替你求求恩典，放你出來。不知怎麼，這懿貴妃咒咀皇上的話，給皇帝知道了，便不覺大怒。恰巧肅順站在一傍，皇上便問肅順道：朕意欲把蘭貴妃廢了，賜他自盡，你看怎麼樣？慌得肅順忙跪下地去磕頭，說道：奴才不敢預聞宮禁裏的事體。這句話傳到孝貞皇后耳朵裏，忙去見皇帝，竭力替懿貴妃辯護着。說：這都是平日和他不對的人造的謠言，臣妾也常常去察看過，懿貴妃十分恭順，深知道自己的錯處，常常自己悔恨着，臣妾敢替他在皇上跟前求求恩典，放了他出來。他在冷宮裏，時時想念皇上，日夜哭泣，看了也十分可憐。皇帝到這時，想起懿貴妃是生了皇子的一時不能廢去他妃子的名號；便也把怒氣銷滅了。後來孝貞后常在皇帝跟前替懿貴妃求恩典，皇上看在皇后的面上，便赦了罪，把懿貴妃放了出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女子大都貌爲仁慈，而心懷陰鷲；平日輕顰淺笑，一似小鳥依人，柔順可弄，及其蘊毒既深，一旦發洩，手段之慘酷，有非亢爽男兒所能忍受者。惟於嫉妬之事，發之尤烈。懿貴妃既奪人之子，而又鳩其母，其居心爲何如？惟以女子殺女子，尤爲慘烈。

朝廷大事，謀及婦人，其有濟也幾希！矧以孝貞后之渾厚而遇孝欽之巧智，欲求大權不傍落也難矣。彼文宗既以體弱不勝國政，則委之大臣可也，何必謀諸后妃？既謀諸后妃矣，則專之一人可也，何必

使懿妃共聞之？他日懿妃之專權，實文宗有以啓其端也。

貴妃盪舟，幾淹文宗，此固可罪；然貴妃有心之罪，實勝於此無心之罪萬萬。奈文宗不及察，而徒狃於目前之小節耶？

第七十三回 泣脂啼粉夢警三更 畫棟雕梁園付一炬

却說葉名琛在廣東鬧了亂子，惹得各國聯軍，打破廣州城，又調動海軍，進逼京津；朝廷派了桂花兩大臣，與各國講和，賠了七八百萬兩銀子，總算把這件事體暫時和緩下來。在條約上原寫明賠款付清後，聯軍纔把廣州城交還中國；如今聯軍在廣州城裏，一住兩年半，看看絕無交還的意思，便有一個佛山鎮團練兵的頭目，忍不住一肚子的憤氣，他想想廣東這件禍事，都是英國領事巴夏禮鬧出來的，害得中國賠款割地，喪師辱國。他便出了一張告示，說願出一千兩銀子的賞格，買那英領事巴夏禮的腦袋；那巴夏禮聽了，不覺嚇了一跳。這時英國公使，還在上海，巴夏禮便打了一個電報到上海去，告訴這件事體。英國公使聽了大怒，便動公文給桂良，要他奏革兩廣總督黃宗漢的任，還要逼着他立刻去解散團練兵。桂良無可奈何，祇得一面答應他，一面仍舊簽定條約，一時暫不掉換。外國人見桂良不換條約，說他沒有講和的誠意；那英國兵船便開到長江一帶去游弋，直到漢口地方。法國兵也到內地去亂闖，又到處設立天主教堂，地方官都嚇得不敢出來說話。這時有一位滿親王名僧格林沁的，見外國人這樣肆無忌憚，忍不住大怒起來，拉起一本摺子，奏參直隸總督譚廷襄，說他疎於海防，便親自派人在大沽口修築砲臺，在海口打一

道木椿，再拿鐵練鎖住港口；待到換約這一天；各國的兵船都開到天津來會齊。中國官廳送過照會去，叫他們兵船改道在北塘口下碇，不許他在大沽口行動；那英國兵船如何肯依，便一定要開進大沽口來。他們見大沽口已有鐵練鎖住，便拿砲轟斷，一面開進十三隻小兵輪來；船頭上插着紅旗，和砲臺挑戰。逼向砲臺開砲，拿砲轟打中國步兵；看看打勝了，便一擁上岸，搶上砲臺來。砲臺上開砲還擊，打沉了幾隻小兵船；那上岸來的外國兵，也被中國兵殺死了幾百名，又活捉得一個英國將軍。英國兵船祇剩得一隻，逃去。攔江河外面；那大兵船上見自己的兵吃了敗仗，便退出大沽口，到旅順威海衛測量海勢，慢慢的向南退去。廣東人民聽得英國人吃了敗仗，便急急修造船隻；怕他再來報仇，由富商捐銀三百萬兩，暗地裏去送給英國人，求他不要打仗。英法兩國公使，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情願遵守八年的條約；那桂清祇求平安無事，無奈這時咸豐帝信任僧王的話，不答應外國人的要求，祇答應他照道光年間的事體通融辦理。又吩咐他仍在上海議和，不得率行北來；如有外國兵船再敢駛入攔江河的，必痛加勦辦。一面由僧格林沁動用內帑一百餘萬，經營北塘口；後來忽然有人主張在北塘口引敵上岸，咸豐帝却也說不錯，便又吩咐把北塘口的軍備盡行拆去。那時翰林院編修郭嵩燾，上疏竭力說不可；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也奏說不可撤去北塘兵備。咸豐帝不聽他們的話，不到幾天工夫，英國法國的小兵船開近北塘，拔去港口的木椿。打頭陣的是英國將軍額爾金，法國將軍噶羅，帶了一百多隻兵船打進來。外國兵拖着砲車上岸，中國兵却不敢動手，祇送照會叫他到北京去交換議和條約。外國兵到了這時候，騎虎難下，如何肯依，便催動各

國聯軍一萬八千人，從北塘打進內港；這時適值潮退，外國兵船一齊擱在淺灘上，他們祇怕中國兵在兩岸夾攻，便掛起白旗，假作求和的樣子。中國兵見了白旗，果然不敢攻打；待到潮漲水大，那兵船上便出其不意，直撲上岸來。砲火連天，把中國兵打得四散奔逃；一萬八千聯軍，直打到新河地方。僧王帶領三千勁旅，上去抵敵。無奈外國兵營裏砲火利害，鎗彈如雨，一陣子打，可憐三千個騎兵，打得祇剩七個人。新河陷落以後，看看大沽危急；皇上便命大學士瑞麟，帶領京中的八旗兵，到通州去防守。那聯軍果然進逼大沽，拿開花彈攻打北岸砲臺；開花彈落在火藥庫裏，一聲轟天價響，烈燄飛騰，把巍巍一座砲臺打倒，提督樂善死在砲火裏。這時僧王正駐兵在南岸，見了這個樣子，忙退兵到通州的張家灣地方；看看天津，也保守不住了，告急的文書，雪片似到得京裏。咸豐帝看了，心中一急，舊病復發；一面命桂良到天津去議和。那桂良送照會到英國公使衙門裏去，那公使同一個公文，說要增加賠款，開天津為商埠；還要每國酌量帶領兵隊，進京去換約。皇帝在病中，性子十分暴躁；聽說外國人要帶兵進京來，又聽說英國派的議和大臣，便是那巴夏禮，心中越發生氣，便下旨一律拒絕。英法各國兵隊，見中國皇帝無意講和，便又進兵攻打河西，進逼通州；那北京地方的人心，便頓時慌亂起來。咸豐帝聽孝貞后的話，連夜到河南去把勝保召進京來，命他帶領一萬禁兵，到通州去抵敵外國兵；一面由怡親王載垣，邀集英法各國公使，開一個宴會。吃酒中間，載垣提起議和的事體。那巴夏禮大聲答道：如欲講和，非面見中國皇帝，并須每國帶兵二千名進京去，纔可開議。這樣凶橫的條件，叫載垣如何答應得下來？祇得回答說：這事須請旨纔能答復。巴夏禮見怡親

王做不得主，便也閉着嘴不說話了。任你戴垣如何去和他敷衍說笑，他總是閉着眼假睡在榻上，給你個不理不睬；戴垣無奈，祇得不歡而散。到了第二天，接連的報馬報進軍情來，說通州勝保的軍隊大敗，僧端的兵也敗退下來，英將額爾金帶領大隊外國兵，快要打進京來。滿個京城，頓時鬧得沸反盈天；那大學端華和尚書肅順，看看時勢危急，便在半夜時候到圓明園去，請見皇上。咸豐帝這時病勢很重，孝貞后早晚在一傍伺候着，懿貴妃在房中料理湯藥；忽傳說端華與肅順請見，皇帝知道大事不好，把他嚇得臉色雪白，渾身索索的打顫。孝貞后一面傳御醫進來請脈下藥，一面把這兩位大臣傳到御榻前來問話。肅順把外面的軍情，一一奏聞；又奏稱如今外兵來勢猖狂，皇上萬乘之軀，自宜從早出狩，住在萬安的地方。咸豐皇帝說：現在昏夜，朕身體又十分疲乏，到什麼地方去好呢？當時大家商量了一回，還是孝貞后有決斷，說：俺們不如到熱河去走一趟罷。皇上聽了，也點頭稱是。當時那御醫還不會走，便奏說：快把鹿血來請皇上面下，便立刻可以增長精神，加添氣力。早有太監去殺翻兩頭花鹿，取得血來，還是熱騰騰的；咸豐帝吃下一碗去，果然立刻身體旺壯起來，精神也發皇了。便傳諭恭親王留守京師；着肅順統率御林軍，隨往行宮，端華照料園裏的事體。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好好一座圓明園，頓時鬧得馬仰人翻，鶯啼燕啞；咸豐帝也顧不得這許多了，自己坐了一輛園中的黃蓋車。肅順在半夜裏去打開車行的門來，僱得四輛廠車；車上面略略遮蓋些蘆席。一輛請孝貞后抱着皇子載淳坐了，其餘三輛，便有許多妃嬪宮女們搶着坐。可憐一輛車子，擠着五六個妃嬪，擠得他們腰酸骨痛；內中一位懿貴妃，他平日席豐履厚，何等嬌養？如今從半夜裏

逃出園來，吃盡苦楚，早見他嬌喘細細，珠淚紛紛。此外還有許外妃嬪宮女，坐不着車子的，祇得互相牽引，跟着皇上的車子，哭哭啼啼的走去。內中有幾個平日和太監要好的，便有太監們來背着他走了一程，沿途僱得騾馬，扶他爬在騾馬背上走去。這懿貴妃在車子裏簸蕩了半夜，早把他的頭髮也撞散了，額角也撞腫了；他傷心到極地，便在車子裏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看看到了天明，一瞥眼見那肅順趕着一羣騾馬，從他車傍走過；懿貴妃這時也顧不得了，便一手掀開了車簾，提高了嬌滴滴的喉嚨，喚道：六爺！六爺！俺的車子破了，求你六爺做做好事，替俺換一輛好的車子罷！說着，不覺柳眉緊鎖，雙淚齊拋。那肅順正要趕上皇上的車子去，聽了懿貴妃的話，便答道：在這半道兒上，那裏來的好車子？俺們等趕到前站再說罷。他說完話，便馬上加鞭，急急跑向前面去；停一回到了一個鎮上，一行車馬，一齊停下打尖。懿貴妃四處留心看時，不見有肅順；便向身傍的太監打聽時，知道正在皇上跟前奏事。那太監替他跑去，候肅順奏完了事下來，便上去對他說：懿貴妃要換一輛車子。那肅順聽了，把頭搖了一搖，說道：現在是什麼時候？我還有空工夫辦關防差使嗎？到了第二天，在路上，懿貴妃又遇到肅順；懿貴妃實在支掌不住了，便哭着喚着六爺，要求肅順替他換一輛車子。肅順聽了，陡的放下臉兒來，冷冷的說道：如今在逃難的時候，那比得太平日子？在這荒山野地裏，到什麼地方去僱新車子呢？不是我說一句不中聽的話，俺勸貴妃還是安分些罷；在這個時候，有得坐一輛破車子，已是萬幸了。貴妃不看見路傍還有許多貴人宮女，哭哭啼啼走着的嗎？貴妃可會看見那中宮坐的也是一輛破車子，和貴妃坐的一模一樣的嗎？中宮不叫換新車子，貴妃却

要換新車子；貴妃是何等樣人，怎麼可以越過中宮去呢？肅順說完幾句話，又把鞭子打着馬，飛也似的跑上前去了；懿貴妃這時無可奈何，祇得咬牙切齒的罵道：「好大胆的好賊！過幾天看俺的手段罷！」這時候帝后和妃嬪皇子一班人，不多發天，到了熱河，在行宮裏住下；一面下諭給恭親王，着他與聯軍主帥早日議和；一面仍着僧瑞兩軍，調兵把守海定。那僧王把個巴夏禮恨入切骨，他想了一條計策，把巴夏禮誘進營來，伏兵齊起，把巴夏禮擒住，送進京去監禁起來。英國公使見捉了巴夏禮，十分惱怒，向恭王索還巴夏禮甚急；勝保也傳檄江南，叫各軍勤王。一時裏僧王部下的鮑超，袁將軍部下的張得勝，安徽團練苗沛霖，帶了軍隊，陸續都到了京裏；外國兵見中國調來了許多兵士，便也不敢十分胡鬧，祇是照會恭王，限他三天，把巴夏禮交出來。恭王不肯，要他把兵隊退到天津去。纔肯開議和局；英國公使也不答應，恭王無法可想，便邀同周祖培、陳孚恩聯名上奏行在，說外人十分強項。咸豐帝身體本來是淘空的了，再加那天半夜出奔，一路上受了些風寒，到了熱河，病勢越發利害。孝貞皇后爲保全皇帝性命起見，所有一切外間髮匪擒匪以及各國聯軍的事體，都一起捺住；大事叫恭親王在京中便宜行事，小事便沒奈何自己每天看着奏章，時時和瑞華、肅順兩人商量取決。又因懿貴妃辦事敏捷，料事很明，口才也好，筆下也快；便也叫他幫着辦理朝政，每逢到疑難不決的時候，懿貴妃便一言立斷。因此咸豐帝反得逍遙事外，靜心調養；御醫也跟著來，每日替皇上診脈下藥。圓明園中養着的幾百頭鹿，這時也送到行宮來，每天吃着鹿血，看看那皇帝的身體，一天一天的健朗起來。這時總管太監安得海，每天服侍着皇上，又領着皇上在行宮內苑裏游玩；這

熱河行宮，雖在極北荒涼的地方，但是經過從前乾隆嘉慶幾朝極意經行，便一樣的花明柳媚，鶯歌燕唱。咸豐帝看了這情景，不覺起了無限感慨；他想從前在圓明園中，何等風流，何等快樂，如今空落落的一座園子，雖說一般的花嬌柳媚，但是那些六宮粉黛，都不在眼前，春色撩人，不覺動了無限想思。是皇后的主意，一切朝廷大事，都不叫皇帝知道；總叫安得海帶領太監們伺候着皇上，自己也避開，不常和皇上見面。怕的皇帝多動情慾，傷害身體；又禁止着懿貴妃和別的妃嬪，不許他們去親近皇帝。皇上見了他們，想起從前園中的事情，多麼傷心，因此也不願去召幸他們。但是看看皇上的身體，一天強健似一天，終日在行宮園中養病，閒得無事可做，祇是長吁短嘆；安得海知道皇上的心事，便悄悄的在行宮外面，找了幾個粉頭來，陪伴着皇帝。這一來，皇帝却歡喜起來。從來做皇帝的睡女人，總是堂堂皇皇的；惟到如今却是偷偷摸摸的玩着，女人越是偷偷摸摸，越覺得有味。後來咸豐帝因在行宮裏玩得不舒暢，索與由安得海領着悄悄的到宮外嫖院子去。這熱河地方，本來不是個小去處；來往關外的客商很多，平日也有幾家娼寮。如今皇上出幸，那文武百官，都隨從在行宮裏；那熱河的市面，頓時熱鬧起來。那百官們都是不會帶得室家的，大家都找密姐兒玩耍去；因此竟有幾家上等的密姐兒，從天津北京趕來做買賣的。皇上也便悄悄的在這幾家上等密子裏玩耍。咸豐帝是久病之後，身體不會復原；如今在密子裏日夜縱樂，早把個身體又淘虛了。到了秋初時候，竟狂吐起血來；把個孝貞后和滿朝文武，急得走頭無路，傳了三四個御醫進去，日夜診脈處方。雖說把吐血止住了，但是那身體看看一天瘦弱，一天下去，咸豐帝知道自己是不中用了，便

把孝貞后和懿貴妃傳進來，日夜陪伴着。又常常問起孝貞后那聯軍的事體，孝貞后起初勸他不必勞心，且管養病，無奈咸豐帝一定要看奏章，孝貞后拗他不過，便把外間送進來的奏摺，每日由懿貴妃在牀前朗聲誦讀，給皇帝聽。纔知道恭王和各國公使商量，改在通州會議，外國人也不答應。皇上嚴諭恭王，須不失中朝體面；那恭王便不敢輕言講和，兩面相持不下。英法聯軍便惱怒起來，要立刻攻入海定；所有皇宮左右的禁衛軍隊見外國兵來了，便一齊潰散。恭王站脚不住，便逃到廣寧門外長新店裏去躲避；由瑞麟出面，和步軍統領文祥商量，把巴夏禮釋放出來。誰知這巴夏禮因為被中國皇家監禁，心中又慚愧又忿怒；他出來的時候，忿無可洩，便悄悄的走到圓明園裏去，放一把火。這時御林軍已逃得一個不留，園裏的太監們，見皇上走了，他們也散了。桃園，各各回家去了；祇剩得幾個老弱婦女在園裏，有誰能救得這火。這時西風又大，園裏的亭樓造得密密層層；一霎時滿園都延燒着了，祇見天上起了一片紅雲，可憐書棟雕梁，金迷紙醉的一座圓明園，足足燒了三日三夜，燒成了一片瓦礫場。這時做書的急要交代的是住在園中的四春；那牡丹春原生得最是聰明，他見宮中漢女，有被蘭貴妃捉去活活打死的，有私自逃出國去，被侍衛們捉回來活活吊死的；他知道都是漢女的打扮和旗女不同，在宮中容易辨識，一旦有事，也不容易逃走。他便刻意模仿旗女的打扮，平日和一班宮女十分要好，跟着宮女學得梳頭擦粉，以及旗女種種的禮節；他到高興的時候，一般的梳着大頭，穿着旗袍，脚下頓着粉底鞋，臉上擦着濃濃的胭脂，嘴裏說着一口十分流利的京片子，望去活似一個極漂亮的旗下宮妃。祇因他待太監宮女們好，那天皇上倉皇出走。

的時候，早有太監報信給他；牡丹春原是旗下女人打扮，得了這個消息，也便慌慌張張夾在宮女隊裏，逃出國去。他身邊原積蓄下幾個錢，便動身到天津，搭輪船直到蘇州，回到自己家裏；他母親還在，後來由他母親做主，嫁給一個讀書人，一雙兩好的過着日子。欲知其餘三春如何下落，且聽下回分解。

中國政府之外交，無一次不失敗；其初也往往輕敵而易於開釁，及外人一怒，則畏縮不前，雖有甚直之理，甚壯之氣，亦莫敢與之爭衡。又恆以不諳外情而一味恐懼，處處自暴其短；坐令外人攻吾之短，而予取予求。實則外人之舉，豈事事有理耶？外人之兵，豈人人可恃耶？苟吾能持之以正，鼓之以勇，何往而不得勝利？今則積重難返，推原禍始，庚申之役，階之厲也！

懿貴妃倉皇出奔，不耐顛簸，一種嬌啼宛轉情狀，活畫出一個寵妃模樣來；而對肅順之恨恨數語，便伏他日干政專權之兆。做小說須於不知不覺處伏下根脈，爲下文發展之需，自是能手。

百忙中補敘牡丹春平日如何用心，臨事如何出園；一筆不苟，一筆不漏。如此一百回大排場，寫來六變在手，一塵不驚；非富有局氣者不可。而一種故宮蕭索情形，自不覺流露於字裏行間，讀之令人悽然。

第七十四回

防懿妃文宗草遺詔

立怡王肅順奪國璽

却說：圓明園偌大一個花木勝地，被巴夏禮付之一炬以後，頓時烟消霧滅；那四春之中，要算牡丹春的結果最好。那海棠春進得園來，因想念金宮蟾想得利害，不到一年工夫，在咸豐帝最寵愛的頭裏，他便鬱鬱

而死。祇有杏花春得到皇帝寵愛的日子最多，他手頭積蓄的錢也最富；他在宮中，和誰都沒有交情，無論什麼人託他在皇上跟前說一句話，他總非錢不行。因此宮裏的人，沒有一個不啣恨他的。但是杏花春手頭的錢，一天多似一天；他有二十萬兩銀子，託他主母放在外面生息。此外零零星星三萬的五萬的，都由總管太監替他拿出去存放在錢莊裏。他自己屋子裏，還存着二三千兩黃金，此外金珠首飾，不計其數。祇因他平日待人不好，到了出事體的這一天，那班宮女太監們各自逃命，也沒人去通報他，待到天明，杏花春從枕上醒來，皇上已去了，園裏已是天翻地覆似的鬧成一片。杏花春正要起來打聽時，早有一班年老的太監宮女們，惡狠狠的打進房來，便在牀上大家齊動手，把杏花春活活勒死，把他所有的金銀珠寶，擄一個空。可憐一個脂粉嬌娃，他屍首挺在牀上，直到渾身腐爛，也沒人來收拾他。倒不如陀羅春進得園來，清清潔潔，每日在一座小庵裏長齋禮佛；宮中人人見他可憐，到皇上臨走的一天，便有管宮太監悄悄的告訴他。陀羅春自進園以來，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聽了太監的報告，他也不驚惶，依舊念他的經卷。直到園中的宮女太監們俱已走盡，便有一個小太監來勸他出園去。又說：如今園裏沒有人查問，儘可以放膽出園回家去。陀羅春聽說可以回家，不覺心中一動，便也略略收拾些細軟物件，跟着小太監走出庵來。看看滿園荒涼，到處塵封，他心中起了無限感慨；同心一想，如今家裏母親爲他死在宮裏了，便是要回去，也沒有家了。生成一個薄命人，便是出得園去，也沒有好日子過的。他便起了一個決心，這時正走到萬方安和的卍字橋上，看看那小太監在前面走着，他便出其不意的一聳身，向池心裏一跳；祇聽得撲咚一聲，那

池面很大，陀羅春一個嬌小身軀，早不知盪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時候園中靜悄悄的，四面不見一人，也無處可以求救；倒累得這小太監，對着池子大哭一場。這陀羅春溺水以後，到了第七天上，那圓明園便遭了火災；寂寂一座園林，一任那狂風烈燄把他捲得寸草全無。這個消息傳到行宮裏，把個咸豐帝氣得病勢越法加重；利害的時候，竟至暈絕過去幾回。那英法聯軍，又聲稱要攻打禁城；孝貞后得了這個消息，忙傳諭給恭王，叫他從速議和。這時有一個俄國海軍少將，名叫普查欽的，他見有機會可乘，便去鼓動俄國公使名伊格耶替葉幅的，出來排解；勸英法兩國和中國議和，照道光年間的和約，增加九條，法國也增加十條和約，把天津開做商埠，賠償英國兵費銀一千二百萬兩，賠償法國兵費銀六百萬兩。這和約奉到行宮裏，咸豐帝把端華肅順兩人召進宮去商議。那端華肅順兩人和恭王是素來不對的；當下看了這和約，便說道：大爺辦事如此不中用，照此下去，將來俺們還有好日子過嗎？咸豐帝這時也決不定主意，因為孝貞后和懿貴妃是素日與聞朝政的，便也把這一后一妃喚來，和他們商議。這孝貞后是忠厚人，見如此大事，却一時不敢下斷語。獨有那懿貴妃，他却大着膽侃侃而談。說如今兵臨城下，外國人不滿所欲，決不干休的；這事件錯在當初，那班着英牛鑑桂良花沙納混蛋手裏，當初事尙可爲，便一味的媚外誤國，不弱乞和，以致鑄成今天的大錯；如今天子蒙塵在外，京師危在旦夕，南有髮匪之禍，北有捻賊之亂，內訌未清，怎當得再有此外患？不如請佛爺乾機獨斷，就此准了他們的和約；一來外兵可以早日退去；二來佛爺也可以早日回鑾，在宮中養病，總比在這行宮裏諸事不便的強得多。一句話打中了咸豐帝的心窩，咸豐帝抱病

在外，原天天想回宮去；當下便依了懿貴妃的主意，批准了和約。一面諭令恭王收拾宮殿，繕修城郭；直到秋末冬初，纔把宮禁收拾停妥，聯軍也退出京了，仍由恭王領銜，籲請皇上皇后返蹕。誰知這時候咸豐帝大發起哮喘病來，住在行宮裏，一步也動不得；祇得暫把同鑾的事體攔起。懿貴妃帶了皇子載淳，早晚在皇上榻前侍奉湯藥；咸豐帝經此亂離之後，見了懿貴妃，想起從前的一番恩愛，便把從前的宿恨一齊忘去，漸漸的依舊寵愛他起來。懿貴妃見自己又得了時，豈肯錯過這個機會；他便拿出體己銀子來，在宮裏聯絡安崔兩個總管，又託崔總管暗地裏去聯絡他的姪兒榮祿。却說懿貴妃的母家，原有一個弟弟，名叫桂祥；懿貴妃住在天地一家春，最得皇上寵愛的時候，真是言聽計從。懿貴妃滿意要把他弟弟提拔起來，做一個京官，在外面也可以和他通通聲氣。誰知這桂祥却是一個傻子，雖做了京官，却還是獸頭獸腦的一點事體也不懂。懿貴妃看看自己的兄弟不中用，便改變方針，一意提拔他的姪兒榮祿；那榮祿是一個聰明刁滑的人，他得了功名，便在滿朝中拉攏；別人看他是寵妃的家裏人，自然另眼相看。不多幾年功夫，竟被他爬上滿尚書的地位，在朝中也頗有權勢。他見恭王是皇上親信的人，便也和恭王好；這恭王也不知不覺落在他彀中，兩人十分莫逆起來。如今見他姑母打發崔總管來聯絡他，姑姪一家人，沒有不幫忙的。彼此心照不宣；由榮祿去聯絡恭王，從此恭王也做了懿貴妃一黨的人。懿貴妃看看裏外部已打點停妥，他在皇上跟前，便慢慢的掌起權來；那孝貞皇后，原是不會說話的人，凡有外來奏章，都由懿貴妃讀給皇上聽。皇上這時精神十分衰弱，凡事都叫送孝貞后決斷去；這孝貞后又看懿貴妃生得比自己聰明有

才情，便諸事和他商量。後來懿貴妃索興獨斷獨行，自己在奏摺上批定了，再給孝貞后看；孝貞后心中雖不以爲然，但他也無意爭權，便一任他做去。自有一班朝中大臣，打聽得懿貴妃與聞朝事，便大家拿着整萬的銀子，走安崔兩總管的路子，去孝敬懿貴妃；懿貴妃得人錢財，與人銷災，便也替他們在皇上跟前說說好話。偶然說幾次，皇上却也不覺得；後來見懿貴妃儘替外面大臣們說好話，咸豐帝便覺得這妃子有些靠不住，心中便有些厭惡他起來。這時咸豐帝病勢一天重似一天，懿貴妃知道皇上是不中用的了，便想到將來自己的地位，緊拉着皇子，天天在皇帝榻前絮聒。說佛爺祇有這一個皇子，將來百年之後，總是這載淳繼承大統了；如今外面大臣，頗有主張立長君之說，佛爺何不趁現在立定了太子，免得日後俺娘兒吃虧。咸豐帝聽了，心知這是懿貴妃有意造謠；但是如今祇有這一個皇子，將來這個皇位，總是逃不了是他兒子的了，便也樂得答應他。又安慰他：不必多心，將來總傳位給你兒子，總給你陞做太后。懿貴妃聽了皇上這幾句話，心纔放下。皇帝害的是癆損病，那身體一天瘦弱似一天，精神一天委頓似一天，他心地却十分明白。他在病中，暗暗的留心懿貴妃的舉動，覺得外妃仗着自己將來可以做太后，便漸漸有些拔扈起來，有時甚至和孝貞后對口。不肯相讓，有時外面有奏章送進來，貴妃便不和孝貞后商量，竟自獨斷獨行批交出去。咸豐帝心知這貴妃將來是不得了的人，心中十分憤怒，覷着懿貴妃不在跟前的時候，皇帝便把肅順召到牀前來，這時孝貞后也陪在牀前。咸豐帝氣憤憤的對肅順說道：懿貴妃十分拔扈，留此人在世，將來必是皇家的大害；朕打算趁朕未死以前，賜他一死，除了宮中的大禍。那肅順聽皇帝說出這

個話來，嚇得他祇是爬在地下磕頭，只不說一句話。停了一回，皇上又說道：不然。朕留下遺旨，朕死以後，便將懿貴妃殉葬。孝貞后到底是忠厚人，聽了皇上的話，覺得懿貴妃甚是可憐，便替貴妃再三求恩，說懿貴妃生有皇子，母以子貴，萬歲便格外開恩，饒他一二。萬歲若賜他一死，將來皇子繼位，追念生母，叫他何以爲人？孝貞后說得聲淚俱下，咸豐帝也感動了，便說道：朕如今看在皇后面上，饒他一死；但是這懿貴妃是陰險刁刻的人，朕死以後，無人可制得他住，朕如今須寫下遺詔，使他不敢放肆。說着，便竭力支掌着從牀上坐起來，命肅順端過筆硯來，就牀上寫下遺詔道：

咨孝貞皇太后：懿貴妃援母以子貴之義，不得不尊爲太后；然其人絕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當專決。彼果安分無過，當始終曲予恩禮；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將朕此旨宣示，立即誅死，以杜後患。欽此。

寫畢，叫皇后在詔書上寫下名字，又叫肅順也寫下名字，便交給孝貞后收下。那孝貞后正要收藏，忽然又交還皇上，奏稱：這詔書也得傳示外臣，請恭親王來此寫上名字，將來萬一有事，也得內外相應。皇上聽了皇后的說話，也說不錯；更一面下諭傳恭親王奔訴，火速趕赴行在，一面暫把這遺詔收藏在枕邊。這時懿貴妃在皇帝左右，早已佈下耳目；他見皇上情形，對他一天冷淡似一天，心知有些不妙，便在背地裏囑咐安崔兩個總管，留心察看動情。這一天，皇上和皇后肅順兩人密議的時體，崔總管在窗外也略聽得一二；祇是不敢久站在窗下，怕被人看見，因此皇上說的話，他也不會聽得完全。心知是不利於懿貴妃的，便忙

去通報與懿貴妃知道；懿貴妃聽了，心中十分害怕，一時也估料不出什麼事體來，滿心焦躁，害他幾夜不曾合眼。恰巧有一個機會到了，皇上病了多日，身體睡在牀上，骨瘦如柴，覺得十分酸痛，頗想人在身上搥搥。那時有一個姓陸的御醫，他是懂得推拿的，便按着穴道替皇上推着；皇上依舊是個不舒服。後來管總管喚一個太監，名叫李蓮英的進來，替皇上按摩着。這李蓮英原懂得這按摩法子的，當下替皇上按摩着，經過他按摩的地方，筋骨都十分舒適；按摩到胸口，皇上便沉沉睡去。從此皇上十分歡喜這個李蓮英，每日非把他傳進宮去按摩一次不可。這李蓮英也十分乖覺，他趁皇上閉上眼睡去的時候，便抬起頭來留心看屋子裏的情形；他一眼見皇帝枕頭邊露出一隻紙角兒來，祇見得「其人絕非可倚信者」一句。他知道這一張紙，總與一個人有利害關係的；他一轉念，便想到懿貴妃，莫非這上面說的便是懿貴妃麼？他便大着胆，伸過手去，把紙角兒拉出來一看，把遺詔上的話，統統看在肚子裏。這時李蓮英身後站着一个人，便是崔總管；他們原是通同一氣的。李蓮英也不在意，正想把這遺詔偷下來。忽然孝貞后走進房來了，崔總管拿靴尖兒輕輕的踢着他；李蓮英忙縮住手，拿一方手巾遮住那遺詔，退出來急急去告訴懿貴妃。原來這李蓮英是懿貴妃極親信的人，進宮的年數雖不多，却深得懿貴妃的寵用。他原本是河間地方人，在一家硝皮鋪子裏做學徒的，人家都喚他皮硝李。家裏十分窮苦，常常不得溫飽。那河間地方人，有許多是在宮裏做太監的；崔總管恰巧住在他鄰近，有時見崔總管告假回家，拿着許多金銀回來，又說宮裏如何好玩，如何有勢力。這時李蓮英年紀祇有十六歲，却十分勇敢；聽說宮中如此好玩，便瞞住了父母，把自

己下身東西割去了，痛得暈絕過去。他父母急請醫生，用藥搽抹，止住了血；他在牀上睡了三四個月，便平復了。他趕進京去，找到崔總管，求他帶進宮去，當一名小太監；崔總管留他住在自己下處，守候機會。過了幾天，恰巧懿貴妃要僱一個年輕的太監當梳頭房裏的差使，崔總管便把李蓮英領進宮去；懿貴妃見他面目清秀，語言伶俐，便也歡喜了。又叫他試試梳頭，這李蓮英原是專是在女人身上用工夫慣的，他服侍起女人來，溫存體貼，斌媚玲瓏；如今第一次替懿貴妃梳頭，便格外小心。懿貴妃十分愛惜自己的頭髮，又是怕頭皮痛的；因此李蓮英便放出輕靈的手段來，替懿貴妃梳成一個頭，非但頭皮一些不痛，頭髮一絲不脫，且那頭樣子梳得玲瓏剔透。最叫懿貴妃歡喜的，他能每天換一個頭樣子；而且他換的樣子，越換越好。看每一個樣子，總有一個吉利的名字；什麼富貴不斷頭，天下太平頭，一團和氣頭，龍鳳雙喜頭，懿貴妃的脾氣，最是愛吉利的；如今聽見這許多吉利的名目，不由得他不歡喜。再加李蓮英生成一張利嘴，到沒事的時候，搬些鄉下故事，村莊野話出來說說，又對上了懿貴妃的勁。懿貴妃最愛聽故事，到氣悶的時候，便傳李蓮英進房去講故事；李蓮英肚子裏故事真多，天天說着，也沒有說完的時候。他人又生得聰明，無論什麼笑話故事，都能隨嘴編排得出來；說到發笑的時候，引得懿貴妃笑得前仰後合。伸手打着他，罵他小鬼頭！李蓮英又天生成一副媚骨，任你如何打他罵他，他總是花眉笑眼的；懿貴妃到憤怒愁苦的時候，全靠着他解悶兒。李蓮英還有一件絕技，叫人歡喜的。他自幼早學得一副好嗓子，無論南北小調，京陝戲曲，他都能唱；而且唱來抑揚宛轉，十分動聽。這一件又對上了懿貴妃的胃口。懿貴妃原是愛唱的，自從有

了這李蓮英，有時跟着學幾句詞兒，有時靜靜的聽他唱幾折京調；聽到高興的時候，便也夾在裏邊對唱着。滿間屋子，祇聽得他兩人咿咿啞啞的唱聲。李蓮英又最能體貼女人的心理，凡是女人的苦處，女人的性格，他都體會得出來；和那班宮女們談起天來，句句說在女孩兒們的心窩裏。因此上上下的宮女們，都和他好。李蓮英又懂得按摩的法子，懿貴妃每到骨節酸痛的時候，便傳李蓮英來替他按摩。說也奇怪，他按摩的時候，叫人渾身舒服，口眼都閉。因此種種，懿貴妃十分寵愛他，每晚留他睡在榻傍；到清醒的時候，和他談些家常事體。李蓮英也能迎合意思，屈意對答。懿貴妃如此寵愛李蓮英，倒把崔總管疏淡下來；李蓮英心中感激貴妃的恩德，便處處幫着貴妃。如今在皇上枕邊，見了這張遺詔，便急急來告訴貴妃知道；貴妃聽了，一時無法可想。打聽得皇上病勢十分沉重，他便天天帶了皇子去坐在皇上榻前，借此也可以監督着皇后的舉動。這時恭親王奔訢也到行在來過，也在遺詔上寫了名字；實在恭親王暗地裏已入了懿貴妃的黨，便暗暗把這消息去告訴榮祿。這時大學士肅順，鄭親王瑞華，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左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等一班大臣，天天秘密商議；祇怕將來懿貴妃仗着幼子的勢力，竊弄大權，便打算俟咸豐帝死後，公勸怡親王載垣為嗣皇帝。載垣知道懿貴妃生有皇子，自己強奪皇位，祇怕羣臣不服，便說皇子年幼，假託當今皇上有遺詔，命他為監國攝政王。無奈肅順等一班人不答應，這件事體還不曾議定，那咸豐帝死在烟波致爽殿上了。這時肅順一班人，一不做，二不休，索興自稱為贊襄政務大臣，說大行皇帝遺詔，立怡親王載垣為嗣皇帝，改年號稱祺祥。

元年。又傳諭留京外王大臣恭王榮祿等，不必奔喪；不日當奉梓宮返京。這時懿貴妃早料到肅順的計謀，皇上一死，他便把那顆傳國璽收藏起來；待到肅順進宮去，向孝貞后索取國璽。孝貞后這時見肅順來勢兇兇，深怕出了什麼變故，便也幫着懿貴妃哄着肅順道：那傳國璽早被六王爺帶進京去了。那肅順聽說玉璽不在行宮裏，便急於要進京去。這裏懿貴妃看看事體緊急，便抱着皇子載淳，跪在孝貞后面前，求他幫助。那孝貞后看懿貴妃說得可憐，又想他生有皇子，這大統總應該皇子繼承下去，便把懿貴妃扶起來，答應幫助他。懿貴妃便寫了一道詔書，蓋上國璽，暗地裏打發膳房總管喜劉，星夜趲程進京去，送給醇王恭王榮祿三人，叫他們按計行事。這裏肅順要把后妃兩宮留在熱河，自己先奉梓宮進京去，無奈孝貞后不答應。肅順沒法，祇得請孝貞后奉着梓宮一塊兒進京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同分解。

四春結局，各如其分；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牡丹春以慧生，杏花春以財死，海棠春以想思死，陀羅春以潔身死。陀羅春之死也，雖在亂離之際，尙有小小太監憑欄一哭，而杏花春徒多金銀，其死也戕於衆人之手，陳屍荒宮，欲求一棺而不得，多財之害亦甚矣！

懿妃之奸，文宗早燭之，而不忍一下辣手；肅順亦早料之，而不敢一發諸諫諍。即孝貞后亦明知之，而一味姑息以避嫌；坐使黨羽滋蔓，有難圖之嘆。及肅順矯詔，則又未與孝貞聯合，操之過切，致遭失敗。

第七十五回 除異己慈禧有急智 燭奸謀安后運獨斷

却說肅順原打算先奉梓宮進京，向恭王要了國璽，立怡親王載垣做皇帝；誰知孝貞皇后却看出了肅順

的計策，便不許他先進京去，又說要和懿貴妃一塊兒奉梓宮進京。肅順無可奈何，祇得遵了孝貞后的懿旨，一同進京。他和端華在暗地裏派了怡親王的侍衛兵，名說是保護后妃兩宮的，實在是打算在半路上動起手來，把懿貴妃母子兩人殺死，祇奉孝貞后進京去。誰知懿貴妃也早早料到有這一着，那喜劉送詔書進京去的時候，便又諭令榮祿帶了四千禁兵，到熱河來保護幼帝。這裏梓宮正出得城，那面榮祿的人馬也到了，兩面碰得正着。肅順見有一枝禁兵保護着懿貴妃母子二人，榮祿跟隨着懿貴妃，又是寸步不離。一路上行來，苦沒有下手的機會，把個肅順急得祇是在馬上嘆氣。但是還想自己帶領侍衛兵，先一日進京，還可以假託先帝的遺詔，把懿貴妃廢了名號，又把幼帝載醇拒絕在城外，自己在城裏奉載垣做了皇帝。那時生米煮成熟飯，也不怕懿貴妃不奉詔。祇因此時行宮裏出來一行人馬，是梓宮在前面，肅順帶領侍衛兵馬，算是保護梓宮，緊跟在後面；孝貞后和懿貴妃的車仗，又在肅順一班人後面。榮祿帶領禁軍，保護兩宮，又在後面。大隊人馬，在路上走得很慢，走了許多日子，看看快到京城了。懿貴妃也料定肅順有這麼一着，他趁打尖的時候，在行館裏和孝貞后商量停妥，却叫兩個宮女假扮着后妃兩人，坐在后妃的車子裏，自己却僱了幾輛輕快的車子坐着，叫榮祿撥一小枝人馬，暗暗的保護着，從小路抄在梓宮前面，飛也似的趕進宮去。孝貞后和懿貴妃到得京裏，肅順等還在路上；懿貴妃便把恭王醇王，大學士周祖培，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麟，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璽，鴻臚寺少卿曹毓瑛，一班心腹大臣，進宮去連夜密議。又把傳國璽給大臣們看過，議定奉幼主載淳為皇帝，改年號稱同治元年；諸事停妥，第二天恭親王派

大隊人馬去駐紮在大清門一帶，以備迎接梓宮。一面又在太和殿上預備燈綵，作爲奉安梓宮百官行禮的地方。直到第三天上，那怡親王載垣和端華先進城來。孝貞后便吩咐把詔書向兩人宣讀。端華大聲說道：我輩未曾入城，詔書從何而來？恭王說：現有傳國璽在此。怡親王也說道：小王承先帝遺旨，監國攝政，如今皇子年幼，非我允許，無論太后貴妃，都無權召見臣工。正說着，榮祿從裏面出來，說：太后懿旨，把兩人拿下。便有兵士上前來擒住，又有侍衛上前來脫去兩人的衣帽，擁出隆宗門，打入宗人府監禁起來。這時肅順正護送梓宮，走到密雲地方打尖，醇王便秘密宣召神機營大祥子大文子，星夜趕到密雲去捉拿。這時肅順正在臥室裏，擁抱着兩位如夫人，睡在牀上，聽說醇王派人來捉拿他，他便咆哮如雷。在臥室中大罵兵士打破房門，一擁上去，把肅順捉住，帶上腳鐐手拷，暫送宗人府去監禁。這裏兩宮皇太后和同治皇帝，都是全身孝服，素車白馬出皇城大門，把梓宮迎接進城，奉安在太和殿，都行過禮。然後同治帝陞殿，受百官朝賀。畢，便下諭旨定肅順、端華、載垣一班人的罪。諭旨上說道：

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卽以贊襄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爲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事之諭。載垣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奏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敢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襄贊朕躬，不能聽命於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摺，亦屬餘多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

足；且屢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在離間。此載垣肅順端華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旨，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於召對時，辭氣之間，互相抑揚，意在構釁。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條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將載垣等凌遲處死；當即召見議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惠親王惇親王奕誼，醇郡王奕譞，鍾郡王奕詝，睿親王仁壽，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刑部尚書綿森，面諭以載垣等罪，不無有一線可原。茲據該大臣等僉稱載垣端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支，以身罹重罪，應悉棄市，能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獨欺陵朕躬爲有罪也。在載垣未嘗不自恃爲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典；豈知褒贊政務，皇考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即照該王大臣等所擬，均即凌遲處死，實屬怙罪相嘗；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尚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寬貸之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着加恩賜令自盡。即派肅親王華封，刑部尚書綿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令其自盡。此爲國體起見，並非朕之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不忍，着加恩改爲斬立決；即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

住監視行刑，以爲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爲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班次在前，情節尤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職，發往新疆效力，均屬罪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凶愆放張，受彼箝制，實有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尙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壽，着卽革職，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免其嚴誥；兵部尙書穆蔭，卽革職，改爲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均着卽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欽此！

煌煌一篇上諭，全是懿貴妃的主意。這時載淳做了皇帝，懿貴妃也陞做太后；孝貞太后住在東面，宮裏人稱東太后，懿貴妃住在西面，宮裏人稱西太后。當時肅順在宗人府裏接了聖旨，便十分憤怒，大聲對載垣、端華兩人說道：「你們當初不聽我的話，把事體弄糟到這個樣子！原來咸豐皇帝臨危的時候，肅順便勸怡親王先把國璽偷了出來，再行調動兵隊，看住兩位太后和幼主，不放他們進京去。一面下諭，革去恭王榮祿一班人的職，奪去他們的兵權，然後回京行事。那時怡親王胆小，不敢下手，那傳國璽又落在西太后手裏；大事已經去了。又放兩宮先回京去，和恭王榮祿從容部署，自己又守着笨重的梓宮，直比太后遲三日纔到密雲，坐令絕好機會，生生的敗在怡親王一人手上。當時肅順口口聲聲怨恨怡親王，怡親王也無話可說，祇得聽憑華封、綿森兩人把他押到宗人府空屋子裏去自盡。這裏肅順有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戴齡，押着他出宗人府來，直押到西市去行刑。那沿路看熱鬧的人，人山人海，見肅順肥身面白，因在國喪

期內，穿着白袍布靴，反綁着坐在牛車上。那犯人過驛馬市大街的時候，道傍的小孩都歡呼着道：肅順這奸賊！你倒也有今天！這一日嗎？還有許多讀書人，聽說肅順殺頭了，便大家呼朋引類的坐着車子，帶着酒菜，到西市去看熱鬧；一面歡呼暢飲，一面抓些泥土，向肅順臉上擲去。一霎時肅順一張白白胖胖的臉上堆滿了泥土。劊子手舉刀吃嚓一聲，把肅順的腦袋砍下來；便見人叢裏走出一個少年來，嘆的在睿親王馬前跪倒，滿臉淌着眼淚。睿親王問是什麼人？那少年自認說是已故大學士柏葑的兒子，他願出一千兩銀子，把肅順的頭買去祭他冤屈死的父親。睿親王也知道柏葑死得冤枉，又看那少年哭得厲害，便答應了他；那少年便拿出一千兩銀子來，賞了劊子手，捧着肅順的頭回家去，請了許多親友來看他祭人頭。說起那柏葑，在咸豐八年的時候做大學士；他雖是滿人，却也常常放出去做主考。這一年，恰恰點柏葑做了北闈的主考；便有人告發，說他鈎通關節，將一個戲子名平齡的取中了。他們旗下的公子哥兒，原愛唱戲高興的時候，串着班兒，算不得一回事體。況且捐了監生進考場，原講不得出身，祇看文章便了。無奈那肅順正在專權的時候，他有意要興大獄，在文宗跟前說了，把那時北闈的同考官，一網打盡；從同考官起，直到舉人殺頭的有五六百人。祇有那時一個副考官名朱鳳標，因害眼請假，不會入場，祇革了職，逃了性命。刑部會審下來，把柏葑的罪立了斬立決；那班滿大臣，都替他在文宗跟前跪求。無奈文宗聽信了肅順的話，再也挽回不過來。當時對大臣們說道：朕不是殺宰相，朕是殺考官。到行刑這一天，柏葑照規矩戴着沒有纓子的帽子，穿了玄色外套，步行到菜市口去謝恩以後，靜候聖旨，又叮囑他兒子在夕照寺守候。他兒

子正要走時，忽見刑部尚書趙光，嚎咷大哭着跑來。這時時辰已到，劊子手不容他說話，便跪請柏大人升天。柏被臨死的時候，便囑咐他兒子，不要忘了殺父之仇。祇聽得吃嚓一刀，人頭落地。當時有人輓柏被道：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聖德；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鑒孤忠。

如今柏被的兒子，居然也守到肅順殺頭的這一天；不但是柏被的兒子快活，便是全個京城裏的讀書人，都人人快活。天大一件事體，全仗西太后一人的智謀，把同治皇帝的天下打了下來；同治皇帝便上母后皇太后的尊號，稱為慈安皇太后，上聖母皇太后尊號，稱做慈禧皇太后。由恭王領銜，奏請兩宮垂簾聽政；殿上掛着簾子，慈安太后坐在東面，慈禧太后坐在西面，同受百官朝拜，同聽朝政。慈安太后原是一個忠厚人，又是不善於辭令的；凡有王大臣對事項，總由慈禧太后問話。慈禧太后的說話，又流亮，又是殺辣？大臣們聽了，個個害怕。但是每到了緊要關頭，慈禧太后却不要自己做主，總要和慈安太后商量了，纔肯傳諭。這慈安太后見慈禧的才具聰明，都高出自己以上，便凡事儘讓這些；但是每遇慈禧說話有錯的地方，慈安却正顏厲色的規勸他，從不肯附和的。在慈禧的意思，早想把這聽政的大權攬在自己掌握中；祇怕的慈安辦事嚴正，沒有機會可以下得手。但他在暗地裏，外面聯絡着姪兒榮祿，內裏買服了安崔兩總管和李蓮英，叫他們隨時偵探東太后的舉動，預備抵制的手段。獨有慈安太后辦理朝政，一秉至公；他凡事託恭親王做主，說俺們娘兒，原不懂什麼事體，祇請六爺忠心爲國，替皇上辦事不錯，遇事奏明一

聲便了。恭王領了慈安太后的諭旨，便常常進宮奏事，商議朝政；慈安太后知道會國藩是一個好官，便把從兩江總督陞做大學士。後來何桂清失陷了城池，刑部議定斬罪；何桂清却暗暗的託同鄉同年同官在京裏的十七人上奏摺，替他求情，說何桂清如何無罪，又拿了整萬銀子去買通榮祿，求他在慈禧太后跟前說好話。他們認是慈安太后是不管事的，便不把慈安攔在心上；誰知這一回，慈安太后獨依了太常寺卿李棠階的奏本，下諭命斬了何桂清。諭旨上說何桂清臨陣脫逃，罪無可貸；這樣辦了一辦，把全國的將士嚇得人人膽寒。慈安太后又把李棠階調入軍機，一年之中，官陞列尙書；後來那將軍勝保，打了幾次勝仗，便十分驕傲橫暴，又十分貪淫。李棠階知道了，痛痛的參了他一本，慈安太后便赫然震怒，把勝保捉來關在刑部大牢裏，審問明白了，便下諭賜死。這時會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一班漢大臣，打髮匪打捻匪打回匪，屢立戰功；慈安的主意，便下旨封他侯爵伯爵，慈禧太后一向認慈安太后是懦弱的，如今見他殺殺辣辣的辦了幾樁事，不覺有些膽寒起來；他回宮的時候，便召安得海來，和他商量。那安得海是慈禧太后寵用的人，莫說是宮裏，便是滿朝中，他的權柄最大；常常仗着西太后的勢力，壓迫一班王公大臣。這時恭親王的權柄也不小，那恭親王又是慈安太后親信的大臣；他見安得海如此跋扈，早心中懷着憤怒。遇見慈安召見的時候，便奏稱安得海知何貪賊王法，越分專權；那安得海却睡在鼓裏，依舊是橫行不法。他在外面，便處處恭慈禧太后拉攏；有許多大臣，都入了慈禧的黨。慈禧的同黨，一天多一天；那安得海的權柄也一天大一天。如今慈禧太后，把安得海傳進宮裏，告訴他說：如今慈安太后漸漸的擅權了，動不動殺大臣

辦將軍，你須小心些，在外面不要招搖得太厲害，當心犯在東太后手裏，不是玩的。誰知那安得海聽了，並不害怕，還氣憤憤的說道：「害怕他怎的？皇上是俺們太后的皇上。東太后的威權，無論怎的大，總蓋不過俺們太后上面去。」皇太后原是和東太后客氣，凡事儘讓這些奴才看來，如今皇太后再不能講客氣了，俺太后讓一步，東太后便進一步，照着這樣下去，莫說俺們做奴才的，將來沒有飯吃，就是俺太后將來，也沒有立足的地方了。這幾句話，正說在慈禧太后的心眼兒上，便點點頭說不錯。從此以後，安得海常常在慈禧太后眼前獻計，如何專權，如何結黨，又常常出宮到榮祿家裏去商量事體。那恭親王也在背地裏，隨處偵探安總管的行爲；他們的事體，恭親王統統知道，常常去奏明慈安太后，要下安得海的手。那慈安太后總礙着慈禧太后的臉面，不好意思動手。有一天，恭親王爲江南的軍務，進宮去見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叫去請慈禧的意旨；那恭親王走到西宮門口，祇見安得海在前面走着，也走進西宮去。那安得海明明瞧見恭親王，他也不上前去招呼，竟大模大樣的走進宮去；恭親王心中不覺大怒，待到恭親王走進宮去，却被太監們擋住了，說太后有事。恭親王沒奈何，祇得忍着氣，在宮門外候着；誰知時候到天色快晚，還不見傳見。把個恭親王氣得不住的頓足，氣憤憤的走出宮去，見了醇親王，便說道：「安得海這奴才如此無禮，俺非殺他不可！」原來這一天慈禧太后在宮中，儘和安得海商量到山東去採辦龍衣的事體，却不會知道恭親王在宮門外請見；那安得海原是看見恭親王進宮來的，却故意不叫太監們通報，有意捉弄恭親王的。安得海得慈禧太后的密旨，便悄悄的出京，動身到山東，預備下江南，替慈禧太后織辦龍衣錦緞去。照清宮的祖宗成法，

做太監的，不許出京城一步；如查得太監出京城的，便立刻就地正法。如今這安得海出得京來，非但不知道隱瞞，反沿途招搖，借着慈禧太后的威勢，自稱欽差大臣，一路上騷擾地方，逼勒官府。那山東地方官，被他敲詐得叫苦連天。他坐着大號太平船兩隻，船上插着日形三足烏旗，一面船傍又插了許多龍鳳旗幟，帶着許多美貌的童男童女。又沿途傳喚官妓，到船上供差，品竹調絲。船在水中央走着，兩岸閒看的人，站得密密層層，好似打着兩重城牆。船過德州，正是七月二十一日，是安太監的生日。安得海便在船中大做起生日，在中艙裏陳設着龍衣，有許多男女，上船去對他拜着。這消息傳到德州知州趙新耳朵裏，知道太監私自出京是犯法的事體，便親自帶了衙役，趕上去查拿。那安太監的船已去遠了。趙知州不敢怠慢，便親自進省去稟報山東巡撫丁寶楨知道；接着又有各府縣的文書寄到，衆口一詞，說安太監如何騷擾地方，逼勒官府。那丁寶楨聽了大怒，一面動公文給東昌濟甯各府縣，跟踪追拿；一面寫了一本密奏，八百里文書，送進京去，專奏與慈安太后知道。這一天，恭親王正在軍機處，接到了這一本奏章，一看，也不覺大怒，便袖着這奏本，匆匆趕進宮去請見慈安太后。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煌煌諭旨，往復千言；深文周內，亦毫無事跡可言。皇家爭立之事，原無曲直可言；成則爲王，敗則誅爾。而一方面必欲官樣文章宣佈其如何如何有罪，在已有如何如何有恩，愈無理路可言，而愈不覺其言之冗長。在後人視之，亦徒覺其拙耳！

肅順固一時之幹才，徒以謀非其人，卒至事敗垂成，而叢罪於一身；於以見任大事者，不能與豎子謀。

耳。且有幹才者，好以察察爲明，其寃殺柏薇一役，令天下儒生咸懷怨恨；及至身死西城，萬民稱快。不知者謂除一大奸，實則肅順者，徒以有才而無善馭之人耳。

陰險之人，貌順而心恨；正直之人，外剛而內柔。慈禧與慈安兩太后似之。慈安持朝以正，則慈禧貌爲柔順以讓之，然其外愈柔，則其內愈剛。鈞結內外，佈機立黨，彼正直者，大都以坦白持之，平日無所防閒；而不知禍機之伏，一發不可截，此君子常敗，小人常勝。

第七十六回 安得海好貨取禍 鄭親王貪色遭殃

却說恭王接了丁寶楨一道密摺，知道安總管私自出京，在山東地方十分騷擾；他看了這奏章，不覺又憤怒，又歡喜。憤怒是憤怒，安得海膽大妄爲，歡喜是歡喜，安得海惡貫滿盈，如今趁此機會，可以殺了安得海，重振朝綱。恭王進宮去時候，已把殺安得海的諭旨擬就，連丁寶楨的奏摺，一齊上呈慈安太后觀看；慈安太后看了大駭，說道：這奴才如此妄爲，還當了得！他如今連俺家的祖訓也不顧，俺也顧不得西太后的情面了，總是國法家法要緊。說着，立刻在那諭旨上用了印，恭親王拿着就走。這時西太后正由太監李蓮英傳了一班戲子來，正在長春宮裏聽唱戲；西太后於戲曲一道，是很有心得的，如今傳的，又是內城的著名角兒，早把個西太后聽出了神，所以恭親王在暗地裏進行殺安得海的事體，西太后那邊一點風聲也沒有。那丁寶楨上了密摺以後，不多幾天，便接到內廷密旨。丁寶楨看時，見那諭旨上寫道：

據丁寶楨奏，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德州知州趙新，稟稱七月間有安姓太監，乘坐太平船二隻，聲

勢炫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上有日形三足烏旗一面，船傍有龍鳳旗幟，帶有男女多人，並有女樂，品竹調絲，兩面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係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在訪拏間，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飭屬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深堪駭異。該太監擅自遠出，並有種種不法情事；再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着馬新貽張之萬丁日昌丁寶楨迅速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如該太監聞風折回直境，即着會國藩一體嚴拏正法，儻有疏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跡近匪類者，並着嚴拏，分別懲辦，毋庸再行請旨。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安得海正法以後十天工夫。慈安太后又命恭親王擬第二道諭旨。上面寫道：

本月初三日，丁寶楨奏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乘坐大船，捏稱欽差，織辦龍衣，船傍插有龍鳳旗幟，攜帶男女多人，沿途招搖煽惑，居名驚駭等情。當經諭令直隸山東江蘇各督撫派員查拏，即行正法。茲據丁寶楨奏，已於泰安縣地方將該犯安得海拏獲，遵旨正法；其隨從人等，本日已諭令丁寶楨分別嚴行懲辦。我朝家法相承，整飭宦寺，有犯必懲，綱紀至嚴。每遇有在外招搖生事者，無不立治其罪。乃該太監安得海竟敢如此膽大妄為，種種不法，實屬罪有應得；經此次嚴懲後，各太監自當益加儆懼，仍着總管內務府大臣嚴飭總管太監等，嗣後務將所管太監嚴加約束，

俾各勤慎當差。如有不安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將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將該管太監一併懲辦。并通諭直省各督撫，嚴飭所屬，遇有太監冒稱奉差等事，無論已未犯法，立即鎖拿，奏明懲治，毋稍寬縱。

西太后見了這兩道諭旨以後，纔知道那安得海已經正法；他不覺又傷心，又憤怒，又慚愧，便也不顧太后的體面，氣憤憤的直趕到東宮去。那慈安太后正在宮中午睡，聽說西太后來了，還不知什麼事體，忙起來迎接；那慈禧太后進來的時候，身後跟着許多太監宮女，聲勢兇兇。慈禧太后待到走進慈安太后的寢室，也不向慈安行禮，氣憤憤的在椅子上坐；那臉兒氣得鐵也似青，祇是不做聲。倒是慈安太后笑吟吟的上去問道：「怎麼了，氣得這個樣子？」那慈禧太后見問，便放聲大哭，又撞着頭，又頓着腳；多少宮女上去拉勸，都勸不住。把個慈安太后嚇怔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慈禧太后哭到傷心的時候，便搶到慈安跟前，嘆的跪倒；一頭撞在慈安太后懷裏，揉搓着。一面哭喊着道：「太后原是正宮出身，俺是婢子出身；如今婢子犯法，求正宮太后賜我死了罷！弄得慈安太后好似丈六金身，摸不着自己的頭腦；祇得忍着氣，拿好話勸他起來。慈禧太后止住了哭，纔正顏厲色的質問慈安太后：『說殺安得海的事體，爲什麼不和俺商量？先帝在日，俺還不會封后，還常常叫俺商議朝政來；如今做了皇太后，這殺安得海的事體，爲什麼不和俺商量？却和六爺去商量？這不但六爺眼中沒有俺，這個皇太后，且在太后眼中，也明明是瞧俺不起。如今我不求別的，祇求太后賜俺一死，免得俺在皇上跟前丟臉。』老實說一句話，那安得海是俺打發他到山東去的；如今殺了安得海，明明是剝俺的臉皮，俺叫在宮中如何做得人呢？說着，又大哭起來。口口聲聲說：『請太后殺了我。』」

罷！這慈安太后是一個幽嫻貞靜的女子，如何見過這陣仗兒，早氣得手腳索索的抖，說不出一句話來；掙紮了半天，纔掙紮出一句：俺從此以後不問朝政了，諸事聽憑聖母太后管理去。本來皇上是聖母太后的皇上，俺祇求老死在宮中，吃一口太平飯兒，便也心滿意足了。慈安太后說着，也不覺流下眼淚來。兩宮正鬧得不得開交的時候，忽然說萬歲爺來了。這時同治皇帝也有十二歲了，身裁長得很高大，穿着輕衣小帽，十分清秀。他走進屋子來，向兩宮行過禮，便問皇太后爲什麼生氣。慈安太后便告訴他殺安得海的事體。原來同治皇帝年幼素來不問朝政，終日在皇宮裏游玩着，一切事體，都由兩位太后主政。所以殺安得海的事體，同治皇帝並沒有知道；如今聽慈安太后說了，纔哈哈大笑道：這個忘八羔子狗奴才！殺得好！慈太后聽皇帝罵人，把臉也變了顏色，忙站起身來同宮去。這同治皇帝也不理會，帶了諳達太監們，自己到苑內游玩去了。你道這同治皇帝爲什麼這樣切齒痛恨安得海？原來安得海在宮中掌權日久，那三、四、千太監，一半趨附他的，也有一半怨恨他的，也有安得海人又長得漂亮，專在西太后跟前伺候；西太后這時年紀也祇二十七、八歲，正在盛年的時后，又愛和太監們說笑，便有許多人說安得海並不是真太監，是外邊人混進宮來，行從前呂不韋和嫪毐的計策的。同治皇帝年紀雖小，人却十分乖覺，聽了傍人的言語，心中本已十分恨這安得海了。後來安得海得了慈禧太后的歡心，越法不把別人放在眼裏，他連皇帝也侮辱起來了。有一天，他正和一班太監們站在太后寢宮的廊下說閒話，遠遠的見皇帝走來；那太監們個個垂下手，上去請過安。惟有那安得海不獨不上去請安，他連手也不垂下，那皇帝也大怒，便喝道：拉去用

家法！那安得海纔害怕起來，忙跪下來磕響頭求饒。慈禧太后在屋子裏聽得了，便把皇帝喚去了，反狠狠的拿皇帝訓斥了一場；說安得海是先皇手裏得用的奴才，便有小過失，也須先請太后的示，纔能動家法。幾句話把個小皇帝氣得在背地裏拿小刀砍着他玩弄的泥人的腦袋。伺候皇上的太監，問皇上什麼意思？那皇上狠狠的說道：是殺小安子。如今聽說安得海被慈安太后傳旨正法，皇上心中如何不喜。講到這位同治皇帝，因自小生長在圓明園和熱河行宮的，那兩處地方的宮禁，却没有大內一般森嚴；離街市又近，自幼兒便有太監們抱他到市上去游玩；後來長大起來，那市井一切游玩，和街道上熱鬧的情形，他都看在眼里。如今進得京來，自己又做了皇帝，殿陛森嚴，宮庭寂寞，把個活潑的小皇帝關得心中十分煩悶。便有一班小太監，伴着皇上，想出種種的游玩法子來，哄着皇上。什麼踢氣球，踢毽子，游水，跑冰，弄船，唱戲，各種遊戲都玩着；玩到高興的時候，皇上也夾在裏面玩。那恭親王的兒子戴澂，也和同治皇帝同年伴歲；同治皇帝在圓明園在熱河，都是戴澂和他做伴玩耍的。如今兩人多年不見了，同治皇帝把他傳進宮去，兩人依舊一塊兒玩耍。那戴澂又是一個淘氣的小孩子，在京城各處地方游玩，又學得許多淘氣的游玩法。他兩人都拿小太監做玩物，後來同治皇帝想出一個攢交的法子來。那攢交的玩兒，要身材瘦小，腰肢靈活；先拿一張板櫬，叫小太監站在板櫬上面，那上身向後彎轉去，手尖兒接着自己的腳後跟，肚子挺起，一個身體好似一個篋子圈兒，再把兩條腿摔過去，接着手尖兒。這樣子攢着，愈攢得快愈好；攢到七八十個，那板櫬上面的地位一絲也不許移動。那班小太監，初練的時候，不免腰肢生硬；被皇上用兩手在他肚

子上硬按下去，立刻吐出血來死的也有，把腰骨按斷的也有，從板樑上摔下來碰破胸袋立刻死的也有。一天裏面，總要弄死幾個小太監。任你太后如何勸說，他總是不聽。後來這攢交的事體，宮裏的小太監人會了；一時把這法子流傳到外面去，頓時京城裏面各戲園裏都學習起來。同治皇帝年紀到了十四歲，智識漸漸的開了。再有那載激在一傍提調着，便慢慢的找宮女玩兒去了，一時被他糟蹋的宮女，也不知道有多少。後來還是慈安太后暗地裏留心看出來，便對慈禧太后說，要給皇上提親事了。這時慈禧太后自從和慈安爭鬧過以後，便老實不客氣，凡事獨斷獨行；每天垂簾聽政的時候，遇有大臣們奏對，慈禧也不和慈安商量，也不待慈安開口，便自管自下諭旨。慈安看看沒趣，從此着着退讓，連臨朝也不臨了。恭親王雖是忠心於慈安的，但見慈安沒有膽量，自己又要保全性命，祇得轉過方向來，竭力去聯絡崔總管李太監；託崔李兩人，替他在慈禧太后前說好話。那慈禧太后起初知道殺安得海的事體，是恭親王主謀的；便把恭王恨入骨髓，常常想借別的事體，革去他的職。後來還是榮祿勸住，說六爺不但是皇家近支，且是先朝顧命之臣；再者，先皇有密詔在他們手裏，怕過逼他們狠了，他們索興拿出密詔來，於太后臉上不大好看。慈禧聽榮祿的話，果然不錯，便祇得暫時罷手；那榮祿却在暗地裏拉攏恭王，他知道恭王是一朝顧命，無論如何，總是排擠不開的。還不如籠絡他，叫他幫西太后的忙。這時恭王正勢孤的時候，見有人來招呼他，他樂得順水推船，倒在慈禧太后這一面，處處謹慎小心，聽慈禧太后的命令。這慈禧太后添了一個大臣幫助，却也把他從前的仇恨，一筆勾消。祇可憐把慈安太后撇在宮裏，冷冷清清的也沒有一個心腹

可以商量得的。但是在慈禧太后心中，還認做咸豐帝的密詔在慈安手中，還懼憚三分，不敢立刻下手。實則那張咸豐皇帝的密詔，早已不在慈安太后手中了，也不在恭王手中，却在醇王福晉的手中。當時李蓮英見了遺詔，去告訴西太后，西太后忙託人去求着醇王福晉。醇王福晉聽了，立刻套車趕進宮去。走進屋子，恰巧咸豐皇帝斷了氣，醇王福晉趁衆人不會到來的時候，忙在皇帝身邊搜得密詔，藏在衣袋裏。他滿擬拿去給慈禧太后看的，又怕從此多事，便拿半藏在自已家裏；哄着慈禧太后，祇說不會拿到。這一來，免得兩宮多生意見；二來，也叫慈禧太后心裏有幾分恐懼，不敢過於欺侮慈安，這原是很好的法子。到同治帝成年的時候，慈安和慈禧爲了皇帝大婚的事體，雙方又各起爭執。原來同治帝年紀漸漸長大起來，於男女之間的事體，也有些一知半解；再加同治帝在宮中隨處亂闖，宮女們也不避忌，那太監們閉空下來，攢三聚五的也喜歡講些風流故事。這一天，正是大熱天，午後，太后正息着宴；那班太監，圍坐在穹門口納涼，各人信口開河的說些閒話。內中有一個太監，便說起肅順殺頭的事體。說：肅順臨到砍頭的時候，還拿十分齷齪的話罵着西太后；劊子手拿刀口擱在他嘴裏，舌頭也割破，牙齒也碰落，他滿嘴流着血，還是罵不絕口呢。另一個太監接着說道：你們還不知道肅順的父親的一樁風流案件呢！肅順的父親，便是鄭親王烏爾棍布；肅順是姨太太生的。那姨太太，是同子家裏的女兒，原是好人家。有一天，鄭親王下朝來，車子過棧背胡同口，見一個絕色的女孩兒，心裏不覺大動；回到王府裏，時時刻刻想着這女孩兒。便喚一個心腹包衣姓趙的去打聽，打算買他來做小老婆。那姓趙的去一打聽，知道那女孩兒的父親是同子，

家裏雖很窮苦，但那女孩兒已說有婆婆家了。姓趙的也無法可想，照直的去回復鄭王爺。誰知道鄭王和那女孩兒，前世宛似有一劫的，他却非把這女孩兒娶來做小婆不可。限那姓趙的三個月工夫，務必要把那女孩兒弄到；便是化十萬八萬銀子，也是願意的。那姓趙的在急切中，想出一條計策來，恰巧那裱背胡同裏有一座空屋子，姓趙的去租下來住着，和那女孩兒的父親做朋友，做得十分知己，常常拿銀錢去幫助他。那女孩兒的父母，十分感激姓趙的。看看限期快到了，一時却也想不出下手的方法。這時候鄭王忽然接到管步軍統領衙門的差使，到任了第三天，忽然解到一批盜犯；那姓趙的忽然想得了計策，拿錢去打通強盜，叫他咬定那女孩兒的父親，說是他們的窩家。又故意埋藏在他父親家裏，把那女孩兒的父親捉來，和強盜一塊兒殺了頭。姓趙的又出面拿出銀來，替他家埋葬，又拿錢去周卹他母女兩人；另外又叫人假造了他父親在日的借票，到這女孩兒家裏去逼討得十分緊急。姓趙的又替他還債，把他母女兩人感激得什麼似的。那姓趙的又在暗地裏指使他地方上的青皮，闖到那女孩兒家裏去，調戲那女孩兒；故意鬧得給他婆婆家知道，說他那未過門的媳婦，是不貞節的。他婆婆家知道了，大怒，便退了那女孩兒的婚。那母女又是怨苦，又是窮困，便來和這姓趙的商議。姓趙的替他想法子，把他女孩兒去說給鄭親王做姨太太，又賞了他母親三千銀子。他母女兩人，到了這山窮水盡的時候，也無可奈何，祇得把這絕世美人斷送在王府裏。誰知道這女孩兒一進了王府，第二年養出一個男孩兒來，便是肅順，不多幾年，那鄭王便害惡瘡死了，那瘡名叫落頭疽，在頸子四周爛成一圈，直到頭落下來纔死。京城裏的劊子手，能把砍下來的

腦袋依舊縫在頸子上的那鄭親王的屍身也喚那劊子手縫上了頭纔收殮。最奇怪的，那姓趙的，同時也害落頭疽死了。那太監講完了這樁故事，忽然宵門背後轉出一個同治皇上來，把那班太監嚇了一大跳，忙上去請安。皇上倒也不理會，便找着那講故事的太監，問他道：那鄭親王千方百計的要了那女孩子來何用。又是什麼叫做小老婆？那班太監聽皇上問這個話，他們要笑又不敢笑，要說又不好說得。內中有幾個壞的，便在背地裏指導皇上如何如何玩弄女人。那皇帝聽了，覺得十分新奇，從此他見了宮女，便拉住了試驗，一時裏被皇上躑躅的宮女，不計其數。那宮女吃了虧，也無從告訴。這消息慢慢的傳到慈安太后耳中，便也和慈禧太后商量，要給同治帝大婚。慈禧太后却也有這個意思，便立刻傳諭禮部工部及內務府，預備一切。皇宮裏的規矩，皇帝大婚以前，先要選八個年紀稍長的宮女進御，名叫伺帳，司寢，司儀，司門。同治帝便選八個平日自己所心愛的宮女去，一一進御。又請皇上選定答應幾人，常在幾人，貴人幾人，嬪幾人，妃幾人，貴妃幾人，皇貴妃幾人。一一都挑選停妥，然後再挑選皇后。當時慈禧的意思，要挑選侍郎鳳秀的女兒做皇后；在慈安太后的意思，却歡喜承恩公崇綺的女兒做皇后。兩宮爲了這選后的事體，又大大的爭執起來了。在慈安的意思，說崇綺的女兒，面貌又美麗，舉動又端莊，今年恰好十九歲，雖比皇上年紀大幾歲，但也很懂得規矩，正可以做得皇后。像鳳秀的女兒，年紀祇十四歲，怕不能十分懂得人事；面貌既不十分美，舉動又是十分輕佻，怕不能母儀天下。這幾句話，觸惱了慈禧太后，說慈安有意劊他的臉，便大鬧起來。慈安太后這時早已被慈禧的威力壓倒了，見慈禧太后對他咆哮，氣得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得後慈安太后想出一個主意來，說：俺兩人也不用爭執，這是皇上的事體，俺們不如請皇上来，聽皇上有己挑選罷。那慈禧太后心想：皇上是自己的兒子，沒有不聽俺的說話的。當下便把皇上去請進來，說出這兩位格格來，請皇上自己挑選；這兩位格格，平日進宮來游玩，皇上也會見過。當下他便選中了崇綺的女兒，稱爲孝哲皇后；又封鳳秀的女兒做慧妃。這是皇上的主意，慈禧太后便不好說什麼。一時裏皇宮裏便十分熱鬧起來了。大婚的這一天，開了大清門，把個皇后從這門裏抬了進來；那慧妃却於早一日進宮，伺候着皇后皇帝。皇后告過天地，行過大禮，拜過宗廟，見過兩位太后以後，同治帝便坐大殿，受百官的朝賀。那座大殿蓋造得十分氣概，殿下面鋪著白石階級，共有二十層，兩傍白石圍欄，階的盡頭，四壁長廊。廊下支著朱漆柱子，窗櫺雕刻得極其精細。這時廊下站立了許多文武百官，都候著分班朝賀。望去殿上開着二十四扇長門，門上木櫺都雕出壽字來；殿裏面都拿金磚鋪地，磚上塗着黑漆，十分光滑。大臣們都上來爬在地下磕頭，皇帝坐在寶坐上。那寶座是黑色的，是拿橡木做成的，座上嵌着各色的玉石。這大殿後面，便是皇帝的寢宮，共有三十二間，陳設得十分整齊。皇帝的宮後面，便是皇后的寢宮，共有二十四間，留着三間，是給慧妃住的。皇帝和皇后的宮，雖十分接近，但前後不相連的；帝宮和后宫都有一條長廊，通着慈禧太后的寢宮，爲便於帝后往太后處請安起見。這原是慈禧太后的主意，吩咐這樣造的。同治帝自從娶了孝哲后以後，見皇后眉目明媚，舉動端莊，見了皇帝，溫婉而不輕佻。同治帝便十分寵愛，他夫妻兩人，常在宮中廝守着。皇后又是熟讀唐詩的，皇帝隨口讀出一句來，皇后便接下去背誦如流，皇帝越法歡喜他。

皇后在宮中，和皇帝說笑着，廊下守候的宮女太監們，從不會聽得皇后的笑聲的。祇有那慧妃，却是丁分輕佻；有時皇帝到慧妃房裏去，慧妃接着，便做出百般妖媚來。在廊下守候的宮女太監們，祇聽得屋子裏一陣一陣不斷的笑聲。後來給皇后知道了，便傳諭吩咐慧妃，叫他放穩重些。那慧妃仗着是西太后挑中的人，也不拿皇后放在心裏，依舊是諠浪嘯噉，調笑無忌，背地裏還在西太后跟前說太后的壞話。那孝哲皇后，原是西太后不中意的，聽了慧妃的話，越法沒有好臉，嘴待皇后了。每日皇后到西太后宮中去請安，西太后總是正顏厲色的對他說道：「皇上年紀輕，國家大事要緊，莫常留他在宮裏玩耍。」孝哲聽了西太后的排揎，真是一肚皮冤氣沒處訴處，虧得東太后却十分歡喜他，常常把他傳進宮去，安慰他幾句。給慈禧太后知道了，心中越法忿怒，常常對皇帝說：「慧妃十分賢明，便該常常親近他；皇后年紀輕，不懂得什麼規矩，皇帝不該迷戀中宮，致荒了朝廷的正事。」這幾句話，常常對皇帝說着，說得皇帝心煩起來，便也不敢常到皇後宮裏去了。西太后又派了人在暗地裏偵探着皇帝的舉動，見同治帝到孝哲后宮裏去了，第二天慈禧太后見了，必要嘮叨一大套，把個同治帝氣得從此不到皇后宮裏去了，也不到慧妃宮裏去，便終年獨宿在乾清宮裏。每到無聊的時候，便傳從前攢跣的小太監來，做着各種游玩事體來消遣。但是同治帝自從大婚以後，便換了一種性格；從前的玩耍，他看了一概沒有意味，任你小太監如何哄着玩着，皇上總是悶悶不樂。後來由崔總管弄了一班小戲子進宮來演唱，起初皇上看了十分歡喜；後來看了一齣游龍戲鳳，把皇上的一片春心，又鈎引起來，便悄悄的問小太監：「京城裏可有玩耍女人的地方？」那小太監都要討

皇上的好，便說這裏宣武門外某家姑娘，如何美貌；某家奶奶，又如何乾淨。皇上聽了，便賞了小太監許多瓜子金，叫他們瞞着人悄悄的陪皇帝到各處去玩耍。這皇帝玩出味來了，便終日在外面不肯回宮去；崔總管便是知道，也不敢多說。這皇上每月請過太后的安，坐過朝以後，便溜出宮門游玩去。皇帝在外面，自己稱江西陳拔貢。皇帝除玩姑娘以外，凡是茶坊酒肆，他都要去軋鬧熱。有一天，左都御史毛文達和滿堂官昶熙，在宣武門外春蕪樓酒店裏吃酒謔笑；忽然一眼見東壁廂一個漂亮少年坐着，身後站着一個小書僮。再細看時，那少年不是別人，正是當今皇上；他打扮做公子哥兒模樣，自由自在的一手擎着酒杯在那裏飲酒。皇帝也瞧見他兩人了，便向他們點頭微笑。慌得毛文達昶熙兩人總也不敢喝，急急跑下樓去，悄悄的去告訴了步軍統領；那統領聽了，嚇了一大跳，忙調齊兵馬，親自帶着要去保護皇上。被毛文達攔住了，說統領這一去，鬧得人人知道；聖駕倘有不測，你如何擔得下這個干係？再者，統領這一聲張，弄得當今不得自由自在游玩，反叫今上着惱；你我得不到保駕功勞，反要受聖上的申斥。這也何苦來？那統領聽了文達的話，却也有些躊躇起來。便問道：依大人的意思，怎麼樣纔能兩全呢？毛文達思索了半天，纔得了一個主意。便吩咐統領在衙門裏挑選了二十個勇健兵丁，穿了平常人衣服，到春燕樓去暗地裏保護着皇帝；倘然皇上到別處去游玩，也祇須在前後暗暗地跟着保護着，却不可令皇上知道。那統領官聽了，便依了他的意思，點派了二十名勇士出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安得海之死，聞以嫪毐術得太后歡，而動穆宗怒。孝欽命安往南方織龍衣，穆宗陽贊成之，密詔了葆

貞預爲備。及得海出都，過德州；知州趙新，卽稟報葆貞，葆貞飭東昌府程繩武追之。繩武躬笠屨，馳騁烈日中，躡其後三日，不敢動；乃復檄總兵王正起，率兵追之。及泰安，執安得海，解至濟南。奉旨以祖制內監不得出都門，犯者死無赦，卽就地正法。然則安得海名爲犯祖制，實則爲污亂宮庭，名爲死於孝貞，實則死於穆宗。或謂肆市之屍，乃得海隨身小璫，非其眞身；則奸人之計，亦狡矣哉！

婚姻之最不自由者，莫如帝王；而穆宗竟以一己之意，選定孝哲。然宮庭從此多事！穆宗竟迫而游狎邪，以喪其身；孝哲亦以端正而鬱鬱以終。蓋物以類聚，孝哲似孝貞，慧妃則似孝欽，安得不一死一生哉？

第七十七回 十年富貴奴凌主 一曲崑黃帝識臣

却說步軍統領密派着二十個勇健軍人，暗暗的保護着皇上；那皇上一到外面，大街小卷，沒有一處不要去游玩。後來他走到琉璃廠一家紙鋪子裏，去買玉版箋，看成了貨物，共要十二兩銀子；同治帝從懷中掏出一把瓜子金來付給店夥，誰知那店夥是不認識瓜子金的，他却不要。那小太監不問他要不要，拿着紙便走。店夥見他要白拿貨物，發起急來，托地從櫃臺裏面跳出身體來，伸手一把在小太監衣襟上扭住；另有一個夥計，從裏面走出來，把皇上當胸扭住。口口聲聲嚷說：「誑騙貨物的賊！送他到衙門裏去。」那時店裏掌櫃的也走出來，問着皇帝道：「你是什麼人？那皇帝說道：「俺是江西的拔貢姓陳的便是。」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忽然走進十多個雄糾糾的武士來，把兩個夥計的辮子揪住，說：「隨俺到衙門裏去！」那店夥便大嚷起

來，說道：世界反了！你不抓白撞賊，倒要抓俺做買賣的人？那武士聽夥計罵皇帝白撞賊，便揚起手來，正要打下去；還是皇上來解勸，說叫夥計拿了紙，跟隨俺回家拿錢去。武士聽了纔放手，那夥計沒奈何，祇得捧着紙跟在後面，灣灣曲曲的走去；進了城，又走了不少路，一抬頭，忽然見高高的午朝門，轟在面前。看看那主僕兩人，搖搖擺擺的走進午門去；這夥計害怕起來，忙把手中的紙丟在地上，慌慌張張的逃去。同治帝看了，不覺大笑；吩咐小太監去把紙拾起來，拿進宮去。第二天，依舊命小太監拿了銀子，到紙鋪子裏去如數給錢，慌得那紙鋪子裏的掌櫃不住的向小太監作揖打恭。小太監也不去睬他，逕自回宮來。過了幾天，同治帝獨召文祥進宮去，提起春燕樓吃酒的事，皇帝還說他多事；有那武士跟隨着，行動反多不便。文祥又磕頭，勸諫說：皇上萬乘之軀，不可冒此大險。同治帝如何肯聽，依舊偷偷的在外面游玩。有一天，出了後宰門，走過湖南會館，忽然對小太監說道：會國藩住在裏面，待朕看他去。走進會館，找到會國藩院子裏一間，會國藩出外去了。見對面有一間屋子，房門開着，同治帝便也直闖進去。屋子裏是一個湖南舉人姓郁的，這時正爬在坑上吃飯；見一個少年昂頭直入，也不招呼人，便在書桌前坐下。見書案上攤着一本文章稿子，那少年便提起筆來，隨手亂塗；到末後，寫着不妙兩字。那郁舉人正要上去攔住，這少年丟下筆，哈哈大笑去了。郁舉人看了十分詫異，問自己的僕人時，說這是來拜望會大人的客人，因為會大人出外未回，所以他信步到老爺屋子裏來的。郁舉人聽了，也猜不出是什麼樣人。待到晚上，會國藩回來了，郁舉人跑去問他，又拿塗抹過的文章給會國藩看，會國藩也猜想不出是什麼人。第二天，會國藩被召進宮去，奏

對完了，同治帝笑問：昨天怎麼不在會館裏？會國藩聽了，十分詫異，忙磕着頭說：臣昨天應恭王爺的召，在王爺府中陪飲。同治帝又笑說：你那對門住着的湖南舉人，好大模大樣的。會國藩聽了，知道皇上昨天又私自出宮來過了，便嚇得一句話也不敢對答。回到會館裏，把這情形告訴了郁舉人，纔知道昨天來塗抹文章的，便是當今皇上。嚇得那郁舉人會試也不會，收拾行李，一溜烟的逃出京去了。從此京裏大小官員，都不敢在外面行走；祇怕遇到了當今皇上，得了什麼罪名。但是同治帝越發游玩得得了意，依舊每日帶了小太監在外面亂闖。有一天，宣文門外土地寺裏有一個廟祝，正在打掃佛堂；外面下着大雨，忽然有一個少年抱着頭匆匆的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僮兒。看他主僕兩人，身上都被雨打溼了；這廟祝是熱心人，忙把他主僕兩人邀到後面屋子裏去，特意生着火盆，替他們拿衣服烤乾。煎着茶給他們吃。那少年一面喝着茶，一面問道：這廟裏沒有和尚的嗎？那廟祝說道：這裏祇有師徒兩個，和尚如今出外打齋飯去了。少年又問廟祝：今年多少年紀？在這廟中幾年？從前在什麼地方？那廟祝見問，便把手中的掃帚撐着，說道：我如今三十六歲了。來到這廟裏，已有四個年頭了。當初原在西關頭陳大人家裏做奴才的，俺是陳大人家自幼兒買去做書僮的，足足服侍了陳大人二十個年頭；四年前偶不小心，打破了一個古瓶，陳大人把奴才打了一頓，攆出門來，是俺無處可奔，因一向認識這土地廟裏的大師父，便投奔他來，當一個廟祝。廟裏香火十分冷靜，俺在這裏也十分窮苦。那少年問：在陳家當了二十年書僮，陳大人可會替你娶過媳婦，又可會給你幾個工錢？廟祝說：俺在他家二十年工夫，也不會看見一個大錢；娶媳婦的事，更不必說起。這少

年聽了，臉上有些動怒的樣兒，便問：如今你那陳大人在什麼地方？廟祝說道：早在三年前到廣東當海關道去了。少年又問：俺全國的海關缺分，什麼地方最好？那廟祝說道：這自然要數廣東的海關是第一個好。缺了，少年問他：你也想去做一做海關道嗎？那廟祝笑說道：大爺敢是和俺開玩笑呢！想俺不過做一個廟祝罷了，菜飯也不得飽，布衣也不得暖，那裏敢存這個妄想。少年聽了，接着說道：你既這樣說，俺便送你到一個菜飯飽布衣暖的去處去。說着，叫拿紙筆來。這少年便一揮而就，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印來，蓋上印，把字條兒交給廟祝。說：你明天拿去看步軍統領，自有好處。廟祝接了字條兒，心中將信將疑。這時天上雨也住了，他主僕兩人的衣衫也烤乾了，少年便告辭出去。那廟祝把字條兒藏着，到了第二天，果然拿着去見步軍統領。這時做步軍統領的，便是醇賢親王；他打開字條兒來看，認識是皇上的手諭，忙得他忙擺設香案，開着正門出來，把這廟祝接了進去，三跪九叩首，行過全禮。把個廟祝弄得摸不着頭路，祇得聽他擺佈。過了幾天，那統領便替他更換衣衫，打發兩個差官，帶着一角文書，送他到廣東，見他那舊主人陳大人去。陳大人見了公文，忙把海關道的印信交與廟祝，自己退出衙門。從此那廟祝做了海關道，他感激皇上的恩典，把歷任的積弊都查了出來，叫衙門裏的師爺替他上了一本。吏部派人查覆，把從前做過粵海關道的官員，都一齊革了職。這廟祝在任上四年，也不貪贓，也不舞弊；但也多了十六七萬家財，便做起富翁來了。後來同治帝知道了，便點頭稱贊道：朕識拔的人，到底不錯。這時同治帝在外面游蕩慣了，一天不出宮門，心中便悶悶不樂。皇上最掛念的，是後門外的一個涼粉擔兒；皇上每帶着小太監在後門外走過，

總要就擔頭去吃一碗。但吃了總不給錢的，在同治帝心中，也永不知有吃零碎食兒要給錢的一回事；那賣涼粉的見他品貌英秀，舉動豪華，認做王家的公子哥兒，也不敢向他要錢。這樣一天一天的吃着，差不多吃了四五十碗了。有一天，皇上又站在擔兒邊吃涼粉，恰巧傍邊也有三五個人站着吃涼粉，他們吃完了，便各各掏出錢來給那賣涼粉的。皇帝看了，十分詫異。便問那賣涼粉的：你要錢幹什麼？那賣涼粉的聽了，大笑，說道：真是公子哥兒！俺不要錢，家裏三五口人，那裏來澆裏呢？皇帝又說道：你既這樣，爲什麼不要銀子，却要錢呢？那賣涼粉的又笑道：這涼粉是賤東西，那裏說得上銀子；一兩銀子要買幾擔呢，怎麼可以賣得人的銀子呢？皇帝又問道：你既要賣錢，爲什麼不向俺要錢呢？那賣涼粉的知道他是貴家公子，便有意說着好聽話兒道：爺們肯賞光，已是榮耀了，那裏還敢向爺們要錢呢？皇帝聽了，十分歡喜，說道：俺吃你的涼粉也多了，今天俺想賞你；可是袋子裏沒有錢，俺便寫一張銀帖給你，你明天拿帖子去取錢可好嗎？那賣涼粉聽說有銀子到手，如何不願；便去在一家小酒鋪子裏，借過一副紙筆來。皇帝在紙上寫道：鈔廣儲司付銀五百兩。又打上小印，寫畢，把筆一擲去了。那賣涼粉的是不認識字的，拿着這銀帖去給酒店掌櫃的看；那掌櫃的看了，嚇了一跳。說道：你今天遇到的，是當今萬歲爺了；那賣涼粉的不信，說：那有這個事。那掌櫃的說道：這上面明明寫着廣儲司，這廣儲司在皇上宮裏，是皇上家的庫房，看你怎麼取去？那賣涼粉的聽了，纔害怕起來；把那張銀帖拿去藏在枕箱下面，壓着終是不敢到宮裏去拿銀子。他打算偷然再遇見萬歲爺，便把這張銀帖還他。後來他老婆知道了，日日夜夜在耳傍絮聒，逼他去領取銀子；那賣涼粉

的沒奈何，祇得硬着頭皮，闖進宮門去。手裏拿着銀帖，東碰西撞的問人，好不容易，果然給他找到了廣儲司裏，把這張銀帖呈上去。那司官問他：「這張帖子打那裏得來的？」那賣涼粉的，祇得老老实實的說道：「有一位爺，該了小的涼粉錢，拿這帖子賞小的；小的原不敢要，那爺說不妨事的，吩咐小的來領銀子。老爺們說給領便領，說不給領時，小的也不要了。那司官聽他說得有來歷，又看他是一個老實人，便吩咐他候着；一面拿着銀帖去轉稟堂官，堂官不敢怠慢，進宮去奏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便吩咐把皇上請來。停了一回，那同治帝進來，慈禧太后便拿這銀帖給他看；同治帝便認這是朕賞給後門外賣涼粉的。慈禧太后見皇帝認了，便吩咐堂官叫照數給那賣涼粉的，俺們不要失信於小百姓。那堂官領了旨，便退出去，拿了五百兩銀子，付給賣涼粉的；那賣涼粉的捧着銀子，歡天喜地的去了。這裏慈禧太后便對同治帝說道：「皇帝天天在外邊胡鬧，也失了皇家的體統；以後須格外自己檢點，莫給御史官知道了，又要在咱們跟前多說多話。這時恭親王恰巧有事進宮來，慈禧太后便對恭王說道：「六爺是皇叔了，皇上天天在外面胡鬧，也得六爺勸諫勸諫纔是。」同治帝聽太后嘮咕了半天，心中十分不自在，便退出來回到乾清宮去。誰知接着又是恭王進宮來請見，這時皇帝十分困倦，躺在東便殿的安樂椅上，恭王進來，便跪下向皇帝磕頭。說道：「方纔太后的懿旨，皇上總該也聽得了？皇上天天出宮去游玩，太后總說是俺們做臣子的不好，不知道在皇上前勸諫；皇上快改過了罷，一來也免得叫皇太后在深宮掛念着，二來也免得臣受着太后的訓責。皇上是萬乘之驅，是當格外保重，不可輕易出宮；從前白龍余且行刺先皇的事體，皇上也該有些知道。皇上私

行出宮，又沒人在左右保護，一旦出了什麼亂子，不但叫兩宮太后耽着驚恐，且也使臣等負罪終身，便算是太平無事，這祖訓也須遵守。歷來皇上，從沒有私自出宮的。說起祖訓，同治帝不覺有些惱怒起來。便從安樂椅上坐起身來，說：「大爺是熟讀祖訓的，如今朕身上可還有什麼事是違背祖訓的嗎？」這時皇上身上穿着黑色繡白蜈蚣的袍褂。恭王便指着皇上的身上道：「皇上穿這身衣服，也是違背了祖宗的遺制了。同治帝聽了，微笑着說道：「朕這件衣服，和載激哥兒穿的是一樣格式的，那載激哥兒是六爺的親生兒子，如今六爺怎麼不管教兒子去，反來勸諫朕躬。如今六爺且起去，朕還有後命。恭王見皇上臉上露着怒容，便又磕了幾個頭起來，退出宮去。這恭王纔轉背，那同治帝便氣匆匆的走進書房去，寫了一道諭旨，用黃封套封住，又轉諭出去，喚大學士文祥進宮來。那文祥和恭王的交情是很好的，他進宮門的時候，正值恭王出宮門，兩人見了面，便談起方纔勸諫皇上的事體，恭王還說：「皇上聽了不十分樂意，相國進去，見了皇上，也須幫着勸諫勸諫。文祥聽了，便點點頭進去了。同治帝坐在書房裏，傳見文祥進去，磕過了頭站起來，同治帝遞給他一個黃紙封兒，說道：「朕有一道旨意在裏面，不許私自折看，快拿到軍機處，給各大臣公看，看過了，快按照辦。文祥把聖旨接在手裏，偷眼看着皇上，瞞面怒容。文祥心知有些不妙，忙跪下來求皇上明諭。同治帝看文祥求得利害，便說道：「對你說了也不妨，這裏面一道諭旨，是殺恭親王的。文祥聽了，磕頭越發磕得厲害，口口聲聲說：「看在六王爺是顧命大臣，又是皇叔父份上，饒他一死罷！同治帝見文祥纏繞不休，便一揮手，站起身來，踱進寢宮去了。文祥無可奈何，祇得捧着諭旨去見慈禧太后，哭訴皇帝要殺恭親

王的事體，便求皇太后快救六王爺一條性命。文祥說着，連連磕着頭，太后便吩咐把諭旨留下，咱自能向皇上說話的。文祥退出宮去，把這件事告訴給同僚知道，大家聽了，替恭王捏一把汗。隔了幾天，果然不見這道諭旨下來。原來這時慈禧太后權柄很大，便是皇上見了，也有幾分忌憚；但從此心中便厭惡恭王，恭王却不怕死，依舊是剛正立朝，見皇上有不守祖訓的地方，還是要苦口勸諫。誰知勸諫的由他勸諫，皇上游玩的依舊要游玩。北京地方，有一家著名的飯莊，招牌名叫宣德樓。有一天，王景崎太史和戶部侍郎于德耀兩人正在樓上對酌，那兩人都是愛唱的，王太史善唱二簧，于侍郎又善唱崑曲，飯莊又有現成的琴索，他們酒吃到高興時候，便輪流着高唱起來；起初于侍郎拉着胡琴，王太史唱了一折京調；後來王太史吹着笛子，于侍郎唱了一闕崑曲，唱了一齣，又是一齣。他兩人越唱越高興了，引得那班吃酒的人都擠在閃簾外靜聽；正聽到出神的時候，忽然見一個少年，掀簾直入，也不打招呼，一坐便坐在王太史對面，默默的聽着。王太史也正唱得起勁，不會去問得他的名姓；聽王太史唱完了一齣，那少年便向于侍郎兜頭一揖，說求大爺再賞一齣崑曲聽聽。于侍郎見這少年英姿飄爽，說話又十分客氣，便不好意思推却，便爲他再唱了，一折舟會。正唱得動聽的時候，忽然樓下一陣車馬聲，十分熱鬧，一齊到宣德樓下停住；四五十個騎馬兵，擁着一輛紅色輪子的車子，車子裏面走出一個老人來，大家認得是恭親王。那班吃酒的人見王爺來了，一齊避開；那恭親王走上了樓，一直走進王太史的房裏。見了那少年，便低低的在他耳邊說了許多說話，起初少年搖着頭不依，後來恭王再三說了，這少年祇得垂頭喪氣的下樓去；恭王把那少年扶上

車子自己跨着轆兒，一簇雲似的擁着去了。到這時，王太史纔知道那少年是當今萬歲爺；那于侍郎受過皇上一揖的，把個于侍郎嚇得祇是怔怔的，祇防有什麼禍水。他們也無心吃酒了，便各各回家去。到了第二天，忽然朝旨下來，把王景崎于德耀兩人都陞了官。于德耀心想爲唱曲子陞了官，說出去名氣不好聽，便告老回家去了。獨有這王景崎年紀還輕，當時他官直陞到吏部侍郎，在宏德殿行走，天天和皇帝見面。這王景崎是北京地方有名的嫖客，凡是北京地面上的小班茶室下處以及私門子，他無不熟悉。皇帝得了他的教導，便越發在外面胡行亂走，他們又最愛闖私門子，祇因私門子地方幽秘，不容易爲人發覺。王景崎認識的，有一個章三奶奶，年紀又輕，相貌又好，他住在西城的鉅肆房，皇上和王景崎兩人常常光降。那章三奶奶是姑娘而兼坑主的，他手下該着許多姑娘，皇上輪流玩着，十分快樂。但是皇上因太后在宮中常常要查問，不便在外面久留，匆匆上坑，總是唱一齣的多，看天明的少；可憐皇帝來往西城，既是非常辛苦，在路上冒着風寒雨露，身體不免受損。又因貪多縱慾，兼收並蓄，不免染了血毒，不多幾天，皇帝病了，病得十分利害。慈禧太后看了，萬分焦急；一面傳御醫院診脈下藥，一面傳慧妃在皇上身傍，早夜伺候。這時皇上滿身發燒，熱得人事不知，一任太后和慧妃兩人擺佈去。後來看看病勢日漸清減，身上的熱也慢慢的退了，誰知皇帝又渾身發出一身痘來；祇因同治帝在外面眠花宿柳，不免染有血毒，那痘的來勢甚猛，滿身都是，皇帝又昏沉過去。皇帝牀前，祇有慧妃一個人看守着。孝哲后已許久不和皇帝見面了，如今皇帝害病，宮裏的宮女太監們，都是慈禧太后和慧妃的心腹，把這消息瞞得鐵桶相似。慈安太后和孝哲

皇后宮裏，却一無所聞。慈禧太后看看皇帝的病狀不妙，便日夜和恭親王一班大臣商量立嗣的事體。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穆宗雖年少放浪，而其舉動却亦磊磊落落一大丈夫也。惜乎夫婦隔膜，賢如孝哲，曾不能爲絲毫之助；君臣疎遠，直如恭邸，亦無能奏勸諫之功。蓋人生於婚姻，一不得意，則放僻邪恣，無所不爲。穆宗之放浪，誠有所激而成之，然穆宗竟以是死。

廟祝一躍而爲關道，居然弊絕風清；於以見爲政之道，全視心術。彼詩禮門第，簪纓家聲，習染於貪污朋比；一旦出而爲仕，則狼貪虎踞，曾一下賤之廟祝之不如。今之方面，不期年而囊刮千百萬者，視廟祝能無愧死！

于侍郎不欲以奏曲博仕進，在萬惡之官海中，尙能保存希微之人格。若王太史者，其下流爲恆人所不可及矣！

第七十八回

李鴻藻榻前奉詔

嘉順后宮中絕食

却說同治帝病到危急的時候，慈禧太后便和幾個自己親信的大臣商量立嗣的事體。連日在太后宮中開秘密會議，一切都已議妥，祇候皇上大事出來，便可依計行事。誰知三五天後，皇帝的病，危險的時期已過，那痘瘡也慢慢的結起痂來，熱也退了，人也清醒了，祇向着人索飲食。皇上一切飲食，都是慧死一個人調理着；皇帝是不歡喜慧妃的，雖在神氣清醒的時候，也不和慧妃說笑一句。覩着慧妃不在跟前的時候，

同治帝便招着手，把小太監喚到跟前來；解下自己小衣上的金印來，叫他悄悄的拿去，把皇后請來。這時侯正是清早，慧妃覷空回宮梳洗去了；孝哲皇后得趁沒人的時候，悄悄的走來看望皇帝。他兩人也許久不見，孝哲皇后看看皇帝枯瘦如柴，皇帝看皇后也消瘦得多了，大家不覺拉着手哭泣起來了。哭了半天，孝哲皇后先住了哭，又勸皇帝也住了哭；兩人說起兩地相思的苦，皇帝又說起那慧妃如何可厭。因說起慧妃，便說起從前選后的故事來。原來當時慈禧太后頗想選慧妃做皇后，慈安太后却已看中了孝哲皇后；兩宮太后爭執不休，便請同治帝自己決定。那同治帝在兩太后跟前，又不敢說誰好誰不好。這時有一個宮女，正送上茶來；同治帝忽得了一個主意，便把茶潑在地上，叫孝哲后和慧妃兩人在溼地上走去。那慧妃怕茶水弄髒了衣角，忙把袍幅兒提起來走去；獨有孝哲后，却大大方方的走去。同治帝說孝哲后能不失體統，便決定立孝哲做了皇后。因皇帝提起從前選后事體，那孝哲后有得意逗着皇帝，叫他開心，便說道：妾常在東太后那裏聽得陛下幼時的聰明，那時陛下年紀祇八歲，天天在南書房念書；陛下常不愛念書，師傅便跪下勸諫，陛下祇是不聽。師傅沒有法了，祇得對着陛下吊眼淚；陛下看師傅哭了，便拿論語上君子不器一句，把手按住那器字下面的兩個口，去問着師傅。師傅讀成君子不哭，那師傅也撐不住笑起來了。孝哲后說到這裏，同治帝嘆了一口氣說道：這都是小時的淘氣事體，說他怎的！如今再沒有那種聰明了！說着，伸出手來撫着皇后的臂膀，說道：你在宮裏冷靜麼？西太后待你怎麼樣？孝哲后一聽得提起西太后，那兩掛珠淚便忍不住撲簌簌的落下來，落在皇帝的手背上；那皇帝看了，十分不忍，便伸手把皇

后攔在懷裏。皇后霍地立起身來，說臣妾要回去了。皇帝不捨得他去，祇是喚皇后坐下。皇后搖着頭，說道：祇怕阿媽知道了，要責罰我呢。皇帝說道：阿媽還未起身，不妨事的。誰知慧妃同宮去梳洗完事，正走向皇帝宮中來；聽得屋子裏有人唧唧噥噥說話的聲音，問太監時，說正宮在裏面。慧妃也不敢進去，急回身走到慈禧太后宮裏，說：皇上不病纔有轉機，見了皇后，怕又要糟蹋了身子，再發起病來，可不是玩的。慈禧太后聽了慧妃的話，不覺大怒，說這妖狐，教是要迷死皇帝嗎！說着，氣憤憤的趕到乾清宮去，一腳踏進寢宮。那孝哲后正伏在牀沿上，低低的說着話。慈禧太后看了，一縷無明火，直衝頂門；他也顧不得什麼，皇后不着騷狐！又說：你敢是打聽得皇上的病有些轉機，又來迷死他嗎？打得那皇后雲鬢蓬鬆，嬌啼宛轉；慈禧太后還氣憤憤的喝令宮女拿大棍來，急得同治帝祇在枕上磕頭求饒。那滿屋子的宮女太監，也一齊跪下地來，磕着頭，齊聲喊着：老佛爺！那孝哲皇后也跪下地來，一面磕着頭，一面說道：老佛爺！姑念俺是清門進來的，賞俺一點面子罷。一句話觸動了太后的心經，他明知道皇后在那裏譏笑他自己不是從大清門進來的；又因清宮的祖制，皇后從大清門進來的，祇能廢黜，不能辱打。這一氣把個太后氣得一言不發，一轉身，便回宮去了。這裏同治帝看這樣子，知道大事不好，忙傳旨召軍機大臣侍郎李鴻藻進宮。那李鴻藻正在軍機處，還不會退值；聽得皇上宣召，忙跟着太監進宮去；走到寢宮門外，便站住不敢進去。小太監替他進去通報了，同治皇帝吩咐掛簾，把李鴻藻喚進屋子去。李鴻藻一踏進房門，見皇后站在皇帝牀前，好

似在那裏抹眼淚；見李鴻藻進來，急欲避去。皇帝拉住皇后的袖子，說道：你也不用躲避；李師傅是先帝老臣，你是門生媳婦，朕如今有緊要話須和師傅說，你也可以聽得。如今你先上去見過師傅罷，將來全仗師傅照應呢！說着，不覺也弔下眼淚來。這裏孝哲皇后正要過來拜見李鴻藻，慌得李鴻藻忙脫下帽子，爬在地下磕頭。同治帝說道：師傅快起，現在不是講禮節的時候呢。說着，叫小太監上去把李鴻藻扶起，又在皇帝榻前安設一張椅子，喚李鴻藻坐下。皇帝伸出手來，捏住李鴻藻的手，祇說得一句：朕的病怕不能好了！皇帝皇后和李鴻藻三個人，六掛眼淚，一齊淌下來；尤其是皇后，哭得嗚咽難勝。皇上接下去說道：朕既沒有生得太子，那西太后又和皇后不對勁兒，朕死後，別的沒有什麼不放心，獨怕他要吃虧呢。說着，把一手指着孝哲皇后。這時皇后正哭得和淚人兒一般，聽了皇帝的說話，越法撐不住悲悲切切的哭起來。皇帝一手搭在皇后的肩上，說道：現在不是哭泣的時候，俺們商量大事要緊。朕倘有不測，第一要緊的，便是立嗣皇帝；你心裏愛立誰做嗣皇帝？快對師傅說定了，朕可以和師傅商量寫遺詔的事體。孝哲皇后聽了，微笑着，說到這裏，忙抹乾了眼淚，跪奏道：國賴長君，臣妾不願居太后的虛名，誤國家的大事。同治帝聽了，微笑着，說道：皇后很懂得道理，朕無憂了。便和李鴻藻低低的商量了半天，決定立貝勒載澍為嗣皇帝。同治帝嘴裏說着，李鴻藻爬在榻前寫着遺詔；那遺詔很長，上面說的都是預防西太后的話，說得十分嚴厲。寫完了，皇帝拿去細細看過，說道：很好。便在遺詔上用着印，交給李鴻藻藏好。李鴻藻一時無處可藏，孝哲皇后便親自替他折開袍袖來，藏在袍袖的夾層裏，又替他密密縫好。同治帝說道：師傅且回家去休息，明天

或還要命師傅見一面兒呢。李鴻藻磕着頭，退出乾清宮來，正要走過穹門去，忽聽得身後有人低低喚師傅的名字。李鴻藻是心虛的，聽了不覺嚇了一大跳，急回頭看時，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惇親王奕訢。李鴻藻一見了，他心知大事不好了，忙上前去請安問好。惇親王冷冷的說道：師傅在皇上宮中耽擱了多時，敢是做顧命大臣來？師傅辛苦了，俺和師傅到太后宮中去休息休息談談心。說着，也不田分說，上去一把拉住李鴻藻的袖子，便走。李鴻藻心中嚇得亂跳，那兩條腿不得不跟着；走到皇太后宮裏一看，那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譔，惠郡王奕詳，一班王爺都在那裏。虧得李鴻藻乖覺，當時他見了恭親王，便上去請安，說道：原來六爺也在宮中，俺方纔得了皇上的密詔，正沒得主意，打算出宮找六爺商量去。恭王聽了，便道：什麼密詔？李鴻藻不慌不忙，便拆開袍袖，把那同治帝的遺詔拿了出來；滿屋子王爺們看時，嚇得大家臉上變了顏色。這慈禧太后正從裏屋子走出來，恭親王不敢隱瞞，便把那詔書呈上去。慈禧太后一邊看時，一邊氣得兩隻手索索的發抖。看完了，氣憤極了，把那詔書扯得粉碎，丟在地下，怒目看着李鴻藻；嚇得李鴻藻忙跪下地去，連連磕着頭，磕得頭上滴出血來，又不住的說臣該死，求老佛爺賜臣一死。那兩傍的大臣，也一齊跪下，替他求着。隔了半晌，纔聽得皇太后罵一聲：起去！李鴻藻又磕了幾個響頭，謝過恩退去。又私地裏連夜送了五萬銀子來給崔總管和李太監，求他們兩人在太后跟前替自己說着好話。這裏皇太后俟李鴻藻出去以後，便和諸位王爺開了一個御前會議，索興把慈安太后也請了來，慈禧太后第一個開口，一邊淌着眼淚，說道：皇帝的病，看來是救不轉的了！但是嗣皇帝不會立定，是俺一樁大心事；大

家幫着俺想想：到底立誰做嗣皇帝好？慈安太后聽了，接着說道：國賴長君，溥倫和載澍年紀都長成了，可以立做嗣皇帝。慈禧太后聽了，不覺陡的變了顏色，厲聲說道：你也說立長君，他也說立長君，立了長君，俺們兩個老婆子，還有日子過嗎？幾句話，把個慈安太后嚇得忙閉着嘴，從此不敢開口。停了一回，慈禧太后說道：俺家傳字輩，沒有可以立作嗣君的。依我的意思，醇王爺的大兒子載湉，今年四歲了，和皇帝的血統很近；俺意思，想立他做嗣皇帝。載湉的母親，原是俺的妹妹；如今俺們立他的兒子做了嗣皇帝，大家也得個照應。當時醇親王站在一傍，聽了也不敢說什麼。慈禧太后又回過頭去，對慈安太后說道：姊姊的意思怎麼樣？慈安太后祇得連聲說好。慈禧太后便接着對大家說道：你們聽得了麼？東太后的懿旨，要立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做嗣皇帝；六爺快擬詔書！當時恭親王便寫下兩宮太后的懿詔，立載湉為嗣皇帝。詔書中大略說道：皇上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承繼文宗，入承大統，俟生有皇子，那承繼大行皇帝為嗣。當時各王爺都在詔書上簽了字，纔散出宮來。這裏慈禧太后待衆人去了以後，便又悄悄的去把慧妃喚進宮來，吩咐一番。可憐這裏正在召將飛符，那邊同治帝還一點也不知道。誰知那慈禧太后早已傳下諭旨，吩咐斷了皇帝的醫藥飲食。那同治帝躺在牀上，一天工夫也不見送湯藥送茶粥來，肚子裏又渴又飢，忙喚小太監要去，那小太監去了半天，空着手回來。說：太后吩咐，叫不給俺宮中醫藥飲食。同治帝聽了，不覺嚇了一大跳，再叫小太監往打聽時，纔知道那遺詔的事體發作了。如今權柄都在慧妃手裏，皇上爲要得飲食，須求慧妃去。這時皇帝的身體已健明了許多，也行動得了；聽了小太監

的話，忙叫去請皇后到來。待到孝哲皇后到時，同治帝求他用印傳下懿旨去。孝哲皇后聽說皇帝要到慧妃宮中來，他如何肯依；祇是勸皇帝安心靜養，不可勞動。無奈同治帝祇是求着，甚至向皇后長跪不起。孝哲后看皇帝求得可憐，祇得答應了。蓋了皇后的鈐記，皇帝拿了，到慧妃宮中去住了一夜，五更時候回乾清宮來。不到半個時候，宮中太監都嚷着說：皇上賓天了！慈禧太后第一個進宮來，吩咐太監們，替皇帝沐浴穿戴，把屍身陳設在寢宮裏；諸事停妥，纔悄悄的把恭親王去喚來。恭王進宮去，天色還是白茫茫的；一個太監在前面領着路，推開一重一重宮門進去，那太監隨手把宮門關上。走過幾十重門，纔到同治帝的寢宮裏。祇見那皇帝的屍身，直挺挺的擱在御牀上。慈禧太后手中擎着一個燈臺，站在一傍。恭王上去請過安，慈禧太后對恭王說道：大事已到如此地步，六爺怎麼辦？恭王便磕着頭，說道：臣無有不奉詔的。慈禧太后聽了，點點頭說道：六爺肯奉詔，大事便有辦法了。當下便立刻把醇親王、孚郡王、惠郡王，和幾位親信的大臣，召進宮來，議定後事。這時慈安太后雖也在座，祇因自己手下連一個親信的人也沒有，祇得聽慈禧太后做主。慈安太后走到同治帝的屍身邊，見他骨瘦如柴，頭頂上的辮髮，也脫盡了，不覺流下淚來，一眼見死人枕下露出一本書角兒來，慈安太后伸手去拿來一看，早不覺把個太后羞得滿面通紅，忙把這書本兒丟在地下；慈禧太后見了，連問什麼東西？小太監前去拾起來，送給慈禧太后一看，原來是一本春畫兒。書面上還注着一行小楷字：臣弘德殿行走翰林院侍講王慶祺進呈御覽。慈禧太后看了，便罵了一句：好個王八蛋！把那本春畫兒收去了。這時恭親王早到醇王府去，把個嗣皇帝抱進宮來。慈禧太后

上去抱來一看，那嗣皇帝早已睡熟在懷裏。到天色大明，纔發出上諭去，宣告帝崩；又發下懿旨去，立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爲皇帝，改年號稱光緒。那醇親王見把自己的親生兒子抱進宮去，心中萬分難捨，抑鬱不樂，便害起病來。便上了一本奏疏，辭去職分。那奏疏說道：

臣侍從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時值天下多故，嘗以整軍經武，期暗中與盛事，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何圖昊天不弔，龍馭上賓；臣前日瞻仰遺容，五內崩裂，已覺氣體難支，猶思力濟艱難，盡事聽命。忽蒙懿旨，擇定嗣皇帝，倉猝昏迷，罔知所措。迨昇回家，身戰心搖，如癡如夢，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病，委頓成廢。惟有哀懇皇太后恩施格外，許乞骸骨，使臣受併懷於此日，正邱首於他年。則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鴻施於無旣！

兩宮皇太后看醇親王的奏本，知道因他兒子做了嗣皇帝，例應規避，詔准他開去各差，以親王世襲罔替。這裏光緒帝年紀太小，進宮來祇有保姆伺候着；所有國家大事，一概由兩太后垂簾聽斷。此番同治帝死後，慈禧皇太后不給他立子，却立了一個同治帝的弟弟。雖說詔書上有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的話，但外面却沸沸揚揚，傳出許多謠言來。有人說這光緒皇帝原是慈禧太后的私生子，寄養在醇親王家裏的。祇因爲慈禧太后最愛吃湯臥果，每天清早起來，便由內務府備銀二十四兩，買四個湯臥果吃着。這湯臥果，是前門外金華飯店承辦的。這金華飯店有一個夥計姓史的，年紀很輕，最愛游玩；他又聽得太監李蓮英說起宮中如何好玩，他常常對李蓮英說，要跟他到宮裏游玩去。李蓮英見他做人玲瓏

知趣，也便常常帶他到宮中游玩去。有一天，正在景和門前，隨着李蓮英走着，忽然迎面西太后走來，一見了那姓史的，便問：這是什麼人？嚇得他兩人忙爬下地去磕頭，奏明自己的來歷。那西太后見那姓史的長得白淨可愛，便吩咐留他在宮中，伺候太后。這時候咸豐帝已死了，忽然皇太后懷孕，生下孩兒來了，一面悄悄的把這孩子送去醇親王府中養着，一面又把那姓史的殺死在宮中，免得他多嘴。但太后常常把這私生子掛在心頭，每想趁機會弄進宮來，恰巧同治帝死了，慈禧太后便極主張把光緒立為嗣皇帝。如今果然如了他的心願，把個幼帝留在自己身邊，獨苦了這個孝哲皇后。如今慈禧太后的威權越法大了，慧妃也慢慢的掌起權來，却不把這個孝哲皇后放在眼裏；這孝哲皇后自從同治皇死了，雖上尊號稱嘉順皇后，但他一人寂寞淒涼，住在深宮裏，也沒有一個人來看他。慈安太后雖偶然來看他一面，兩傍都有宮女監視着，也不能說一句話。宮中的人見慈禧太后不歡喜孝哲皇后，也大家打着落水狗，漸漸的有些飲食不周起來。孝哲后看了這種情形，知道自己得罪了皇太后，將來總要吃苦；他屢次想服毒自盡，祇怕害了自己的父母。原來清宮的規矩，凡是后妃在宮中服毒死的，他母家的人都犯死罪，所以做后妃的，在宮中無論如何吃苦，總不敢自盡短見去害他的娘家人。孝哲皇后正在沒法的時候，他父親崇綺尙書，忽然打發人送一盤饅頭進宮來，孝哲便在盤子後面底裏寫了這却怎好四個字，打發來人拿出宮去。崇綺見了，知道女兒的心事，便在紙條兒上寫了一句，明哲莫如皇后，叫人送進宮去。孝哲皇后看了，頓然明白起來，便從此立定主意，斷絕飲食。到第八天上，可憐把一位年紀輕輕的皇后，活活的餓死了。這消息報到慈

禧太后宮中，慈禧太后祇說得一句知道了；倒是慈安太后，得了這個消息，親自趕到皇后宮中來，撫屍痛哭一場。自己去見慈禧太后，商量好好的發送皇后。慈禧太后礙於東太后的面子，便下了一道懿旨，着內務府料理皇后的喪事。欽天監揀定了日期，隨同同治帝的靈柩，送往陵寢去安葬。這裏李鴻藻想起帝后生前託付密詔的情形，便爬在帝后的靈柩前痛哭了一場。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同治之死，傳說不一，有說死於花柳病者，有說死於痘者，有說死於慧妃之毒手者，有說因帝發覺他生母之慘死，爲太后絕其飲食，餓斃以滅口者。總之，爲骨肉之變，婚姻之不如意，迫而使此英明強盛之少年，墮落而死。故家庭中事，往往殺人於不覺，可不懼乎？此回所記同治帝死時之情況，尤能兼顧諸家之說，而述來一絲不亂，實屬難能而可貴。

太后之威，是諸大臣有以養成之；李鴻藻之懦弱無能，其苟全祿位，患得患失之心，盡於見太后時表露出之。滿朝大員，盡如李耳，咸不敢爲逆鱗之批。然李終不能保其祿位，既有今日，何不當初？

孝哲后至死有禮，因宮例后妃服毒死者，母家皆干重辟，獨鍼死則否，后之用心亦苦！當時滿員中，惟后父崇綺，最稱風雅；崇綺字葆初，能書，世稱藻公爺字者是也。庚子之役，崇率全家活瘞殉，僕欲攜其六歲兒逃，兒不肯，後親友發之，顏聲如生。雖在土中，長幼有序，足與明末劉侯平稱。則孝哲之貞靜知禮，有由來也！

第七十九回 爭大統吳可讀屍諫 露春色慈安后滅奸

却說當初同治帝纔死下來時候，兩宮太后召集王大臣商議立嗣的事體；孝哲皇后也在座，他見慈禧太后不肯立載澍爲嗣皇帝，急得他坐立不安。一眼看見李鴻藻正從外面走來，孝哲后滿臉淌着眼淚，對李鴻藻說道：「今天這件事體，別人可以勿問；李大臣是先帝的師傅，應當幫俺一個忙。我如今爲了這件事，給師傅磕頭罷！說着，真個磕下頭去。嚇得李鴻藻急急退避，宮女上前去把皇后扶起。在皇后的思想，李師傅受了先帝的密詔，總該說一句公道話；誰知李鴻藻早已爲那密詔的事體敗露了，被慈禧太后的威嚴壓住，到底也不敢說一句話。如今李鴻藻拜着帝后的陵寢，想起從前的情形來，忍不住放聲痛哭；這一哭，便有人去報與慈禧太后知道。第二天懿旨下來，開去李鴻藻弘德殿行走的差使；那徐桐翁同龢廣壽一班大臣，平日都是和李鴻藻十分知己的，到這時也便自己知趣，上摺乞休。懿旨下來，許他們各開去差使。御史陳彝，假別的事體，上書參劾翰林院侍講王慶祺，和總管太監張得喜，說他們心術卑鄙，朋比爲姦。慈禧太后看了奏摺，想起那同治帝枕下的春畫，便立刻下諭，把王慶祺革職，又把張得喜充軍到黑龍江。這時還有兩個忠臣，爲同治帝立後的事體，和皇太后爭執的。因從前太后懿旨上，有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一句話；祇怕太后失信，便又上奏摺。那內閣侍讀學士廣安，要求太后把立嗣的話，頒立鐵券。他奏摺上說道：

大行皇帝冲齡御極，蒙兩宮太后垂簾勵治，十有三載；天下底定，海內臣民，方將享太平之福。詎意大行皇帝皇嗣未舉，一旦龍馭上賓；凡食毛踐土者，莫不籲天呼地。幸賴兩宮皇太后坤維正位，擇

繼咸宜；以我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並欽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仰見兩宮皇太后宸衷經營，承家原爲承國，聖算悠遠，立子卽是立孫。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卽大行皇帝統緒，亦得相承勿替，計之萬全，無過於此。請飭下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頒立鐵券，用作奕世良謀。

慈禧太后看了這個奏章，知道那廣安不相信自己，便不覺大怒，非但不肯依他的話，頒立鐵券，還把他傳旨申飭了一番。接着，一個吏部主事吳可讀，他見皇太后不准廣安的奏摺，深怕那同治帝斷了後代，也想着接着一個奏摺，祇怕人微言輕，皇太后不見得肯依他的意思，便立意拚了一死，用尸諫的法子，請皇太后立刻下詔，爲同治帝立後。這時候帝后的靈柩，正送到惠陵去安葬，吳可讀便向吏部長官討得一個裏禮的差使，隨至陵寢。待陵工已畢，他同京來的時候，路過薊州城，住在馬伸橋三義廟裏，便寫下遺疏，服毒自盡。這時正是閏三月初五的半夜時候，第二天，吏部長官得了這個消息，便派人去收拾他的屍首，一面又把他的遺疏代奏上去。他奏摺裏自稱罪臣，說得懇切動人，皇太后看了他的奏摺，便發交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同議奏。他個會議的結果，說他未能深知朝廷家法，毋庸置議。吳可讀白白的送了一條性命，他所得的，祇有照五品官議卹的一道諭旨。從此也沒有人敢再提起爲同治帝立嗣的事體了。那慈禧太后，自從立了光緒帝以後，明欺着皇帝年幼，東太后懦弱，便把大權獨攬，好在滿朝大臣，都是慈禧太后的私黨，每日垂簾坐朝，祇有慈禧太后的說話，却不容慈安太后說一句話的。便是慈安太后

說話，也沒有人去聽他的。慈安太后一肚子氣憤，從此常常推着身體不快，不坐朝了，祇讓慈禧太后一個人坐朝。那班大臣們，要討皇太后的好，在朝堂上公然送起孝敬來；有孝敬珠寶的，有孝敬骨董的，也有孝敬脂粉的，慈禧太后都一一笑受。有幾個乖巧的，便打通了崔李兩個總管，直接送銀錢到宮裏去，太后得了，越發歡喜。這時李蓮英越法得了西太后的信用，便陞他做了總管。李蓮英知道太后是愛聽戲的，便和同伴的太監們學了幾齣戲，在宮裏瞞着東太后扮唱給西太后看；西太后看了，果然十分歡喜。但那班太監所學的戲不多，且太監的嗓子，終是不十分圓潤，唱了幾天，看看西太后有些厭倦起來了；是李蓮英想出主意來，奏明西太后，去把京城裏一班有名的戲子俱進宮來，一一演唱。慈禧太后說道：「宮中唱戲，不是祖宗的家法，怕給東太后知道了，多說閒話，怎麼是好？」李蓮英聽了，把肩膀聳一聳，說道：「這怕什麼！老佛爺便是祖宗，祖宗的家法，別人改不得，獨有老佛爺改得；俺們大清朝的天下，全靠老佛爺一人撐住。列祖列宗在天上，也感激老佛爺的。如今老佛爺要聽幾句戲，還怕有誰說閒話？」西太后聽了他的話，不覺笑起來，說道：「小猴崽子！好一張利嘴。你既這樣說，俺們便去喚幾個進來，不用大鑼大鼓的，悄悄的唱幾齣聽聽，解解悶兒也好。」李蓮英又奏道：「奴才的意思，俺們也不用瞞人，索興去把東太皇太后和諸位皇爺請來，大鑼大鼓的唱一天。」慈禧太后起初還怕不好意思，經不得李蓮英在一傍一再慫恿，慈禧太后便答應了；當下分派各太監，一面去請東太后和各王爺，一面到京城各茶園裏挑選幾個有名的戲子進內廷供奉去。那慈安太后聽說慈禧太后要傳戲子進宮來唱戲，不覺嘆了一口氣，又聽說請自己一塊兒聽戲去，他便一

口謝絕，却怕招怪，祇得推說身體不爽。那邊惇郡王、恭親王、醇親王、孚郡王、惠郡王，一班親貴大臣，聽說皇太后傳喚，又不敢不去。到了宮裏，直挺挺的站着，陪着西太后看戲。這一天什麼程長庚、趕三兒、楊月樓、俞菊，一班在京城裏鼎鼎有名的戲子，都到；都拿出他的拿手好戲來，竭力搬演着。正演得十分熱鬧，臺下的人屏息靜氣的聽着。這時臺上正演着翠屏山、海屠黎和尙私通潘氏的故事；忽然見醇親王高擎着兩臂，大聲喝起好來，把臺下聽戲的人都嚇了一跳。慈禧太后雖不好說什麼，但也向五王爺臉上看着；醇親王好似不覺得一般，依舊喝他的好。恭親王在傍忍不住了，忙上去悄悄的拉着他的袖子，在他耳傍低低的說道：這裏是內廷，不可如此放肆。醇親王聽了，故意大聲說道：這裏真是宮裏嗎？我還認做是戲園裏呢！俺先皇的家法，宮中不許唱戲；況且像翠屏山這種戲，更不是在宮裏可以唱的。俺看了，認做自己是在前門外戲園子裏聽戲，所以一時忘了形。說着，忙到慈禧太后跟前，去磕頭謝罪。慈禧太后心知親王明明在那裏諷諫自己，祇得傳命把翠屏山這齣戲停演。從此以後，做成習慣，皇太后每到空閒下來，便傳戲子進宮去唱戲；那班戲子裏面，慈禧太后最賞識的，是唱鬚生的程長庚，和那小花臉趕三。且太后每聽戲，必要召諸位王爺陪聽；內中醇親王是一個極方正的人，他雖常常陪着西太后聽戲，但心中却十分不願意。這一天，却巧趕三唱思志誠一齣戲，趕三是扮着鬻子裏的鴛母的，有嫖客來了，他便提高了嗓子喊道：老五，老六，老七，出來見客呀！北京地方二等鬻子妓女，都拿排行代名字喊着；這時適值醇王、恭王、惇王三人在臺下陪着太后看戲，醇王排行第五，恭王第六，惇王第七。趕三故意喊着這三人的名字，鬧着玩兒的。那恭王

悖王却不敢說什麼，獨有醇王怒不可忍，喝一聲：「狂奴敢如此無禮！」便喚侍衛們去把趕三從臺上揪下來，當着皇太后的面，都打的打了四十板。從此以後，醇親王常常推說身體不好，不肯陪太后看戲了。那太后也不去宣召他們作陪，樂得自由自在，一個人看着戲；後來慢慢的揀那中意的戲子，喚下臺來，親自問話。自己飲酒的時候，又賞戲子在一傍陪飲，說說笑笑，十分脫略。日子久了，兩面慢慢的親近起來；太后索興把自己歡喜的幾個戲子，留在宮裏，不放出去。這件事體，宮裏的太監們都知道，祇瞞着東太后一個人。過了幾天，慈禧太后忽然害起病來了，每天連坐朝也沒有精神；打發太監來通報慈安太后，請東太后垂簾聽政。東太后原不願意聽政的，但看看西太后又病了，朝廷的事體，實是沒有人管；慈安太后祇得暫時坐幾天朝。東太后是一位忠厚人，他雖坐着朝，諸事却聽恭王等議決；看看慈禧太后的病，過了一個多月，還不會好，天天傳御醫診脈下藥，又說不出個什麼病症來。這時朝堂上很出了幾件大事，第一件便是法國人謀吞越南的事體。那時雲貴總督劉長佑，上了一本奏章，他大略說：越南為滇蜀之唇齒，國外之藩籬；法國垂涎越南已久，開市西貢，據其要害。同治十一年，復通賊將黃崇英，規取越南東京，思渡洪江以侵諒山；又欲割越南廣西邊界地六百里，為駐兵之所。臣前任廣西巡撫，招用劉永福，以折法將沙曾之鋒；故法人寢謀，不敢遽吞越南者，將逾一紀。然法人終在必得越南，入秋以來，增加越南水師；越南四境，均有法人之迹。東埔人感法恩德，願以六百萬口獻地歸附；越南危如累卵，勢必不支。同治十三年，法軍僅鳴砲示威，西三省已入於法；今復奪其東京，即不圖滅富春，已無能自立。法人志吞全越，既得之後，必請立領事於蒙自。

等處，以攘鑛山金錫之利；係法覆越南，同衆必導之南寇，逞其反噬之志。這一番說話，慈安太后看了，心中甚是焦急；一時也沒有可以商量的，人便下諭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商辦法，又命沿海沿江沿邊各督撫密爲防備。但看看那慈禧太后的病，依舊是不好；慈安太后便用皇帝的名義，下詔至各省，宣召各醫進京去。這時祇有無錫一個名醫，名叫薛福辰的，暗暗打聽出西太后的病情來，便進宮去請脈，祇下了一劑藥，便痊愈了。據他出來說，皇太后犯的不是什麼病，竟是血崩失調的病；聽了他說話的，卻十分詫異。後來慈安太后打聽得慈禧太后大安了，有一天在午睡起來以後，也不帶一個宮女，悄悄的走到慈禧太后宮裏，意思想去探望探望西太后，順便和他商量商量國事的。直走到寢宮廊下，也不見一個人，待到走進外套間，祇有一個宮女盤腿兒坐在門簾底下。那宮女見了慈安太后，臉上不覺露出驚慌的神色來；正要聲張時，慈安太后搖着手，叫他莫作聲。自己掀開門簾進去，見室中的繡帷，一齊放下，帷子裏面露出低低的笑聲來；慈安太后輕輕咳嗽了一聲，祇聽得西太后在裏面喘着聲兒問：是誰？慈安太后應道：是我。接着上去揭起繡帷來一看，祇見慈禧太后正從被裏坐起來，兩面腮兒紅紅的。慈安太后忙走上去按住他，說：妹妹臉上燒得紅紅的，快莫起來。說着，祇見牀後面一個人影子一晃，露出一條辮子來；慈安太后看了，也禁不住臉上羞得通紅，低下頭去，半晌說不出話來。停了一回，慈安太后改了滿面怒容，喝一聲：滾出來！牀背後那個男子，藏身不住了，祇得出來，爬在地下，不住的向慈安太后磕頭。慈安太后問他是什麼人？那男子自己供說是姓金，一向在京城裏唱戲的；自從六日前蒙西太后宣召進宮來供奉着，不叫放出去。那姓金的說

到這裏，慈安太后便喝聲：住嘴！不許他說下去了。一面傳侍衛官進宮來，把這姓金的拉出去，砍下頭來。這時慈禧太后見事已敗露，心中又是忿恨，又是羞慚；眼見那姓金的生生被侍衛官拉出去，取了首級，又是說不出的傷心。祇因礙着慈安太后在面前，一肚子的氣惱，無可發洩得，祇是坐在一傍落淚。慈安太后知道慈禧太后一時下不得臺，便自己先下臺，上去裝着笑容，拉住慈禧太后的手，說道：妹妹不用把這事放在心上，俺決不把這事聲張出去；妹子年紀輕，原也難怪你守不住這個寂寞。祇是這班唱戲的，是下流小人，現在得寵的時候，仗着太后的勢力，在外面妄作妄為，稍不如意，便要心懷怨恨，在背地裏造作謠言，破壞我的名氣。你我如今做了太后，如何經得起他們的糟蹋。因此俺勸妹妹，這班無知小人，還少招惹些。說着，便命宮女端上酒菜來，兩人對酌，慈安太后去親替慈禧太后把盞。慈禧太后不料慈安太后如此溫存體貼，心下也不好意思再擺臉嘴了，便也同敬了慈安太后一杯酒。兩人說說笑笑的，慈安太后又說起先帝在日，待妹妹何等恩愛，便是和俺也相敬如賓的；俺如今年紀老了，在世的日子也不多，妹妹年事正盛，也須好好保養，免得乾淨身體，將來魂歸大上，仍得侍奉先帝；便是俺和妹妹相處了二十多年，幸得同心協力，外理朝政，內主宮庭，後來也不曾有一句半句話衝突過。便是先帝臨死的時候，曾留下詔，吩咐俺恭親王防備妹妹專政弄權，敗壞國事；俺如今看妹妹也很好，處理國事，聰明勝過俺十倍，從此妹妹小心謹慎，將來俺死去見了先王，也可以交代得過了。說着，不覺巾下眼淚來。慈禧太后被慈安太后一句冷的一句熱的說着，心中萬分難受，那臉上止不住起了一陣一陣紅暈，到沒了，不由得向慈安太后下了一下

跪口稱姊姊的教訓，真是肺腑之言，做妹子的感激萬分，以後便當格外謹慎了。慈安太后忙把慈禧太后扶起，嘴裏但說得：「吾妹如此，真是大清之幸！」說着，也告別回宮去了。在慈安的意思，以謂慈禧經過這一番勸戒以後，總可以革面洗心，同心一德了，他却不知道慈禧因為慈安敗露了他的陰私，越法把個慈安恨入骨髓，待慈安轉身以後，他一肚子氣無可發洩，便把那管內宮女打得半死半活，又把寢宮裏的古董磁器，打得粉碎。虧得李蓮英上來勸解，一陣子說笑，解了西太后的怒氣。從此以後，慈禧太后便天天和李蓮英商量擺佈東太后的法子，那東太后却睡在鼓裏，恰巧光緒六年七年兩年之間，有兩件事體，大觸西太后的怒，因此東太后的勢力愈孤，危險也愈甚。第一件，是光緒六年東陵致祭的事體。慈安太后自從勸戒慈禧太后以後，便和恭親王商量，想趁此殺殺慈禧的威風，從此也可以收服慈禧的野心。這一年春天，兩宮同赴東陵主祭，待到跪拜的時候，慈禧的拜墊，要和慈安並設着。慈安却不肯，命人把慈禧的拜墊稍移下一步；慈禧也不肯，一定要和慈安並肩拜着。兩位太后，各不相讓，當着許多大臣跟前爭論起來。慈安太后自從那天把慈禧的私事敗露以後，從此便瞧不起慈禧。當時便大聲對恭王說道：「西太后在咸豐皇上的時候，祇封了一個懿妃，他得陞太后，還是在先帝賓天以後。今日祭先帝，在先帝跟前，祇知有一太后，却不知有兩太后；既要一后一妃，在祭祀的時候，照例妃子的位置應適在傍邊稍稍下去一步，中央却擺着兩座拜墊，右面一座拜墊是自己的，左面一座拜墊，還須留下給已死的中宮娘娘。那已死的中宮娘娘，雖比先帝先死，但他終是先帝的正后，俺們到如今也不能抹殺他的。」慈禧太后聽了慈安一番說話，十分

羞慚，又十分生氣。他拿定主意，不肯退讓。他說：「俺和東太后並坐垂簾，母儀天下，也不是今朝第一天，從來也不見東太后有個爭執，如今爲祭祀先帝陵寢，重復叫我做起妃嬪來，東宮太后說的話，實在不在情禮之中。如東太后一定要爭這個過節兒，那俺便情願今天死在先帝陵前，到地下當着先帝跟前和東太后對質去。」說罷，慈禧太后便嚎啕大哭起來。這原是慈禧太后的潑辣話，慈安太后到底是一個忠厚人，見了慈禧太后這副形狀，早弄得沒有主意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專制國之臣民，恆誤解以忠君爲愛國；視一姓嗣續之綿絕，如關於全國之存亡者然，不惜以生死爭之。如吳可讀之屍諫，忠則忠矣，其愚實不可及也！殊不知苟治而賢，一姓可也，異姓亦可也；不然者，帝制自爲，臣僕萬姓，獨夫之罪，中外一轍。嗣續何爲哉？雖然，吳可讀能以一死謝先帝，其私德堅貞，實足以勵末俗；視今之賣主賣友，以求一己之榮利，其人格相去遠甚。

爲帝后者，未嘗不可尋樂也。惟樂當出之於正，與民共之，則寓治於樂，實爲馭民之無上妙法。今專制帝王，一方面則高不可攀，一方面則深閉幽居，尊而不親，枯寂無味。人謂帝王樂，吾謂帝王受禮勢之束縛，實鮮生人趣味。至於爲后妃者，束縛重重，一旦去其壓制，大權獨攬，其不出於放僻邪肆如西太后者，有幾人哉？此無他，不得其樂之樂也，反至招禍。

東太后以仁厚懦弱之人，而欲與狡悍之慈禧相抗，多見其不知量也！且既惕伏於前矣，而欲制之於後，是事勢所萬不能在東太后之意，彼之祕密爲吾窺破，則以後無慮其不馴伏；實則陰險之人愈窺

其私欲報之仇愈切也。

第八十回

李蓮英擅寵專權

慈安后遭妬惹禍

却說慈安太后要照妃子的禮節，叫慈禧太后跪在後面拜見先帝陵寢，慈禧太后執意不肯，反而啼啼哭哭，吵鬧起來，口口聲聲說東太后欺凌他，說明知道俺兒子死了，沒有出頭日子了，當着衆大臣的跟前，要硬按下我的頭來。慈安太后看他哭吵得利害，反沒了主意；後來各位親王大臣調停，仍舊依了慈禧太后的意思，和慈安太后並肩兒跪拜着。從此以後，慈禧心中越法把個慈安怨恨得利害，說他不該在祖宗陵寢的地方，當着衆大臣的面前，削他的臉面；既不雅觀，又褻瀆了太后的尊嚴。西太后知道恭親王也預聞這件事體，便時時刻刻想革恭親王的職，常常把醇親王喚進宮去，和他商量，又和李蓮英商量。這時候李蓮英早已陞做總管，那崔總管已退位回家去了。李蓮英常常拿銀錢去周濟他，崔總管說小李却還有良心。李蓮英在宮中，權柄很大，不但是一班宮女太監見他害怕，便是那班王公大臣，見他得了慈禧太后的寵愛，誰敢不趨奉他。李蓮英這人，面目雖不十分俊美，但他天生成功一副媚骨，笑一笑，說一句話兒，總是十分和軟。他又打扮得十分瀟灑，走起路來，翩翩顧影；太后看了，十分愛他。他又生成一張利嘴，終日在太后跟前，或是唱着小調兒，或是說幾句笑話，總引得太后笑逐顏開。他便見了大臣們，也是談諧百出；那班大臣，見了他都和他好，便是那方正不過的恭親王，見了他那種嬉皮笑臉的樣子，也是沒奈何他。西太后最愛畫像，或是照相；把那京城裏照相的，喚進宮去。太后在北海船頭上扮一個觀音大士，命李蓮英扮一

個韋馱菩薩，站在一傍，拍一張照，有時太后扮一個西王母，李蓮英便扮一個東方曼倩，學着偷桃的樣兒，拍一張照；有時太后改了男裝，扮一個太原公子，李蓮英扮一個李衛公，拍一張照。太后和李蓮英扮着一齣一齣的戲文，拍的照相很多，有許多太監，把這種照相偷出去買錢的。這照相給東太后看見了，却大不以為然；也會勸過西太后，說做太后的，十分尊嚴了，不該有這樣兒戲的照片。無奈西太后非但不聽話，反格外和李蓮英親熱；太后自己躺在榻上，却喚李蓮英睡在榻下，留他談些家常事體。李蓮英又最會在女人身上用工夫，他體貼女人的心性，說出話來，句句叫婦女們聽了歡喜。慈禧太后又告訴他自己從前在娘家的情形，說母親是不歡喜他的，父親死後，十分窮苦，虧得自己打定主意，趁挑秀女時候，選進宮來，得先帝的寵幸，生了一個皇子，俺的地位越法堅牢了；但是以後又交了壞運，咸豐末年的時候，文宗皇帝害病很厲害，外國兵又打進城來了，燒了圓明園，俺跟隨先帝逃到熱河避難去。這時候俺年紀還輕，文宗的病勢又十分不好，皇子年紀還小，那東宮的姪子，是一個壞人，謀奪大位，勢甚危急。是俺抱了皇子，到先帝的牀前，問大事怎樣辦理？先帝病勢十分昏沉，一時答不出話來，俺又對先帝說：兒子在此。先帝纔睜大眼睛，看了一眼，說道：自然是他接位。這句話說了，便寘天去了。俺見大事已定，便也放了心。那時見死了先帝，心裏雖十分悲傷，但以爲還有這兒子可以依靠。誰知道穆宗到了十九歲，便也寘天去了；從此以後，我的境遇，一天壞似一天，滿肚子的想望都斷了。那東太后又是和俺不對的，皇帝年紀又小，身體也單薄；看來他也祇知道親熱東太后，不知道親熱我，真正叫人灰心。西太后說到這裏，不覺連連的嘆氣。李蓮英竭力

的勸戒，又接着說了一個笑話，西太后不覺轉憂爲喜，又說起他小時的話來。還說起自己做妃子的時候，因想念母親想得厲害；承蒙文宗的特恩，賜俺回家省親一次。先幾日，派安總管到家中去傳話；說貴妃某日回家省親，某時進門，某時見駕，某時省親，某時更衣，某時開宴，某時休息，某時回宮，都有一定時候，寫在黃榜上，發在家中大堂上張貼。我母親得了這個消息，便一面預備接駕的戲酒，一面去邀請親戚到家裏來陪宴。到了日子，俺坐了一頂黃轎，四十名小太監簇擁着，另有宮女太監們拿着傘扇巾盆許多東西，二千名御林軍保護着排着隊到了家裏，遠望家門口滿掛燈綵，上面罩着五色漫天帳，地下鋪着黃毯，直通內宅。所有家裏的男丁，都在大門外跪接；所有女眷，都在內宅門外跪接。到了內廳下轎陞座，除俺母親和長輩的女客以外，都一班一班的來跪見，便是俺母親和長輩的女客，也都穿着朝衣上來請安站班，接着便有那班男客都遞進手本來請安。俺換去了大衣，再進母親房去行省親的禮。俺母親原是不歡喜我的，如今多年不見面，俺母女兩人見了面，便撐不住吊下眼淚來。我看了家裏房子也蓋造的很高大，妹子和兄弟都富貴了，也便放了心。停了一回，戲酒開場，一班女眷簇擁着俺到內廳上去坐席吃酒，我這桌席上，祇有母親陪坐在下面；我原是愛看戲的，那時隔着一重簾子，簾子外面坐着男客，是俺嫌他氣悶，吩咐把簾子捲起，這纔猶俺爽爽快快的看了一天戲。待到回宮來，已是上燈時候了。先帝聽得俺回來了，便特特走進俺房來問俺今天你母女見面心中可快樂嗎？俺回奏說：臣妾家中，受皇上雨露深恩，今日骨肉團圓，非常快樂！先帝聽了俺的話，隔了幾天，先帝傳諭宣俺母親進宮來，又使俺母女見面。先帝錯會了俺的意，

認做俺在宮中記念母親，所以常常賜俺母女見面；先帝怎麼知道俺在家裏，俺和母親是不對的。那時俺母親祇歡喜俺妹妹，常常罵我賠錢貨，俺的省親，原是要在俺母親跟前誇耀誇耀，並沒有一點骨肉之情的。如今皇帝把俺母親傳進宮來，又給我母女見面了，俺便也要趁此在母親眼前擺擺架子；照規矩后妃的母進宮來，見了他女兒，是要行大禮的；做女兒的也不敢受，見他母親拜時，做后妃的便側身避開。俺那不要借此殺殺從前的水氣，便直挺挺的坐着受俺母親的拜，也不叫起來；後來還是宮女去把俺母親扶起來，看母親臉上，已有氣憤憤的樣子。俺假做不看見，和他有一搭沒一搭的說着。俺母親原想與俺商量，把兄弟的官兒往上陞。每見母親開口，俺便說：如今家裏也夠了，比到我未進宮來以前，苦得衣衾不全，却好得萬倍了。我看俺弟兄福分也淺，做了這個官也可以心滿意足了，再陞他的官兒，怕他也受不住，母親聽了這個話，已氣得受不住了，便要站起來告辭，是俺留着吩咐宮女賞飯，我母女兩人一塊兒吃着。吃完了飯，宮女拿一隻大漆盤上來，盤中滿盛着插戴的花朵；俺原是最愛花的，又最愛那大紅的洋牡丹。當下俺揀了一朵碗口似大的大紅洋牡丹，宮女替俺戴着；俺又揀了一朵萬壽菊兒，親自替俺母親插在鬢邊。俺知道母親是不愛花的，自從俺父親死過以後，花朵兒絕不上頭了。那天我們母女見面高興，便替他多戴些，把盤裏的花兒統統給母親戴上；蓬蓬鬆鬆的一頭，我看了笑得前仰後合。誰知我母親却十分惱怒，當時推託說：丈夫已死，自己是個側身，不便再插戴花朵兒。把那頭上的花朵統統拔了下來，急急告辭出宮去。從此以後，憑俺再三宣召，他總推託着不肯進宮來；直到死時，俺母女也不會見得一面兒。當時慈安

太后聽了慈禧的話，心中雖大不以爲然，但也不好說得，怕再傷了兩人的和氣；從此以後這兩位太后總算勉強和好。誰知一到了這年祭東陵的詩候，兩位太后又大傷了和氣。爲的是兩人拜陵的時候爭名位起見。慈安太后看看慈禧的權力一天大似一天，他舉動也一天驕縱似一天，便要借這名位的事體壓倒了慈禧，免得將來再在宮中弄權；因此在祭陵的前幾天，便和恭親王秘密說妥。到了祭陵的時候，慈安太后便傳諭王大臣會議兩太后行禮的先後；恭親王早受了東太后的意旨，便奏稱請慈安太后先行禮，隨後再是慈禧太后行禮。慈禧太后聽了不服，便說同是一樣太后，又同理着朝政，爲什麼於謁陵獨有先後之分？極力主張兩太后不分先後，並肩兒行着禮。慈安太后聽了又大不以爲然，便對着大臣們侃侃的說道：在目下論起來，俺和西宮同是太后，原不分什麼大小，但如今在先帝陵前，却必得分個大小，若不分大小，是欺先帝了。西宮在咸豐帝生前，不過一個妃嬪之位；待到升作太后，已是在咸豐帝賓天之後。對咸豐帝却依舊是一位妃嬪，位次應該設在右面傍邊，比俺的地位略低一級，便是俺自己也祇能在右面的邊位，那左面的正位，還須留給已死的中宮。中宮雖比先帝早薨，但總是先帝的正后，俺們也越不過這個禮兒去的。這幾句話說得光明正大，誰也不能批駁。但叫慈禧太后當着這大衆面前，如何捱得下這個臺；何況西宮自從在先帝跟前做妃子直到現在，向來都是尊貴驕縱慣的，如何肯嚙得下這口氣去。但是要批駁東宮的說話，却又說不出什麼道理來。祇說自己母儀天下已久，不能再以妃嬪之位來羞辱我。說着，便對了東陵掩面大哭起來。慈安太后雖說是辦事嚴正，但又是心軟不過的人，見慈禧太后哭，早弄得沒有

主意了。又經着許多大臣勸諫，說兩宮同肩國家大任，必須要和衷共濟，纔得保國家太平。到後來到底依了慈禧太后的主意，兩太后並肩行着禮。慈禧后因慈安后當着大眾削他的臉，從此以後又把這東宮恨入切骨；李蓮英又打探得那天的事體是慈安太后和恭親王事前商量好的，從此西太后心中時想弄去恭親王。除了他眼中之釘。李蓮英能替西太后探聽事兒，西太后越發寵愛李蓮英起來。這時宮裏有一個太監，綽號叫陰劉的，見李蓮英的權勢漸漸的爬到自己上面的，便十分不服氣。這陰劉原是姓劉，祇因他的生性陰沉深刻，舉動遲緩，人人便取他的綽號稱他陰劉。這陰劉在李蓮英未進宮以前，原是很有勢力的，當一名總管；宮裏的宮女太監都見了他害怕，也很得西太后的寵用。後來李蓮英進宮來，祇因生得年輕會打扮，說話又靈利，西太后把寵任陰劉的心慢慢的移到李蓮英身上去了。這李蓮英是何等乖巧的人，他見自己得了勢，便竭力擠軋那陰劉，言裏語裏，常常在太后跟前說陰劉的壞話。但是講到資格，總是陰劉的資格深；宮裏有許多規矩故事，李蓮英不知道的，不得不去問陰劉。因此陰劉有時也蒙西太后傳去問話，陰劉在奏對的時候，也說着李蓮英的壞話，因此他兩人的冤讎越結越深。他們瞞着太后，在背地裏也會打過架來；李蓮英年輕力大，陰劉吃他打敗了，受傷很重，因此見不得太后，祇得請假回去養傷。在這個當兒，李蓮英在太后眼前又竭力說陰劉的壞話；太后這時正寵用李蓮英，便也聽信了他的說話，心中漸漸的厭惡陰劉了。陰劉銷假進宮來，也知道自己的勢力漸漸的敵不住李蓮英了，有人替他們兩人打圓場講和；李蓮英也怕陰劉在太后跟前說出打架的事體來，便也假意和陰劉言歸於好。但在背地裏

說陰劉的壞話，越法說得利害，把個西太后也說動了氣，立刻把陰劉傳來當面訓斥了一番；陰劉知道是李蓮英鬧的鬼，心中萬分氣憤，他一時也不及細想，竟直奏說李蓮英招權納賄，聲名狼藉，還有許多齷齪的話，竟把太后的名氣也拖累進去了。太后聽了，止不住勃然大怒起來，說他有意毀謗宮庭，便要立刻發交待衛去正法；嚇得陰劉連連磕頭求着說道：「奴才罪該萬死，祇求佛爺可憐奴才伺候了三十年，當初也承蒙佛爺稱奴才是個忠順的孩子；這裏面不無犬馬之勞，還求佛爺開恩，賜奴才一個全屍，奴才便死也甘心的！」接着兩傍的宮女太監也都替他跪求着。太后的怒氣雖稍稍平了下去，但心中忽然轉了一個念頭，喝令拉下去下屋子裏去鎖起來。兩傍的太監得了懿旨，便上來把陰劉拉了下去，關在宮門外的小屋子裏；太后退進寢宮，倚在榻上，李蓮英在一傍跪着替太后捶着腿兒。太后笑對着李蓮英說道：「這老劉兒這樣可惡，俺便給他一個奇怪死法。」李蓮英便請問如何是奇怪死法？西太后便吩咐宮女去拿出一串鑰匙來，太后便在裏面找出一個奇怪死法，交給李蓮英拿去吩咐到景仁宮東偏殿裏開了第四座大廚，拿出一瓶藥粉來。衆宮女看時，見那藥粉是粉紅色的；太后又吩咐把藥粉倒出少許，和開水沖在杯子裏，滿沖一杯，太后吩咐把這杯水拿去賞給陰劉服下。陰劉知道太后賜他死了，便一面淌着眼淚，一面把水吃下；叩頭謝過恩，別的太監扶他睡在榻上，依舊把門鎖上，到太后跟前復旨去。這裏妃嬪宮女們服侍太后吃過飯，照例太后要去打中覺的；太后進臥房的時候，吩咐衆妃嬪却莫走開，待俺起來，便帶你們去看一樣怪東西。衆妃嬪聽了，都莫明其妙；但太后吩咐的，又不得不候着，大家靜悄悄的在外屋子裏坐着守着。

隔了一個多時辰，聽得裏面喊道：老佛爺起身了！外面廊下站着的太監，也接着喊道：老佛爺起身了！李蓮英帶着兩名小太監急忙進去，西太后生性是愛好天然的，便是午睡醒來，也要重勻脂粉，更換衣服。李蓮英直伺候着西太后出房來，衆妃嬪上前去迎接着。西太后笑對衆人說道：俺們看怪東西去。前面許多太監，後面許多宮女，簇擁着到那下屋兒裏。李蓮英上去開了門進去，太后在椅上坐下，指着榻上叫衆人看；祇見榻上一個小孩子縮做一堆，面向裏睡，睡着。太后吩咐去把榻上的人轉過身來，原來那人已死了。再看死人臉上時，滿面皺紋，皮肉已縮成乾兒了。太后指說道：這便是老劉兒。他吃了景仁宮裏的毒藥死後，縮成這小孩兒樣子。衆妃嬪看了這奇怪的樣子，聽了太后的話，早嚇得魂膽飄搖。又聽太后接着說道：景仁宮裏歷祖傳下來有許多猛烈的毒藥，有吃下去屍身化做灰的，有吃下去屍身化做血水的，也有吃下去化做一股氣兒的；凡有犯罪的宮女太監們，皇上皇太后都得拿這毒藥賞他吃下。如今老劉兒求着要給他全屍，俺便賞他吃這毒藥，名叫「返老還童」。西太后說着，也不禁撐不住哈哈的笑了。吩咐李蓮英把老劉兒的屍身送回他家去，李蓮英上去把陰劉的屍身一提，好似提小孩兒的，拿出宮去，裝在盒子裏，指着屍身說道：老劉！你也有今天嗎？說着，吩咐小太監搬去。這裏李蓮英自從西太后毒死了陰劉以後，越發得了意兒；西太后也越法拿他寵用起來，祇叫是李總管說的話，皇太后無有不依。一班宮女太監們無有不怕。因此李蓮英眼中也沒有忌憚的人了。有一天，正值西太后午睡，李蓮英偷空兒出來在殿廊下和小太監踢着球兒玩耍；正踢得高興的時候，一球飛去，在廊下柱子上碰，那球兒直滾過東走廊去。

警眼見那慈安太后帶着兩個宮女一個太監從東走廊上走來，那球兒恰恰滾在慈安太后脚下；李蓮英站在正面廊下，雖也看見，他知道慈安太后是到慈禧太后宮裏去的，繞過第二個穹門出去，是不走殿廊下過的，李蓮英便假裝做不見，盡站在殿廊下和小太監說笑着。慈安太后是素性嚴正的人，他見有人在殿廊下踢球，已經是心裏不自在了；又警眼見那李蓮英站在殿廊上也不上來磕頭，祇是傍若無人的說笑着。慈禧太后近日也聞得李蓮英專權恃寵的事體，平日暗地裏留心他那種諂媚西太后的樣子，心中原是厭惡他的。祇因礙着慈禧太后的面子，不好說得；如今見他竟在殿廊下踢球，已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又見了自己不知道上來磕頭，却假裝做不會看見，站在廊下嬉笑自若，不覺勃然大怒，立刻命太監着把李蓮英傳來。那李蓮英也不害怕，祇是慢吞吞的走上前去，直挺挺的站着。慈安太后看了愈加生氣，喝令跪下。一個太監去搬了一把椅子來，請東太后坐下；東太后手指着李蓮英，痛痛的訓斥了一番。說你這王八羔子，仗着誰的勢力這樣放肆？這殿上是你踢球玩耍的地方嗎？再者，你見俺走來，膽敢大模大樣的裝做不見，宮庭裏面也沒有一個禮兒了。自從先帝升天以後，主子年紀小，俺也看在西太后面上，不來查考你們，儘放着你們這班王八羔子在宮裏造反了。打量你們背着我做的事體，俺不知道嗎？你們可是活得不耐煩了，越法弄得無法無天了。打量俺管不到你們，所以不把俺放在你們眼裏麼？打聽兒說一句話，俺是受過先帝遺詔的，這宮裏不論誰，俺都有權處治他。慈安太后愈說愈氣，說到十分憤怒的時候，便喝令快傳侍衛，把這王八羔子拉去砍了。欲知李蓮英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宮壺深邃，曖昧難言；女子小人，見短識淺。往往穢亂百出，貽羞史乘。吾嘗聞名門大宅之女，有下交厮役者矣。其癥結所在，實由於設防太嚴，男女無正當之交際，女子又以不學爲重，閱歷淺而見識拙，易爲小人所乘。藏垢納污，豈獨宮庭可嘆可嘆！

女子氣度狹隘，睚眦之仇必報，而獨於母女尤甚。吾亦數見不鮮矣。慈禧后以在家不得母歡，及入門見寵，亟欲以勢位凌及母家，誇耀而報復之。其天性亦斷喪盡矣！於以見得罪於君子也易，而得罪於婦人小子也難。處世之道，思過半矣！

慈安太后怒斥李蓮英，活畫出一個懦弱婦人來。慈禧后之專肆，李蓮英之驕橫，亦匪伊朝夕矣。蔓草之生，不知早圖；及其方張，而欲以空言制之，適足以自取其禍。語云：當斷不斷，自取其亂。其慈安后之謂乎！

第八十一回 榮祿初入宮禁地 懿妃死償恩情債

却說慈安后訓斥李蓮英的時候，已有許多太監遠遠的在廊下站着；一聽說太后傳侍衛要砍李蓮英的腦袋，慌得許多太監都上去爬在地下磕頭，替李蓮英求饒。那李蓮英也不住的磕着頭，一面求着道：佛爺看西宮太后的面上，饒了奴才一條狗命罷！慈安太后原是生性仁慈的，一見大家求着，他的心便軟了；去又聽李蓮英說看西宮太后的面上，便也想到俺如今倘然真的殺了李蓮英，在慈禧太后面上須是不好看。想到這裏，便不覺把一股氣慢慢的按捺下去了；但那侍衛已傳了進來，向太后磕過頭，站在一邊。那

太監們見侍衛進來了，越法惹李蓮英求得利害；隔了半晌，慈安太后便諭把李蓮英拉出去，打二百板子。那李蓮英聽了，忙向太后磕頭謝着恩。侍衛上來，把李蓮英拉着出去了。這裏慈安太后餘怒未息，回過頭去，對衆太監說道：「二百年的祖宗規矩，壞在這王八羔子手裏！俺若再不管，便對不住歷祖歷宗。說着，便氣憤憤的帶了宮女們趕到慈禧太后宮裏。那慈禧正午睡起來，勻着脂粉，却不見李蓮英來服侍，心中十分詫異；正要傳喚去，忽宮女傳說東宮太后來了。慈禧后忙站起來迎接時，那慈安太后已進房來了，看他氣憤憤的在椅子上坐，一開口便說道：「李蓮英不過一個太監罷了，便算他有才情，能服侍主子，也須顧全祖宗的規矩，萬不能聽他胡鬧去；再者，他雖說是妹子的奴才，和俺的奴才有什麼分別？如今這奴才眼睛裏祇知有妹妹，不知有俺。他見了俺，尚且不知道規矩，那名位比俺低的皇后妃嬪們，他見了越法要肆無忌憚了。他在宮裏放肆慣了，出去對着大臣們，更是驕橫，成什麼體統？俺也曾聽得外邊人稱李蓮英稱九千歲的，妹妹，你想，一個太監聲勢大到這個樣子，將來鬧出和魏宗賢一般的事體來，俺們還有什麼臉面去見歷祖歷宗？」慈安太后愈說愈氣，慈禧太后聽他說話，好似句句在那裏譏笑自己，不覺也生起氣來，便冷冷的說道：「李蓮英也不過一個奴才罷了。姊姊倘然看他入眼，要攆他便攆他，要殺他便殺他，俺也決不包庇。俺聽姊姊的口氣，好似怨俺拿他寵用壞了，這是姊姊錯會了意了。至於外面的謠言，那是聽不得的。慈安太后聽了，又說道：「奴才是妹妹的奴才，傍人也管不得這許多；妹妹既歡喜他，也何必俺多嘴。但是妹妹的名氣，吃一個奴才糟蹋了，也是可惜的。慈禧太后聽東太后的話，越說越利害了，便也忍不住氣，把

衣袖兒一揮，轉過臉兒去，不說話了。慈安太后也便氣憤憤的站起身來便走，也不向西太后告辭。從此以後，東太后和西太后意見愈鬧愈深，兩位太后有許多日子不見面了；西太后便常常宣詔內務府大臣榮祿進宮去，和他商量抵制東太后的計策。榮祿拍着胸脯說道：太后便請放心，奴才已在外面聯絡了許多大臣，都願效忠太后；若東太后有懿旨下來，俺們都不奉詔。西太后聽了，心中甚是歡喜，連稱好忠臣。從此以後，榮祿更是無事也常常進宮來和太后閒談。榮祿十分乖巧，凡是太后跟前的宮女太監們，他都暗暗的送金銀，要他們在太后跟前稱贊自己。內中有一個李蓮英，和榮祿更是相投；兩人換帖結拜了弟兄。李蓮英對榮祿說：宮裏有一位懿妃，他是同治皇上的妃子，長得好鋒利的嘴兒，終日伺候着太后，極得太后的歡心；你不可不用一番手段，去聯絡他。榮祿說俺每召對的時候，每見有一位妃子似的，打扮得十分俏麗，穿着高高的鞋跟兒，聽太后常常問他話。俺因在太后跟前，不敢細看，不知是不是他？李蓮英點頭說正是他，正是他。長得好一副臉蛋子，今年纔得十八歲呢；你好好用一番工夫下去，能得了他的歡心，替你在太后跟前說着話，比俺說的話強多呢。榮祿聽在心裏，第二天榮祿跑到琉璃廠去買了許多西洋來的鏡箱兒粉盒兒和手帕汗巾，都是十分精緻，十分靈巧的；拿進宮去，孝敬太后。太后雖是一個中年婦人，見了這些東西，却十分歡喜。從此以後，榮祿每進宮去，都帶有孝敬的東西；也有是繡貨，也有是玩物兒。內中有一隻洋鐵皮的西洋小輪船，把火油倒在裏面燒着，那輪船便咄咄的自己行動起來。宮裏的人看了，人人都歡喜。懿妃還是小孩子的心性，看了更是歡喜。有一天，榮祿在太后跟前奏對了出來，纔走到宮門口，祇

聽得身後有嬌聲喚六爺的。榮祿急回轉臉去看時，見不是別人，正是那懿妃；榮祿滿臉堆笑着，走上前去，忙爬下磕頭，口稱貴妃呼喚奴才有什麼吩咐？慌得懿妃躲避不迭，把帕兒掩着珠脣，笑說道：六爺快起來，要折煞俺了。老佛爺有什麼話忘了，請六爺進去呢。榮祿聽了，急急又趕進太后房裏去，待奏對完畢出來，那懿妃還站在穹門邊望着。榮祿走上前去，低低的說道：奴才有一份孝敬的東西，給貴妃留着，祇苦沒有奉獻的機會；說時向四面看時，恰巧有一個小太監從廊下走來，榮祿便叫他快去把總管找來。那小太監走去，這裏榮祿對懿妃說些外面的風景，街市的情形；懿妃自幼兒進宮來，幽居多年，怎麼知道外面這種奇奇怪怪的情形。榮祿又把那些市井瑣碎的事體告訴他，又說誰家賣的美味食物，誰家賣的新樣兒綢緞，誰家賣的貴重古董；把個懿妃聽得祇是嘻着嘴笑，說道：六爺幾時也替我買一隻那小輪船兒玩玩？榮祿聽了，連聲說：有有！接着那總管李蓮英來了，後面跟着四個小太監，手中各抱着大小包裹兒，走到跟前。李蓮英向懿妃請了一個安，站起來指着那大小包裹，說道：這裏面都是六爺孝敬娘娘的東西。六爺有這一個心長久了。每次把東西帶進宮來，祇苦於沒有機會見娘娘的面，和娘娘說一句話兒；因此把每次帶來的東西，存積在奴才屋子裏。如今難得見了娘娘的面，奴才把六爺孝敬娘娘的東西都帶來了，請娘娘過目。懿妃聽了這個話，兩眼看着六爺，露出一肚子歡喜，一肚子感激來。榮祿接着說道：請貴妃吩咐一句，把這東西送到什麼地方去。懿妃一想，倘然直送到自己屋子裏，給別的宮女太監們看見了，便要生出許多閒話來；不如叫他們暫時送在太后的書房裏去，待夜靜更深的時候，再叫自己的心腹宮女悄悄的搬運

到自己屋子裏去。當時主意已定，便向小太監招招手兒，那四個小太監手中抱着的包裹兒，跟着懿妃進
 寢宮外一打聽，果然太后還未起身，便有一個宮女走出來，悄悄的對榮祿說道：請六爺到那裏屋子裏坐。
 了，六爺須好好的做去，不要弄毛了。再抱怨咱家？榮祿聽了，一笑去了。第二天，榮祿故意早一點進宮去，到
 說着自己在前面領路，榮祿在後面跟着，走到一座屋子門口，那宮女從身邊掏出鑰匙來，上去開了門。榮
 祿踏進屋子去一看，祇見圖書插架，琳瑯滿目；那什錦架上，蘭草瓊芝，發出靜靜的香味來。他自己孝敬的
 那隻小輪船，也擱在什錦架子上；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毯，人走在上面，一點兒也聽不出聲息來。靠窗安着
 一張大書桌，上面擺設着文房四寶，都是珠玉鑲成的；那大大小小的自鳴鐘，觸目都是靜悄悄的坐着，滿
 耳祇聽得鏗鏘之聲。榮祿正回頭看壁上的字畫時，忽聽身後有衣裳悉索之聲；一看，那懿妃玉立亭亭的
 已站在跟前了。看他滿臉堆着笑，低低的說道：六爺怎麼給這許多東西，叫我受了心上實在意不過去；不
 受呢，又怕六爺生氣。沒有法子，祇得謝謝六爺罷。說着，掩脣一笑，在一張長榻上坐了下來。榮祿趁勢也並
 肩兒坐下，接着又講了許多外面的新聞故事；懿妃最愛聽這些閒話，聽了祇是笑。榮祿看他笑得有趣，便
 越說越起勁了。他兩人忘其所以，那身體越發接近了。正在這時候，忽然宮女來報說：老佛爺醒了。懿妃忙
 丟下榮祿，急急進去伺候；停了一回，裏面又傳榮祿。榮祿進去奏對過出來，依舊是懿妃送到寢門邊，覷着
 左右沒有人，懿妃拿出一個繡花荷包兒來，向榮祿袖子裏一塞。說道：這是俺自己繡的，六爺收着玩兒罷。

從此以後，他兩人假這太后的書房，做一個聚會之所，交情十分濃厚。日子久了，那班小宮女小太監，總不免有言三語四，不知怎麼的，傳在一個七格格耳朵裏。講到這七格格，原是慈安太后的內姪女兒。出落得玉貌花容，當時宮裏有兩個美人兒：一個是懿妃，一個便是七格格。這兩個美人，都在慈禧太后跟前的。慈禧太后最愛女孩兒，凡是宗室格格，和大臣家裏的女公子，有聰明伶俐的，給太后知道了，便召進宮去，當着女官，終日陪着太后說笑游玩。這七格格雖是慈安太后這邊的人，但因他常常到慈禧太后宮裏去，慈禧太后看他活潑有趣，常常留他在宮中賞飯賞衣服。七格格是何等聰明的女孩子，他面子上雖近着慈禧太后，但慈禧要留他在身邊，他總是婉言辭謝，去跟着慈安太后住宿。有時慈禧太后向他打聽慈安太后那邊的事情，他總推說不知道的。慈禧太后也明知道他們姑母姪女總互相迴護的，但捨不下他的美貌，依舊常常去宣召來，帶在身邊，說笑玩耍。天下的美人，生性最妬；七格格仗着自己美貌，又聽宮中的人拿他去比懿妃，說他門是一對美人兒，因此七格格有些氣不過，常常在背地裏說懿妃的壞話。說懿妃如何不避嫌疑，榮祿進宮出宮，總是懿妃接送着，兩人在太后書房裏調笑無忌，便是當着太后說話之間，也是嬉笑無忌的。這樣子，看在太后眼裏，明知道他們不妥；但這兩人都是自己的心腹，也不好說什麼。倒是七格格在暗地裏，却刻刻留心着他們的舉動，要抓點錯處出來，丟丟懿妃的臉。這一天，合該有事：七格格牽了慈安太后之命，跑到慈禧太后宮中去，向慈禧要兩廣總督的奏摺看。待到了那邊，為時尚早，慈禧不會起身呢。無奈這奏摺是慈安太后立等着要看的，七格格不便空手回宮去，便打算找懿妃閒談去，看看

走到懿妃門口，忽見一個小太監坐在房門外，見了七格格，忙向他搖手兒，叫他莫進去。七格格看了詫異，他也不理會，儘自闖進房去。小太監急在七格格身後大聲喊道：七格格來了！懿妃原在裏面套房裏的，聽得了忙迎出房來。七格格在房門外，彷彿聽得有男人說話的聲音，看懿妃臉上時，紅潮雙暈，雲鬢微鬆。對七格格說話的時候，氣喘噓噓的。七格格越法動了疑，劈頭第一句便問道：你在屋子裏和誰說話？懿妃已被他一句話揭穿了，知道無可抵賴，便說：四爺在俺屋子裏坐呢。說着，回頭過去，向裏屋子喊道：四爺快快出來，七格格在這裏看你呢。裏面榮祿聽了，趁此吠的答應一聲，趕出外屋子來，向七格格請了一個安，滿臉堆着笑；一面端椅子請他坐，一面問道：七格格到這屋子裏來有什麼事？七格格聽了，把頸頸子一歪，說道：什麼話？這地方祇許你來，却不許俺的嗎？到這裏來，一定要事兒纔來得嗎？那沒俺請問四爺，四爺是有什麼事兒來的呢？問得榮祿一句口也開不得，祇說：好格格，俺不會說話，饒恕了俺罷。說着，又做出許多醜相來。又問七格格：這幾天可到什麼地方去逛來？老佛爺可有什麼話來？又說十刹海這幾天正熱鬧呢，格格可會去逛過麼？改幾天有空兒，俺陪着格格進去，可好麼？東拉西扯的說了許多話，七格格睬也不去睬他，祇和懿妃說着話兒，停了一回，小太監來通報說：老佛爺傳七格格呢。七格格聽了，忙丟下他兩人，轉身跟着小太監走進慈禧宮中去。見了太后，便說：慈安太后打發來向老佛爺要兩廣總督的奏摺去看，慈禧太后聽了，忙傳李蓮英，叫他到書房去，把那奏摺揀出來送去；又留住七格格在宮中陪着吃飯，吃飯的時候，有許多妃嬪宮女在兩傍站着伺候着，獨有那班格格們可以陪伴太后吃飯。這時懿妃也站在一傍，待

慈禧太后吃完了飯，進房去；那班妃嬪們纔就太后吃剩的飯菜，胡亂吃了一回。那時慈禧太后和七格格在屋子裏閒磕牙，說話之間，七格格便把榮祿在懿妃房中逗留調笑的情形，約略的說了幾句。榮祿和懿妃的事體，在西太后心中，早也料到；如今聽七格格說出這話來，心想七格格是慈安太后的內姪女兒，那榮祿又是自己的內孩，倘然這風聲傳到東太后耳中去，少不得自己也要耽着處分。忙拉着七格格說道：好孩子！你既撞見了，俺們娘兒都是一家人，你便包庇他們些，他們總忘不了你的好處。說着，把自己頭上插着的一支玉搔頭拔下來，替七格格插在髻兒邊。七格格忙下跪去謝恩。正起來，那懿妃也吃完了飯，走進屋子來；慈禧太后吩咐懿妃，叫他向七格格請安。懿妃一時摸不着頭腦，但太后的吩咐，又不能違背，便向七格格蹲身請下安去；七格格推說是東太后那邊有差遣，便辭出宮去。這裏慈禧太后立刻把臉色沉下，問着懿妃道：我吩咐你向七格格請安，你知道我的用意麼？嚇得懿妃不敢開口，忙爬在地下磕頭。慈禧太后吩咐把榮祿喚進來，榮祿那邊，早有太監去報信給他，說老佛爺正生氣呢。一聽得宣召，捏着一把汗，躡着腳走進太后房中去；見懿妃跪下，他也爬下地去，恰和懿妃跪了一個並肩兒。祇聽慈禧太后很嚴厲的聲音說道：我祇因看你們兩個孩子長得比別人聰明些，凡事也不免信託你們些，寬縱你們些；你們索興在背地裏做出那種無法無天的事體來，今天給七格格撞破了，他回去告訴東太后知道，明天不免要見奏章。那時我自己也洗不清，管不得你們的事了，你們準備着腦袋砍下來便了！一句話，說得榮祿和懿妃兩人連連磕頭求饒。榮祿又說：奴才在貴妃房中，不敢爲非作歹；祇因奴才進宮來時，打聽得老佛爺還

安臥不會起身，奴才要打聽老佛爺昨夜身體可大安，一時又無從打聽。知道懿貴妃是老佛爺寵愛的人，早晚伺候着老佛爺的；便到貴妃屋子裏去，一來是打探老佛爺的消息，二來是去請貴妃的安。原是奴才不知嫌疑，罪該萬死！但說奴才有什麼曖昧事體，這是青天在上，奴才萬萬不敢的。奴才一死原不足惜，祇是拖累了貴妃的名氣，叫奴才如何對得起人。這事體祇求老佛爺替奴才做主說着，又不住的磕下頭去。慈禧太后聽了榮祿的話，冷笑着說道：你兩人也不用在俺眼前裝神弄鬼，俺也沒有這個心勁兒來管你們的閒事；祇看你兩人的造化，明天東太后倘沒有什麼話落在俺耳朵裏，臣工們倘沒有奏章照在俺眼睛裏，也就饒恕了你們。不然的話，倘有三言二語落在俺耳根裏，如今東太后正天天要抓我的錯兒，那皇上也不親近我，我自己也難保，祇得把你兩人和盤托出去；殺也罷，刮也罷，可不干我事。懿貴妃聽了這個話，嚇得那眼淚直滾出來。西太后喝一聲起去，他兩人又給西太后磕頭，退出房來。在背地裏懿貴妃又拉着榮祿痛哭；榮祿拿好言安慰他，又說俺和李總管商量去，決不叫貴妃吃虧的。當夜榮祿果然去找李蓮英，告訴他的來意。李蓮英也常常吃東太后的訓斥，啣恨在心，聽了榮祿的話，便拍着胸脯，說道：四爺放心，這件事體不鬧出來便罷，倘然鬧出來，俺們索興一不做二不休，施一條毒計，把俺們的仇人一網打盡，大家痛痛快快的做一下。榮祿聽了，暫時告別出宮門。榮祿耽了一夜的心事，第二天一早，又急急趕到宮裏去候信。那西太后早朝回宮，便傳榮祿進去；榮祿知道大事不好，祇得硬着頭皮走進西太后房裏便跪下。祇見西太后滿面怒容，擲下一個摺子來，叫他自己看去；榮祿見那摺子是翁同龢上的，摺子上不但說榮

祿和懿妃的事體，污亂宮廷，請兩宮太后立交內務府明正典刑，并說慈禧太后侈靡驕縱，袒護私親。榮祿一面看着摺子，一邊聽西太后喝道：你們這班孽畜！自己做出不要臉的事體來，拖累我也受着翁師傅的嘲笑，你們還不給我去快快的死嗎！一句話不會說完，宮女報說：慈安太后來了！慈禧太后忙起身迎接，慈安太后也滿臉含着怒氣，走進房來，慈禧太后臉上不覺露出羞慚之色，慈安太后一坐定，便問道：今天翁師傅的奏章，妹妹看見了沒有？慈禧太后還不會答話，忽然宮女又進來報說：懿貴妃在宮中自縊身死。榮祿聽了，真好似萬箭攢心。欲知懿妃自盡的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母后臨朝，決無良果。此非謂女子之不宜於政治事業也，徒以中國歷史上女子之操政柄者，均非從學養中得來；徒以妃嬪怙寵，威福擅作，一轉私意，顛倒朝綱。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初無是非正義於其間。蓋若輩出身微賤，所與結納者，皆蠅營狗苟之輩，無怪其一朝得意，惟權威之是弄。羣小趨附，而大局愈不堪問矣。西太后之與榮祿，其尤著者也。

妃嬪微賤，不足以委託朝政，吾已言之矣。然則聖母賢后，苟能垂簾親政，夾輔幼主，宜其清明有望矣。是亦不然。蓋中國女教不興，學養欠缺，女子以幽靜爲德，習成天性。苟一旦委以大事，非優柔寡斷，卽懦弱無能；其失也在迂緩，在徧急，好感情用事，其不爲羣小所弄者幾希。慈安太后是其例也。

懿妃之穢亂宮庭，其自盡也，說者咸謂咎有應得，然吾獨爲懿妃呼冤。蓋以垂髫女兒，天機正暢，一入宮禁，幽閉之，凌賤之，已大背乎人道。矧以二八年華，卽賦寡鵠，當此冷宮長夜，人孰無情，誰能遣此懿

妃苟不入掖庭，得配民間，將見其夫夫婦婦，情好以終。今以終生禁錮之身，迫於人情，偶一逾越，即以白綾三尺，戕其弱質。佛說罪惡，正爲此輩。

第八十二回 慈安太后爲嘴喪命 峒元道士望氣得意

却說：懿妃第一天受了西太后的一番訓斥以後，心中已十分害怕，時時防着有大禍臨身，一夜不會合得眼；到了第二天一早起來，梳裝已罷，看看沒有什麼消息，便趕到仁壽宮去伺候着慈禧太后起身。太后見了他，却不說話，懿妃心中稍稍放下，候着太后坐早朝去，便偷空回到自己屋子裏去休息，留下一個宮女，在太后宮裏打聽消息。待到太后回宮，看了翁同和的摺子，把榮祿傳進宮去，大加訓斥；懿妃的宮女在廊下，聽得十分清楚，急急趕去，告訴懿妃知道。懿妃一想，這個罪名，看來不能夠免的了；將來拋頭露面到宗人府去受着審問，叫我如何丟得下這個臉？我還不如趁早尋個自盡罷。他打了這個主意，把跟前的宮女，一齊調出房去；他自己闔上房門，跪下地來，向空磕了幾個頭，拿了一條鸞帶，在當門口吊死了。待到那宮女去做了事，回進房來，房門反關着；在門外叫喚，也不聽得房裏有什麼聲響。宮女們知道事情不妙，便去通報總管；那總管看了情形，知道出了事體，便傳齊許多小太監，從窗戶裏打進屋子去，一看見懿妃的身體，高高的掛在當門，上去摸一摸，早已斷了氣。小太監嚇得跳出房來，把情形報與總管知道。總管也不敢做主，忙去報與李總管；李總管便報與太后身邊的宮女，宮女不敢延緩，立刻去報與太后。慈禧太后受了慈安太后的埋怨，一肚子沒好氣；見宮女報說懿貴妃自縊身死，便說道：他們自己作的孽，我也管不得這

許多。一面指着榮祿說道：他雖說是我的親侄兒，但他如今被翁師傅參奏下來，我也不能夠包庇他；求姊姊帶去，嚴嚴的審問他。該殺該刮，俺決沒有半句閒話。俺做了太后，爲了這畜生，給臣子們說我袒護私親，我的臉也丟盡了！西太后說到這裏，也撐不住吊下眼淚來。慈安太后便傳總管來，把翁師傅的原摺，連同榮祿，送去刑部大堂審問明白；那刑部大臣知道榮祿是慈禧太后的內親，也不敢擬什麼重罪，祇擬了永不敘用四個字，把奏摺送上兩宮太后。西太后避着嫌疑，由東太后批了依議兩個字。從此榮祿革去了一切職銜，閒住在家裏，不能再進宮去見太后了。西太后跟前少了這兩個個人陪伴，頓時覺得十分寂寞，肚子裏一肚的心腹話，也沒有地方可以說得，因此越法把個慈安太后恨入骨髓；時時刻刻和李蓮英商量，要想報他胸中的讎恨。慈禧太后說：近來東太后處處抓我的錯處，我倘不想法子報讎，致他的死命，將來還有我自由的地步嗎？在慈安太后看看慈禧有許多事體犯在他手裏，纔可以從此改過自新，感激自己的恩德了，知道西太后去了懿妃和榮祿兩人，跟前十分寂寞，便每日到西太后宮裏來找他說些閒話。西太后在面子上雖敷衍着，心中却時刻留意，看可有下手報讎的機會沒有。這東太后生平最愛吃小食兒，他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有一個宮女捧着點心吃着。西太后看了這情形，心中忽然有了主意；隔了幾天，正是召見軍機大臣之期，慈安太后絕早起來，慈禧太后起身略遲，慈安太后便到慈禧宮中去候着；慈禧一面梳裝着，一面和慈安說着話。忽然想起東太后未曾用得早餐，忙吩咐宮女去把那精細餠餅拿出來，獻與東太后吃。東太

后看時，那餡餅真做得精細可愛；有做成八仙的，有做成鶴鹿的，裏面拿雞絲火腿做成餡子，吃着味兒很美。東太后一面稱贊着，一連吃了幾個。西太后說：這是宮中新進來的膳夫，製了一百個餡餅進呈，先嘗嘗味兒的；姊姊既愛吃，索興叫宮女多拿幾個回宮去吃。說着，便有宮女捧着一大盒餡餅來，交給那捧點心盒子的宮女，先給東太后送回宮去。這時西太后梳洗完畢，與西太后一同出去坐朝。當時召見的大臣，是恭親王奔訴，大學士左宗棠，尙書王文韶，協辦大學士李鴻藻一班人。這一天，正是光緒辛亥年三月初十日，照宮庭的規矩，太后坐朝，大臣們原跪在簾子外奏對的；祇因西太后嫌隔着簾子說話，十分氣悶，吩咐把當殿的簾子捲起。從此臣僚上朝，都得望見兩太后的顏色。這一天，諸大臣奏對的時候，獨有恭親王的眼力最銳，望見慈安太后御容，甚是和悅，說話也獨多。祇是兩腮紅暈，好似酒醉一般。這一天開御前會議，議的是法國進寇越南的事體；到午膳時候，諸大臣稍退，兩宮太后在偏殿傳膳。膳罷，略事休息，又復召集臣工，繼續會議。直議到下午四點鐘，纔議出一個頭緒來。由兩宮下諭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商辦法，並命沿邊沿江沿海各督撫，密爲籌備。這個旨意擬成，慈安太后便覺得頭目昏花，有些支撐不住了；急急回宮去，在御榻上睡下。外圍大臣們退朝，在朝房裏又商議了一回，各各退出午門，正打算回家，忽然內廷飛報出來，說慈安太后駕崩了，傳軍機大臣們莫散去，速速進宮商議大事。那班大臣們聽了，各面面相覷，目瞪口呆。內中惟有恭親王最是關心，聽了便撐不住，嘍咿大哭起來；諸大臣勸住了恭王的哭，趕進東太后寢宮去，見慈禧太后坐在矮椅上，宮女們正在替東太后小殮。大臣們看了這個情形，忍不住個個吊下

眼淚來。祇聽得西太后自言自語的說道：東太后一向是一個好身體，近來也不見害病，怎麼忽然丟下我去了呢。慈禧太后一邊數說着，一邊伏在屍身傍，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諸位大臣見西太后哭得傷心，便一齊跪下地來勸解着，說皇太后請勉抑悲懷，料理後事要緊。照宮庭的舊例，凡是帝后上賓，所有藥方醫案，都要交軍機大臣驗看。如今東太后死得這樣快，所以也不及延醫服藥，也不會留得方案。后妃死後，照例又須召椒房戚族，進宮去看着小殮。如今西太后的主意，不叫去通報東太后的母家鈕鈷祿氏的族人。大臣們也沒有人敢出這個主意，一任那班宮女在那裏替東太后草草成殮。慈禧太后一面把一班軍機大臣召喚到自己書房裏去，商量擬遺詔的事體。由西太后出主意，命李鴻藻當面擬就，立刻把遺詔發下去，以掩人耳目。那遺詔上說道：予以薄德，祇承文宗顯皇帝冊命，備位宮壺，迨穆宗毅皇帝宣紹不基，孝思純篤，承歡奉養，必敬必誠。今皇帝入繼大統，親膳問安，秉性誠孝。且自御極以來，典學維勤，克懋致德，予心彌深欣慰。雖當時事多艱，昕宵勤政，然幸體氣素稱強健，或冀克享遐齡，得資頤養。本月初九，偶染微症，皇帝侍藥問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勢倍重，延至戌時，神忽漸散，遂至彌留。年四十有五，母儀尊養，垂二十年，屢逢慶典，迭晉徽稱，夫復何憾？第念皇帝遭茲大故，自極哀傷，惟人主一身，關係天下，務當勉節哀思，一以國事爲重，以仰慰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教育之心。中外文武，恪供厥職，共襄邇治，予靈爽實與嘉之。其喪服酌遵舊典，皇帝持服二十七日而除；大祀固不可疏，羣祀亦不可輟。再予以儉約樸素，爲宮闈先，一切事關典禮，固不容矯縱抑損；至於飾終遺物，有可從儉約者，務惜物力，卽所以副予之素願也。

故茲昭諭，其各遵行。一道遺詔，便輕輕把一樁絕大的疑案掩飾過。那孝貞皇太后的家族，也不敢問信。從此慈禧太后在宮中，可以獨斷獨行。慈安太后既死了，他第二步手腕，便是要除去恭親王奕訢。恭親王在王大臣中，資格最老，又是先朝顧命之臣，他常常和慈安太后呼成一氣，和自己反對；此人在朝，終不能暢所欲爲。常常和李蓮英商量着，要革去恭親王的職。但恭親王入軍機已久，諸大臣都和他通同一氣，他辦事又公正，從沒有失職的事體。便是要去他，也無可藉口。恰巧第二年中法戰事起了，說他議和失策，把這罪名全個兒擱在恭王身上，趁此機會，下一道上諭，把從前慈安太后的同黨，一齊革職，爲一網打盡之計。那諭旨說道：現值國家元氣未充，時艱尤鉅，政多叢脞，民未救安，內外事務，必須得人而理。而軍機處實爲內外用人行政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尙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爲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籠蓋不飭，或謂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實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數端，貽誤己非淺鮮。若仍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仰副列聖之偉業？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臻諸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卽不能復議親貴，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爲哉？言念及此，良用惻然！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入直雖久，責備宜嚴；姑念一係多病，一係年老，茲特錄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着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鋆着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李鴻藻，內庭當差有年，祇爲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兵部尙書景濂，祇能循分供職，經濟

非其所長。均着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尚書翁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惟既別無建白，亦有應得之咎。着加恩革職留任，仍在毓慶宮行走，以示區別。朝廷於該王大臣之居心，默察已久；知其決難振作，誠恐貽誤愈重，是以曲示衿全，從輕予譴，初不因尋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將親藩大臣投閒降級也。嗣後內外臣工，務當痛戒因循，各據忠悃，建言者秉公獻替，務期遠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責其跡；苟於國事有裨，無不虛衷容納。倘有門戶之弊，標榜之風，假公濟私，傾軋攻訐，甚致品行卑鄙，爲人驅使，就中受賄，當必立抉其隱，按法懲治不貸。將此通諭知之。這一道上諭，說得吞吞吐吐，文不對題，那班被革職的大臣們，知道慈禧太后有意排除異己，祇因天語煌煌，也祇得忍氣吞聲的退出了軍機處。慈禧太后又把幾個自己親信的王大臣，下旨選入了軍機處。那醇親王奔訴，原是太后的一黨，慈禧便暗暗的指使孫毓汶奏請，把醇王調入軍機，做太后的耳目。醇親王是帝父，照祖宗成法，是不能入軍機處的；如今慈禧太后另有用意，把醇王調入了軍機處，一面下上諭，說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奔訴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翁同龢看了這道上諭，大不以為然；便指使左庶子盛昱，上奏力爭。接着那左庶子錫鈞御史趙爾巽，都上書勸諫；說醇親王不宜參預軍機事務。慈禧太后如何肯聽，上諭下來，祇有應毋庸議四個字。那班臣子看了，也無可如何。光緒皇帝原和醇親王不對的，皇帝真正的父親，却是奕譞，那慈禧太后又和奕譞不對的。光緒皇帝進宮的時候，奕譞的福晉，原不十分願意；他們是妯娌輩，知道慈禧的脾氣，十分奸刁，自己的兒子，要在他的手裏長大，一定是要吃苦的。當光緒進宮的時候，奕譞的福晉也會痛痛的哭了幾

場說活活的把我一個兒子葬送了！這說話傳到慈禧耳朵裏去，說奕譞福晉不中抬舉，從此因恨奕譞夫妻兩人，也便不歡喜光緒皇帝了。實在此番慈禧太后的立光緒帝，在慈禧心中，還算是報奕譞的恩的。奕譞有什麼恩？原來當初文宗在日，和奕譞十分友愛，弟兄兩人常常在宮中見面，文宗所有心腹話，都向奕譞說出來。這時文宗看出慈禧太后是一個不安分的女人，便想廢去他妃子的名位，免得他將來倚勢弄權。常常把這個意思，和奕譞商量着；是奕譞再三勸住，保全了慈禧的名位。慈禧心中感激他夫婦兩人，所以把他的兒子立做皇帝。却不料奕譞夫妻兩人，是不中抬舉的，背地裏常常說慈禧的壞話；再加光緒帝處處和皇太后反抗，自幼兒性情便不能相投。慈禧太后疑心是奕譞在暗地裏教唆成這個樣兒的，也便處處防備；傳諭宮門，非有特詔，不得令皇帝和奕譞夫妻見面。因此奕譞福晉越法恨着太后，常常因想念兒子，在府中哭泣。這時光緒帝已定了親，選定的皇后，是桂祥的女兒，便是慈禧太后的姪女；性情和太后差不多，光緒帝心中十分不願。皇帝所歡喜的，便是一個瑾妃；瑾妃的面貌又美麗，性情又和順。光緒帝很想立他做皇后，無奈皇太后不答應，因此皇帝和皇太后的意見又深了一層。那班趨奉皇太后的宮監臣子們，見皇太后不喜歡皇帝和奕譞夫妻們，便造出許多謠言來。說京師西直門外白雲觀裏有一個道士，名叫峒元；他能夠望氣，每到夜深，峒元在庭心裏遠望，見奕譞府中屋頂上面罩着一重雲氣，那雲氣裏隱約見一條黃龍，在半天裏騰擊飛舞。奕譞怕要做本朝的眞命天子，不可不防。皇太后聽了這個話，十分相信；吩咐李總管把這峒元道士傳進宮來，親自詢問。那峒元道士說：屋上有雲氣，確是出眞命天子之兆；今

蒙皇太后垂問，容小道再到王府門口去細察看，再來覆旨。太后准了他的奏，便派幾個小太監，打扮得和平常人模樣，到奔讓府門口細細的觀望一回。洞元道士點點頭，心中明白，急同宮去奏明皇太后，說：王府中有一株古柏樹，那雲氣便從柏樹頂上出來；祇須想法把那柏樹截斷，便破了風水，可以無碍了。太后聽了，便賞了道士些銀錢去訖。這裏親自擺駕，輕車減從的出宮，悄悄的趕到奔讓府中去，把奔讓夫妻兩人嚇得屁滾尿流，急急出來把聖駕接進屋子去。慈禧太后笑着，拉住奔讓福晉的手，說道：俺們自己姊妹，不必客氣；我在宮中悶得慌，想起妹妹府中的花園，十分幽雅，特來游玩一回。奔讓聽了太后的話，便把酒席擺在花廳裏，請皇太后吃酒賞花。那株古柏，適當庭心，看他老幹擎天，濃蔭匝地。太后不住的贊嘆說：好高大的柏樹！俺如今建造頤和園，正缺少這樣的大木料。奔讓站在一傍，聽了太后的說話，便信以為真；忙奏稱說：臣願把這株木料獻與老佛爺。皇太后聽了，正合他的來意，待用膳已畢，便吩咐傳集府中的工匠，一齊動手，把這株五六百年的老柏樹齊根破瞭下來。這時皇太后正坐在廊下看着，祇聽得一聲響亮，大樹倒地，樹心裏忽然飛出十數條大蛇來，金鱗火眼，向四處亂撲。有一條大蛇，直向皇太后臉上撲來。欲知慈禧太后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嫡庶之間，不能相容；在尋常百姓家，亦有同病。此情也，亦勢也。矧以為嫡者，往往恃其名位以臨其庶，為庶者則結納羣小，謀所以傾壓之；慈安之死，謁陵一役，實有以啓其機。自此而慈禧寵任榮祿蓮英，求去此敵，而亟亟不可終日矣！

婦人之慧黠者，往往好弄；吾常見世厚之家，政由內出者，莫不玩弄懦夫弱子於手掌之上；慈禧之屬意光緒，欺其弱也，爲便於私圖也。但光緒雖弱而中心則明哲，於是母子之間不可問矣！牝雞伺晨，維家之索，亦鑑於女子之好弄，而徒貽邦家之憂耳。女子無才便是德，亦有所見而云然。女子多疑，星命風水之說，最能動之；况以西太后之不學無術，多欲多慮，聞醇王邸皇氣之說，烏得而不動乎？千年老柏，斲於一朝；而飛蛇之驚，亦太后有以自取之也。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此之謂乎！

第八十三回 白雲觀太后拈香 神仙會郁氏納贖

却說那條大蛇，直向慈禧太后臉上撲來的時候，奔讓和李蓮英兩人正站在慈禧太后的身後；祇聽得太后大叫一聲，暈倒在椅子上，李蓮英這時也顧不得什麼了，忙搶去把太后把住。奔讓也不要性命了，向那大蛇迎上去，數着拳頭在蛇頭上奮力一擊；大蛇暈倒在地，奔讓便提起靴腳把蛇頭踏住。那蛇受了痛，掉轉尾兒來把奔讓攔腰盤住；蛇身愈盤愈緊，奔讓幾乎喘不過氣來。虧得那班工匠在一傍見了，大家上去拿斧子把蛇身支解開來；奔讓腳心裏已受了毒氣，站立不住了。但慈禧太后還坐在花廳裏，家人扶着他走進屋子去，忽爬在地下磕着頭，說：「奴才該死！老佛爺受驚了。」這時慈禧太后神志已清，一班太監們忙着拍胸捶腿，送參湯裝烟，忙了大半天，太后纔開口吩咐回宮去。這裏奔讓又跪着送出大門去，回進上房，忙傳府中的外科醫生，在腿上打針，服下解毒的藥去；隔了一宵，那毒氣却漸漸的退了。祇是頭暈心跳，精神疲倦。醫生正要下第二劑藥，忽然慈禧太后派了蕭御醫到府中來診奔讓的病。奔讓當即叩頭謝恩，御醫

診過了脉，並不開方，便在隨帶的藥箱裏撥些藥，看着奔謨服下便去了。從此御醫便每天來替醇親王診一次病，每一次必看着奔謨服下藥纔去；但奔謨自從改服了御醫的藥以後，那病勢反覺得一天一天的利害起來。府中雖養着幾位內外科醫生，但因御醫來下過藥，都不敢再下藥。這一天直隸總督李少荃親自進府去探望，奔謨見了李總督，祇是淌眼淚說：「我的病看來不能好了！我祇有一塊肉，留在宮裏；他如今是僭們的皇上了，我死以後，別的我沒有什麼捨不下，祇求總督多多看顧我們這位皇上罷！」說着，便在牀上向李總督拱手。李少荃忙回着禮，說：「王爺放心，做臣子的豈有不忠心於皇上之理？」便是王爺的病，也不見得便有什麼兇險。奔謨這時兩眼矍矍，低低的說道：「我恨想見他一見。」李少荃聽了，知道王爺想見他的兒子，第二天李總督便入奏，說：「奔謨病勢危篤，頗欲與皇上一面。」即皇上天性純孝，生父病牀，亦時在念中，可否仰求皇太后垂念父子天性，賜予一面？慈禧太后見了這奏摺，便立刻親自帶了光緒皇帝到王府裏去探望奔謨的病。那奔謨正病得神志昏沈的時候，見了光緒皇帝，頓覺心地清醒起來，忙爬在枕上磕頭接駕。光緒雖說年紀尚輕，但父子究關天性，見奔謨病得十分瘦弱，也不覺吊下眼淚來了。回宮去又打發內監賞人蔘十斤，黃金千兩。這時總督衙門裏有一位書啓師爺，很懂得醫理；李總督一家人有病，都是這位師爺看好的。當時李總督便把這位師爺推薦到王爺府裏去。無奈宮中的規矩，有御醫診着病，別的醫生任你如何廣大的神通，也要避着嫌疑，不能再給病人診病了。這位書啓師爺在王府裏住了幾天，無事可做；到後來眼看着一個年紀輕輕身體強健的奔謨，活活的吃御醫治死了。光緒皇帝在宮中得到生父

死的信息，便撐不住，噙淚大哭。慈禧太后分派李蓮英傳諭，勸皇上節哀保重。又吩咐隆裕皇后，隨時勸慰。一面下諭，從優撫卹；發內帑萬兩，給王爺治喪。自從奕譞死了以後，慈禧太后纔放了心；一面却把那峒元道士十分信任起來。皇太后親自下諭，封峒元道士爲總道教司，與江西龍虎山的正乙真人並行。又發銀一萬兩，替他重蓋白雲觀。這白雲觀在北京西直門外，原是一座荒涼古剎，門前匾額剝落，門內佛座歪邪；自從皇太后敕建百雲觀，那中元道士便竭力經營。他仗着皇太后捐帑的名兒，到各王爺各大臣家裏去募捐；上自督撫大員，下至府尹小吏，都捧着銀錢去孝敬他，要他在太后跟前說一句好話兒。這一次峒元道士足足捐了六七十萬銀兩，便在西直門外舊址，大興土木。白雲觀的原基，祇有四五分地皮；如今峒元道士有錢了，便把左近四五百畝地連房屋統統買下來，他出的地價，祇有二三十塊錢一畝。鄰舍人家都懼憚他的勢力，不敢不賣給他。峒元道士買得了地皮，便把房屋統統拆去，從新蓋造；外面殿閣崇宏，裏面亭臺曲折，夾着許多花木池沼，外面望去，好一座闊大的園庭。到落成的這一天，峒元道士便進宮去恭請皇太后降臨，替菩薩開光。慈禧太后原是信佛的，當下聽了，便也高興，便下諭揀定正月十五日聖駕親臨白雲觀拈香。這個諭旨一下，却把那文武大臣忙得走頭無路；你道爲什麼這樣忙？原來皇太后諭中，有着王大臣眷屬隨同拈香的話。那班官家眷屬，平時深居簡出的，如今得了這道懿旨，是奉旨燒香，做他丈夫的，如何敢違拗他。女太太一出門，第一要緊的事體，便是穿戴兩字；那些年老的福晉夫人們，還容易對付，祇有那班年輕的官太太或是格格小姐們，最是不容易打發。他們都在妙齡盛年，花貌瓊姿，各各有逞奇

好勝的心思，如何不趁此在皇太后跟前顯煥顯煥？那班太太小姐們都向他的丈夫父親百般需索，有的要兌首飾，有的要做衣服。到了正月十五一清早，各各打扮着，坐着自己府中的車輛，趕到西直門外白雲觀裏接駕去；那文武官員親王大臣，却在城門口接駕。停了一刻，遠遠見旌旗蔽日，鑪烟簇雲；又有一大隊兵馬，擁護着皇太后的聖駕來了。到得跟前，那班大臣們忙爬下地去跪接；待聖駕過去，那大臣們各各上馬的上馬，上車的上車，從小路裏抄上前去，又在白雲觀門外跪接。皇太后皇上和皇后的御車，直進中庭角道上下車。這時甬道兩傍跪的盡是官家眷屬，一時釵光鬢影，滿庭春色；皇太后向兩面看着，臉上不覺露出笑容來。皇太后進殿，桐元道士早在殿階上俯伏着，高呼着：皇太后皇上萬歲萬歲萬歲！皇太后走倒佛座前，見正中塑着一座丈二金身，認識是玉皇大帝；李蓮英遞過御香，皇太后和皇帝皇后一齊跪在繡墩上參拜。後面二三百位官眷，殿廊下二三百位大臣，都一齊跟着跪在蒲團上；滿院子鴉鵲無聲的，祇聽得鐘鼓之聲，東西相應，女眷們的環珮鏗鏘聲，大臣們的朝珠叮嚕聲，微微的內外相應。拈香已畢，大臣們退出；皇太后把桐元道士宣召進來，吩咐他領導隨喜。那桐元道士全身披掛，精神抖擻，在前面斜着肩兒彎着腰兒走着。皇太后走過幾重佛殿，見塑的盡是天神天將；繞過後面月洞門，便露出一座花園來，蓋造得精緻曲折。花園裏隨處養着鶴鹿孔雀錦雞白兔之類，也有在草地上跪着的，也有在假山洞裏躲着的；皇太后看了十分歡喜。走過幾處迴廊曲院，纔見正屋，蓋的是九間正廳，五明四暗。廳上已排列着茶桌，廳對面建着一座金碧輝煌的戲臺；這時滿屋結着燈綵，戲臺上預備下場面。兩邊暗房，是皇太后皇后的更衣

室，皇太后皇后入更衣室，略略休息一同。外面茶菓擺齊，戲臺上鑼鼓一響，戲文開場。桐元道士早已把內廷供奉的幾個戲子，邀在觀裏，聽候太后點戲。皇太后出來用茶菓，果然點了一齣混元盒，一齣趕三關；皇上點了一齣迴龍閣，皇后知道皇太后是愛小旦戲的，便點了一齣鴻鸞禧，太后十分歡喜。一屋子官眷們都陪坐着聽戲，臺上笙歌嘹亮，臺下珠圍翠繞；文武官員一律迴避着，獨有這桐元道士在脂粉隊裏，如穿花蝴蝶似的，跑來跑去，承迎着皇太后的色笑。這一場直看到日落西山，皇太后纔擺駕回宮；那班女眷們正看得出神，聽說太后要回宮去了，大家祇得依依不捨的各各出門上車，跟着太后進城去。這裏留下那班大臣們，桐元道士便把那王爺大臣們邀進正廳去坐；那班大臣們都和桐元道士好，大家稱兄道弟的喝酒聽戲。有許多戲子，原認識那班王爺大臣們的，唱完了戲，各各打扮着下臺來，坐在大人們身後；那班大人見了戲子，越法樂得忘形，各各撲着小戲子狂呼痛飲起來。這一場酒直喝到黃昏人靜，纔各各打着燈籠坐車進城去。隔了幾天，太元道士進宮去謝恩，皇太后留着他在宮中一連住了幾宵；桐元道士講些練氣打坐的工夫，又教着皇太后練八段錦工夫，說每日在起牀之前練習一套，功能延年益壽。皇太后聽信他的話，從此便認真練習起來；後來便習慣了，隨便在什麼地方，總須練過一套八段錦，纔肯起身。這工夫直到老也不間斷的，因此慈禧太后的身體日見豐美，到老也不衰敗的。這都是後話。如今這桐元道士既得了皇太后的歡心，他在太后跟前，真是言聽計從；太后常常宣他進宮去賜坐，奏對道術，從早談到晚，太后聽了也不厭倦。有許多王公大臣，見他得了勢，便輪流着請他進府去置酒高會，喝酒喝到高興頭裏，

便把自己的夫人福晉格格小姐們喚出來，拜峒元道士做師父。這個風氣一開，京城裏許多官家眷屬，搶着拜在峒元道士門下做一個女弟子，算是十分榮耀的事。那做女弟子的，都有贄見，多則上萬，少也數千。銀錢以外，還送着各種繡貨，有繡一件道袍的，有繡一件鶴氅的，也有繡佛前幢幡的，那官階小些，或贄見禮少些的，硬把自己妻女湊去拜他，還不在他眼睛裏呢。有許多王爺求着要和他換帖，峒元道士還推三阻四的不肯；他祇和李蓮英拜把稱弟兄，爲的是結下這個交情，彼此在太后跟前可以互相說着好話。又因這一年正月十五日，太后親到白雲觀中拈香過，從此每到正月十五這一天，便有京城裏文武官員到觀中來拈香，皇太后皇上也必要下諭派一位王爺代行拈香；這一天峒元道士備下戲酒，邀着王爺大臣們在觀裏熱鬧一天。從十五這一天起，便把廟門開放，任人進廟燒香，直開放到二十五；在這十天裏面，紅男綠女進廟來燒香的，擠得水洩不通。京城裏人稱做會神仙，來會神仙的，不獨是平民百姓，那京城裏王爺的福晉，大臣的命婦，以及貴家的格格小姊，都打扮得花朵兒似的到廟裏來會神仙。他們的會神仙，又與平常婦女不同；到了廟裏，決不肯當日回府，必得要在廟中睡下一宵，真的去會神仙，名叫宿山。好在這班貴婦女，大半是小元道士的女弟子；年輕的格格峒姊們，又寄名給峒元道士做乾女。因此那班貴婦女見了道士，大家搶着把師父乾爺釀成一片；峒元道士見女弟子乾女兒來了，便格外巴結，在廟裏預備錦繡的牀帳，精美的房間，一共有幾十間，留他們女眷住下會會神仙去。內中有長得美貌的，越法留着多宿幾宵；有許多官員想陞官的，便託他妻女在這會神仙的時候求着師父乾爺，給他自己的丈夫父親在

太后跟前說幾句話，又拿整萬幾十萬銀兩交給峒元道士，託他上下打點；祇須師父乾爺一答應，那官兒在十天裏面便可以往上陞。那班官眷會得神仙的，便出來對同伴們誇耀着，祇因有幾個年紀略大些的官太太，或是銀錢不濟事的，竟有幾年會不到神仙的。記得那年有一個杭州的吳侍郎，在京城裏做了多年的窮京官，實在窮得過不下日子去，要走走門路，手頭又苦於沒有銀錢；吳侍郎的妻子郁氏，是個頭等美人，京城裏一班官家眷屬，人人都知道的。這一年也是正月十七這一天，郁氏到八王爺府中去拜歲；那王爺的福晉正打扮着，要到白雲觀去會神仙。郁氏一時之興，也跟着福晉同去。峒元道士一見了郁氏，忙問這位是誰家的太太？福晉便對他說：是吳侍郎的夫人。郁氏的美名，峒元道士也是久慕的；如今見了他，如何肯放？當時便要收郁氏做乾女，郁氏推說沒有帶贄儀。在峒元道士跟前做女弟子，或是做乾女，多少總要獻贄儀的；多則上萬，少也要幾千。況且這做乾女做女弟子的事體，都要那班官家女眷再三求着，峒元道士纔肯答應；如今這峒元道士自己求着郁氏，要收他做乾女兒，這是何等榮幸的事體？當時那福晉便在一傍慫恿着，叫郁氏快答應，師父一定有好處給你；後來聽郁氏說不會帶得贄禮，福晉忙着說：我有，說着，忙掏出一張二千兩規元的莊票來，交給郁氏。郁氏轉交給峒元道士，峒元道士搖着手不要說，貧道看吳太太臉上有仙根，俺們結一個仙緣，不用贄儀的。當晚郁氏便在白雲觀中會得了神仙，一連宿了三宵，跟着八王爺的福晉回家來，郁氏臨走的時候，峒元道士還給他一張一萬兩銀子的莊票，算是乾爺的見面禮兒。一過了二十五廟會散場，峒元道士受郁氏之託，便進宮去奏明太后，說吳侍郎如何清苦，

求老佛賞他一個差使。這時太后正要下諭點放學差，在中國各省中要算廣東學差的缺分最美的了，如今因峒元道士的說話，便放吳侍郎做了廣東學差；那吳侍郎接了這個上諭，親自到白雲觀去謝恩，回家來又對他妻子郁氏磕頭謝恩，興高彩烈的赴任去了。當時慈禧太后在宮中和峒元道士閒談，說白雲觀中花園造得很好，祇可惜少些字畫；峒元道士聽了忙跪下地去磕着頭，說求老佛爺賞幾件字畫。慈禧太后一時高興，便吩咐李蓮英磨墨，拿起大筆來寫了一個極大的福字；又拿出平日畫成的一堂花卉畫屏來，一齊賞給峒元道士。峒元道士又磕頭謝恩，歡歡喜喜的捧着出宮去，交裱畫匠裝裱起來，待裝裱成了，峒元道士又揀了一個日子，在白雲觀裏擺下戲酒，把慈禧太后的字畫張掛起來，邀着許多王爺大臣在花園裏吃酒聽戲。吃酒中間，有一位王爺說起老佛爺每年賞給大臣們的字畫很多，老佛爺雖能寫字作畫，但一個人如何忙得過來？如今裏面賞出來的，除福壽幾個擘窠大字以外，其餘的小楷字花鳥畫兒，都是繆太太代寫代畫的。峒元道士忙問：誰是繆太太？那王爺說道：師父却不知道，宮裏的規矩，內外臣工，除南上兩書房內廷供奉及內務府人員以外，不是官做到二品的，不能賞福字；無論什麼大官，年紀不到五十歲，不能賞壽字。自從到了俺老佛爺手裏，格外開恩，常常賞着字書；老佛爺一高興，不論什麼人，都得賞賜親筆的福字壽字，有時賞賜花鳥畫兒小楷字兒。老佛爺從在桐蔭深處當妃子的時候，原學得一手好字畫；但如今要賞人也太多了，一個人忙不過來，便降下密旨，給各省的督撫，叫尋覓能書畫的命婦，選進宮去，替老佛爺寫字畫花。那時四川督撫，便把這繆太太悄悄的送進宮去。這繆太太名素筠，原是雲南人。

他丈夫在四川做官，便死在四川地方；家裏境况很是艱難，繆太太的兒子雖也是一個舉人，但一時也沒有出息。幸得繆太太能畫，派花鳥，畫得很是工細；他又能彈琴，又寫得一手靈飛經體的小楷。在四川地方，靠着官場中賣着他的字畫度日。如今四川督撫得了老佛爺的密旨，便兼程並進，悄悄的把繆太太送進宮去；老佛爺一見，十分歡喜，便每月給他二百塊錢俸金，在宮中終日代老佛爺寫着字畫。講到繆素筠這個人，生得身體臃腫，面目闊大，慈禧太后常常拿他開玩笑，說繆太太的身體好似不倒人兒。但因繆太太的字畫高明，却也很看重他；宮裏規矩，凡宮女女官見了太后都要跪拜，獨有這繆太太太后吩咐得免跪拜。宮裏上上下下的人，都稱他繆太太；這繆太太他做人和氣，大家都和他好。這一天，是太后的萬壽；那班妃嬪們要使太后歡喜，預先備了一頂大號的鳳冠，到了那日，宮裏衆妃嬪都按品大裝起來，便叫宮女也給繆太太大裝，繆太太果然把披風紅裙鳳冠霞帔穿戴起來。繆太太身體又生得矮胖，那衣冠又十分寬大，穿戴上了站在地下，越覺得臃腫了。宮女們都忍着笑，把繆太太扶去拜太后的萬壽；這時太后正坐在內殿受禮，已有許多滿洲福晉格格們，一齊大裝了站在太后兩傍。忽然見繆太太打扮得繡球兒似的一個身體，滾着上來；大家已忍不住要笑了。祇因光緒皇帝站在殿上，大家不敢笑出聲來，後來皇上出去了，繆太太便爬在當地行禮，望去好似一隻地鼈。慈禧太后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接着兩傍的貴婦人和妃嬪們也撐不住笑起來了。滿殿祇聽得嬌脆的笑聲，慈禧太后還問誰給他打扮成這個樣兒的？說着，又忍不住笑了一陣。接着說道：今天原是大家歡喜的日子，繆太太伴着咱們玩一天罷。繆太太忙磕

頭謝恩。這一天，跟着太后進三海；那三海地方又大，許多妃嬪貴婦跟着太后跑來跑去。那班滿洲婦女，都是大腳，還可以支持得；獨這繆太太是小腳，頭上戴的鳳冠又重，走一步幌一幌。這一天太后的游興很濃，直逛到天色快晚纔回宮，賞了繆太太許多珍貴的東西；繆太太謝了賞回到自己屋子裏，真是一步也動不得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明帝謂願生生世世莫生帝王家，此不獨爲亡國之君言也，卽平常帝室，一涉宮庭，卽無骨肉情義之可言。慈禧太后徒以幼帝無知，便於弄權，而光緒帝葬送其一世生趣於深宮禁苑之內。其父弈譔，亦因子爲帝王而死，帝王其亦何樂之有？

婦人小子，并爲一談；婦人當權，其最易接近者，莫如小人。若峒元者，其小人之尤者也！滿朝文武，不聞一加諫諍，反競趨於一道士門下，獻其妻女以求隨其利祿之私；清室士夫之無氣節，亦已甚矣！於以見婦人之不能當權也甚明。

繆素筠固大家閨秀也，徒以略解風雅，使貴人視爲玩物，吾儕文人可以休矣！

第八十四回 花明柳暗頤和園 彈雨硝烟高麗宮

却說慈禧太后自從那天進三海回宮來，和李蓮英說起三海地方許久不曾修理了，坍敗的地方很多；在前幾年，俺早想叫內務府修理了，祇因恭親王說沒有錢，東太后又說不必修理，直到如今，越法坍敗得利害了，再不修理，還成個什麼花園呢？李蓮英聽了太后的話，忙去報告給軍機大臣知道；那班軍機大臣誰

不要討太后的好兒，便大家商量着，叫內務大臣出面，大家籌了一筆款子，立刻動工去修理三海。又怕三海的地方太小，便連舊時從西城到後門的一條大路也包圍了進去，造了兩座高大的白石橋，名叫金鰲玉棟；那三海修理完工，便請太后去游玩。太后到了三海一看，果然氣局闊大，亭臺壯麗，便也贊不絕口。許多親王福晉陪着游玩，逛了一處，又是一處；正逛得高興的時候，忽然慈禧太后又想起從前的圓明園來了，說道：這三海地方雖好，如何趕得上圓明園的萬分之一。可惜先帝也亡故了，圓明園也毀了，再要和先帝在日一般熱鬧，怕也沒有這個日子了！慈禧太后說着，止不住吊下眼淚來；妃嬪們趕忙勸戒，護衛着太后回宮來。這裏李蓮英見太后記念圓明園，心中又有了主意；第二天，悄悄的跑到軍機處去，和一班大臣商議，重興圓明園，叫老佛爺歡喜。內中有一個軍機大臣，說道：要重興圓明園，非有四五千萬銀子不辦；且便算把圓明園修理好了，老佛爺進園去游玩，如今先帝不在了，園中處處都留着傷心的地方，老佛爺一定又是不歡喜的。俺們有這重興圓明園的錢，不如另蓋造一所園子，樣子和圓明園一般闊大；老佛爺在裏面游玩着，既覺得新鮮別緻，又不致傷了老佛爺的心。當時一班王大臣聽了這一番議論，一齊聲稱妙。醇親王奔訴說道：俺們老佛爺六十歲萬壽快到了，這一座花園，須在萬壽以前趕造成功；到萬壽的這一天，俺們請老佛爺進園去游玩一天，也叫老佛爺開開心。說着屈着指兒一算道：現在是光緒十五年，老佛爺六十萬壽，是在光緒二十年；在這五年裏面，這花園的工程總可以完成了？衆大臣齊說可以成了。奔訴又說道：偌大一座花園，蓋造起來，最少也得一千多萬兩銀子；祇是這一筆錢，從什麼地方出，難不成叫老

佛爺自己挖腰包嗎？奔訴說到這裏，衆大臣一齊低着頭思索起來；這時李蓮英也坐在一傍，忽然拍一拍掌說道：有了！衆大臣問他有了什麼好法子？李蓮英說道：俺們不是有每年提出的海軍經費二百萬嗎？如今積了五年，已有一千萬；咱家想來，俺們中國全是陸地，用不着什麼海軍，便是外國，都是俺們清朝的臣子，且都是小國，決不敢來侵犯我們天朝的，這海軍簡直沒有什麼用處，俺們不如把他挪過來作爲蓋造花園的經費，誰敢說一個不字？再有不夠的地方，俺也一個好法子在這裏，索與借着振興海軍的名目，開一個海軍報效捐；凡是報效海軍經費實銀七千兩的，作一萬兩算，請俺老佛爺賞他一個卽選知縣做做。再有不夠的地方，說不得俺們哥兒們挖挖腰包湊上了，豈不是成了李蓮英的話，衆大臣當他當老佛爺的話一般看待，便大家附和着說總管的話不錯。當時便動起公事來，先把部裏存着的歷年積蓄下的海軍經費一千萬兩銀子提出來應用；一面由皇太后皇上下諭，開海軍報效捐官的例。一面指定在萬壽山一帶空曠地方建造花園，這花園爲預備皇上恭祝皇太后萬壽用的，便定名稱頤和園，是取頤養天和的意思。這時榮祿已經起用，在西安做將軍，他聽得京裏建的頤和園，便首先捐俸銀二十五萬兩，算是送太后的壽禮。慈禧太后原是歡喜榮祿的，便把他調進京來，也入了軍機處；接着便有許多王公大臣報效銀兩的，你也十萬，我也二十萬，又在報效海軍經費項下收得了四五百萬兩銀子，這一年年底，閻敬銘做戶部尚書，部中照例到每年終須把庫中的存款造一本冊子報告進宮去，請兩宮查看。那冊子上列入的，照例都是正款；此外歷年查抄下來的款項，以及罰款，變價的款，都算是閒款，不入冊子的。一來怕遇

到有正款虧空的時候，便拿這閒款去彌縫；二來從堂官到庫官，每年在這筆閒款上多少也分得一些好處。自從閻敬銘做了戶部尚書以後，他要討好皇太后，到年底造冊子的時候，便把許多閒款一估腦兒的都報告進去。皇太后一看，忽然平空多出七百多萬閒款來，便吩咐李蓮英去把這筆款子提進來，一併充作建造頤和園經費。他們有了這許多錢，便把這座頤和園造得格外富麗堂皇；到光緒十九年上，便把這坐園子蓋造得端端正正。那監工大臣便請諸位王大臣去踏勘，這一天，醇親王便一早起來，帶了許多大官員們進園去做書的也趁此機會，把這頤和園的大略情形說一說。這頤和園原是清漪園的舊址，在京城外西北面地方，離京城大約二十里路，背靠着萬壽山，把一座昆明湖圍在園裏。從東角門進去，過仁壽門，殿屋十分高大，便是仁壽殿；進殿門，門裏面院子中央有一座月臺，第一層臺上平列着四座大鼎，第二層對安着盤二龍二鳳的銅缸兩座。殿裏面設着烏木寶座，殿門封鎖着。向西面走，不多幾步路，上面有一個匾，寫着水木自親四個字，西面便是昆明池，池北面有一座樂壽堂，這一座堂，將來便是皇太后的寢宮。堂前也有一座月臺，一傍有一座亭子，蓋造得好似暖房一般，全是玻璃蓋成；亭子裏面藏着柏樹一株，樣子好似珊瑚一般。又曲曲折折向西面走去，經過幾十丈的迴廊，北面有一座山，山頂上有一座臺，名叫國華臺。這座臺蓋得有幾十丈高，臺下有一殿，殿名排雲殿；殿屋九間，十分闊大，將來太后便在這座殿上坐朝。殿裏面有一副對聯，上聯寫着萬笏晴山朝北極，下聯寫着九華仙樂奏南薰。殿的兩壁，造着幾十座十錦櫺，高接棟宇，殿階十四層，月臺上平列着銅鐘銅鼎各四座，銅龍銅鳳各兩座。殿後面有一座佛香閣，幾

十級階石上去，從偏門進去，門裏面一座石牌坊，上面寫着「暮靄朝嵐常自寫七個字」；又從北面上去，是一座寶雲閣，蓋成八卦樣子，門欄棟檻都是生銅鑄成。閣裏面三座長方桌，也是銅鑄成的。從寶雲閣向東面下去，便是太湖假山，山有洞，迴環曲折，好似螞蟻窠。穿出洞門上去，便到了佛香閣；閣裏面供着三座金佛，閣子後面，又有一座亭子，稱做衆香界。這地方便是萬壽山的最高處。向南出去，有一座門，門上題着「導養正性四個字」；門前一帶短牆，抱住山頂。靠在牆上向南望去，池面上亭臺樓閣，好似盤中盆景，十分清楚；再從石洞向東穿出去，有一座殿，殿上寫着「轉論藏」三個字。殿傍有幾座八角亭子。轉論藏原是兩座木製的寶塔，每一座塔有十幾層，每一層上面都刻着佛像；每一座藏有三丈高，日夜自己轉着不停息的。後來庚子年八國聯軍打進京城，佔據了頤和園；這兩座轉論藏纔停止不轉了。院子裏又有幾座日規，面上刻着時辰刻數；中央豎一支鋼針，太陽照着，針影指在什麼時刻上，便知道是什麼時候了。從轉論藏繞出去，便是德暉殿；殿上匾額，寫着「數光榮慶」四個字。這地方已在排雲殿的東面了，西面又有一座殿，名聽鸞殿；殿對面一座戲臺，建造得金碧輝煌，便是將來慈禧太后聽戲的地方。東面沿着山路曲折上去，有一座亭子，匾上寫着「畫中游」三字。有許多對聯寫道：「境自遠塵皆入詠，物含妙理總堪尋；幾許崇情記遠跡，無邊佳况愜香襟；閒雲歸岫連峯暗，飛瀑垂空漱石涼；幽籟靜中觀水動，塵心息後覓涼來；川巖獨鍾秀，天地不言工；山色因心遠，泉聲入目涼。」亭傍有一個石洞，穿出石洞，迎面便轟着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山川映發使人應接不暇」十個字。再上去，有一座亭，亭上匾額題着「湖山真意」四個字。這地方將來慈禧太后常常在

這裏納涼的。這裏已是萬壽山最高的地方了，向北面山下一望，見園牆外面十里多地方，便是京城裏的大街。亭上面又有一亭，上面題着智慧海三字，對面有三座園門，門上寫着祇樹林三個字，樓後面稍低的地方，向東北面望去，幾里遠地方，平地上繞着一帶短垣，便是圓明園的廢址。在山頂上東面走去，一帶都是拿水磨方磚鋪成的大路；那路有幾里長，山嶺雖有起伏，但這路却鋪得甚是平坦。路的盡頭有一座亭子，名叫蒼亭，從蒼亭下山到景福閣，是慈禧太后每天進小米粥的地方。從景福閣出去，走過如意莊，平安室，直到樂農軒；軒的正中安着一張御座，御座後面列着條几，左面一張西式搖椅，上面罩着黃幔。再從樂農軒向東南面下去，便是曠新樓，涵遠堂；堂前有一口方池，池水通着山泉，終日水流着淙淙有聲。這地方很像是從到西太后做妃子時候住的桐蔭深處，曲欄畫楹，備極清幽；池傍有一座和春堂，堂畔有一座橋，名叫知魚橋。橋的四面，都造着亭臺，過知魚橋又是一座院落，南北對列着四五間房屋；南面的屋子裏藏着一隻龍舟，北面的屋子裏藏着一部圖書集成。又向西面過去，便是德和園，園中央蓋着一座殿宇，名頤樂殿。殿前造着一座大戲臺，臺共高三層，從最高一層望去，便見玉蘭堂。這地方便是將來光緒皇帝的寢宮。殿前兩邊各有廂房十一間，每間用木板隔開，便是賞王公大臣聽戲的地方。從南面走去，便是昆明湖；沿着東牆走去，大約有兩里路遠，到了宮門口。門左面立着一座石碑，名叫織女石，有四五尺高，是甲申年立的；右面臥着一頭銅牛，約四五尺長，名牽牛。對宮門造着一座白石河埠，是游昆明湖上船的地方。沿昆明湖向西走去，有一座十七環洞的長橋，過橋向北行，便是龍王廟。廟廊上有幾副對聯，寫着道：天外

是銀河，烟波宛轉，雲開翠幄，香雨霏微；列岫展屏山，雲凝罨畫，平湖環境，檻波漾空氛。廟門外，東西兩二門，都立着石牌坊，廟後便是油虛堂，堂後面便是昆明湖，對湖西面便是玉泉山，頤和園的風景，大概是這樣子的。園子裏面有電燈廠，有鐵路，有汽船，每一處，都有總辦幫辦委員幾十個人，一大半都是滿人。後來皇太后帶着光緒皇帝皇后進園去住，祇是伙食開支，每天要用到一萬二千塊錢。當時造這座花園，原打算待皇太后萬壽請太后游玩着歡喜歡喜的，所以在光緒十九年上便造成。第二年正是慈禧太后六十歲萬壽，便由榮祿奔訴領頭兒，預先入奏，籌備慶賀的大典；誰知到了光緒甲午年六月裏的時候，便和日本開戰。講到中國和日本開戰的大原因，還是因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鬧意見鬧成功的。祇因中國的屬國朝鮮，自從國王李熙入承大統以後，那王父李是應還常常要干預朝政；父子之間，便起了齟齬。李熙便把父皇封爲大院君，原要叫他不問國事的意思；誰知那大院君却越法驕橫起來了，因此滿朝文武也分做兩黨，互相傾軋。朝鮮王沒奈何，便上表到中國來告急；慈禧太后見了朝鮮國的表文，立刻派提督吳兆有，率同同知袁世凱，帶兵直入朝鮮宮庭，代平內亂。又派吳大澂慶裕續昌，辦理善後事宜。一面下諭李鴻章，調動兵輪，隨同水師提督丁汝昌到朝鮮去保護。中國兵隊捉住了大院君，解回北京來。皇太后命把他幽居在保定地方。但朝鮮國王不免有父子之情，一再上表，求釋放他父親；誰知這大院君釋放回國去，却暗暗的私通了日本。日本便派了大臣伊藤博文到天津來，和李鴻章商量朝鮮事體。說吳兆澂袁世凱這班人，袒護朝鮮，拒絕日本，要求中國把這兩人調回懲辦。後來究竟依了日本的主意，訂定兩國派兵保護朝

鮮的條約，因此兩國在朝鮮的兵隊，時時要起衝突。這時已伏下了中日開戰的禍根了。後來慈禧太后在宮中處處和皇帝作對，最初光緒皇帝大婚的時候，在皇帝的意思，頗注意江西巡撫德馨的兩個女兒；慈禧太后却定欲選他弟兄桂祥的女兒做皇后，在暗地裏指使皇帝把如意遞給那桂祥的女兒；光緒皇帝心中不願意，便故意失手，把如意打得粉碎。但桂祥的女兒究竟做了皇后，祇把侍郎長敘的兩個女兒分封做瑾貴妃珍貴妃；但光緒皇帝獨愛珍貴妃，皇后和皇太后是打通一起的，所以皇帝便不愛他，因此皇太后和皇后也把這珍妃恨入骨髓。但是光緒皇帝年紀已長成了，皇太后不得不歸還政權給皇帝；無奈光緒皇帝的時運真不濟，自從皇帝親政以後，國事日非，外交日緊。滿朝大臣，都和李蓮英打通一氣；祇有那師傅翁同龢，是忠心於皇帝的。這時日本在朝鮮地方，着着進步；那朝鮮國中的臣子，原分做獨立事大兩黨，來後又添出東學黨，那黨的勢力很大，從全羅忠清兩道直打到漢城。左議政朴詠孝，原是獨立黨的首領；仗著日本庇護他，他蓄意要離開中國，祇因礙着中國通商委員袁世凱在左右監視着，一時不敢動手。後來聽得東學黨起事，朴詠孝便殺入王宮，燒死閔妃；這閔妃是世界上第一個美人，活活的燒死，天下人知道了，都十分痛惜。閔妃的哥哥閔詠俊，便趕到袁世凱衙門裏去哭訴，求中國發兵替他報仇。袁世凱打了一個電報給李鴻章，一面照會日本，立刻調動海軍，向朝鮮仁川進發，一面派陸軍到朝鮮牙山駐紮；仗着水陸軍的威力，把朝鮮的內亂平定。日將大島圭介，想趁此和中國尋事，便將清軍先到緣由，報告日本政府，日政府結問朝鮮國王，是否獨立？朝鮮國王害怕日本國的威力，便不敢不認。大島圭介便照會

中國，請中國撤兵；袁世凱如何肯依，又電告李鴻章。李鴻章根據天津的條約，要求兩國同時撤兵；誰知日本不答應，李鴻章便陸續增加軍隊到朝鮮去防備着。又因日本人厭惡袁世凱，便把袁世凱調回奉天，調衛汝貴一支兵馬把守平壤，馬玉昆一支人馬把守義州。牙山守將葉志超，首當其衝；日本並不宣戰，便直攻牙山。志超一無防備，兵馬一齊潰散，水軍也在豐島地方打了敗仗。這消息傳到宮裏，光緒皇帝第一個沒有注意；便去見皇太后。近來皇太后因皇帝寵愛瑾妃珍妃，皇后常常到太后跟前哭訴，太后心中越法不樂意。見皇帝來說牙山的軍情，便冷笑一聲說道：「管不了這些事。」皇帝放着親信的人不去和他商量，却去問俗們懂得什麼？光緒皇帝碰了一鼻子灰，退出宮來，便在御書房裏召見師傅翁同龢，把太后嘲笑的話，和目前軍情緊急的話，一一說了。翁師傅一聽，便有了主意。欲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天之生人，各與以資生之產。惟須以勞力獲之，則所享各如其限。若不勞而獲，或享逾其限，則謂之盜。世之爲帝王者，富有四海，玉食萬方，盡億萬人之產，以供獻於一人，是天地之大盜也。若西太后者，攫保護人民之海軍費，爲資其淫樂遨遊之需；頤和園成，而東隣禍發；因果之律，絲毫不爽！清室之統，亦斬於是矣。是皆享過其勞之罪也。

榮祿一擲二十五萬，其他巨工之報效，亦以億兆計，是何爲哉？豈盡忠於其主耶？若輩以市道處官場久矣。今日一本用去，他日萬利收來；羣向地方敲剝，而吾民愈不堪命矣。一頤和園之成，西太后直接取之於巨工之報効，却有限，而巨工間接以取之於人民，則無窮。

朝鮮一役，袁世凱已嶄然露其頭角，傳聞當時，因袁氏忠於閔妃，閔妃即以妹氏爲贈；卽世所傳高麗夫人是也。閔妃爲世界第一美人，其妹便當亦不弱。閔妃終不免以身殉國，却獨成全了袁氏一段姻緣，亦國際間之豔事也。

